少年少女(SF)科學幻想叢書 8

# 流浪中的
# 都市太空船

R. A. 海恩廉著／葉振聲譯



國語注音

流浪中的都市太空船

少年少女(SF)科學幻想叢書 8

UNIVERSE

R. A. HEINLE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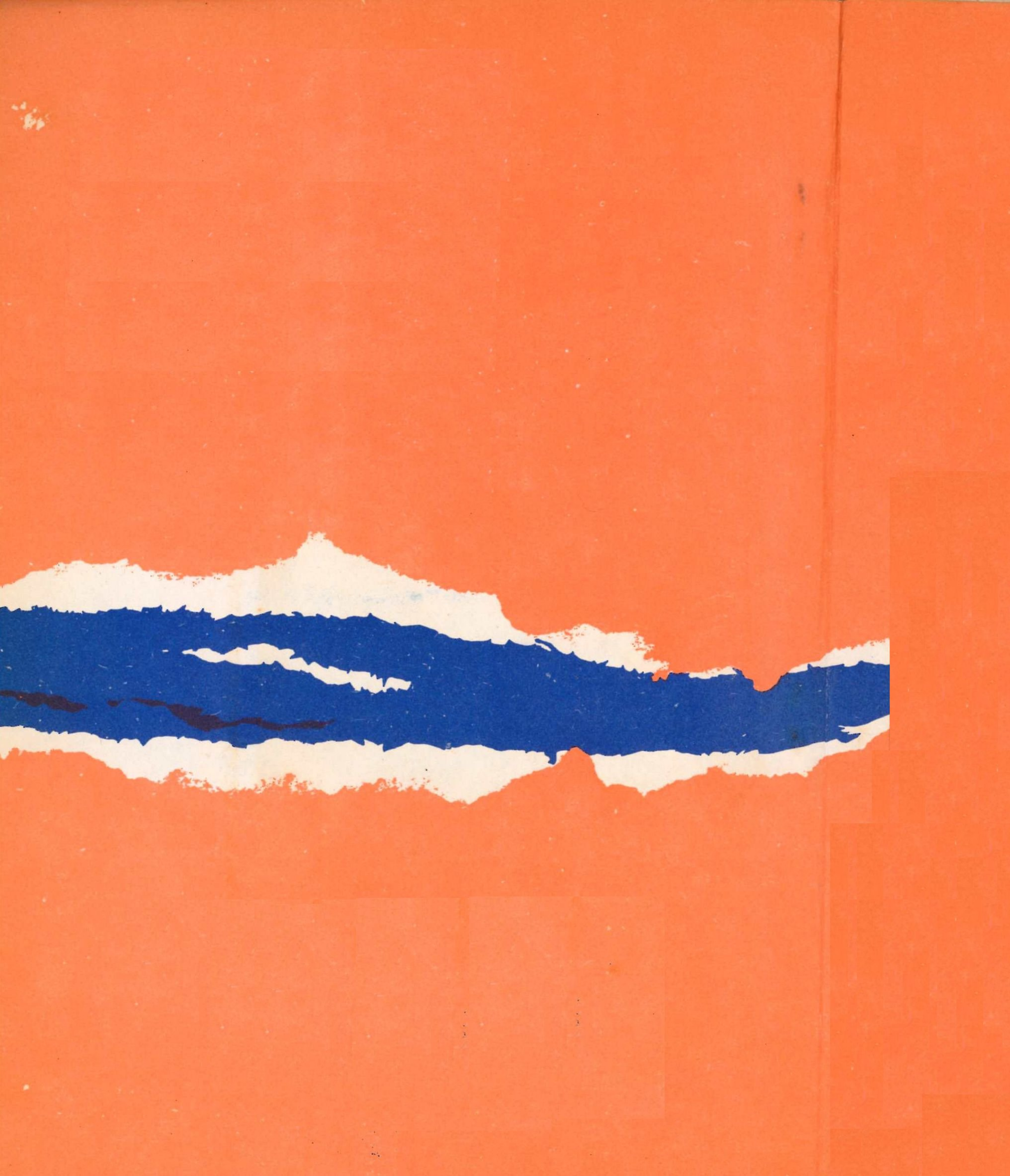
少年少女(SF)科學幻想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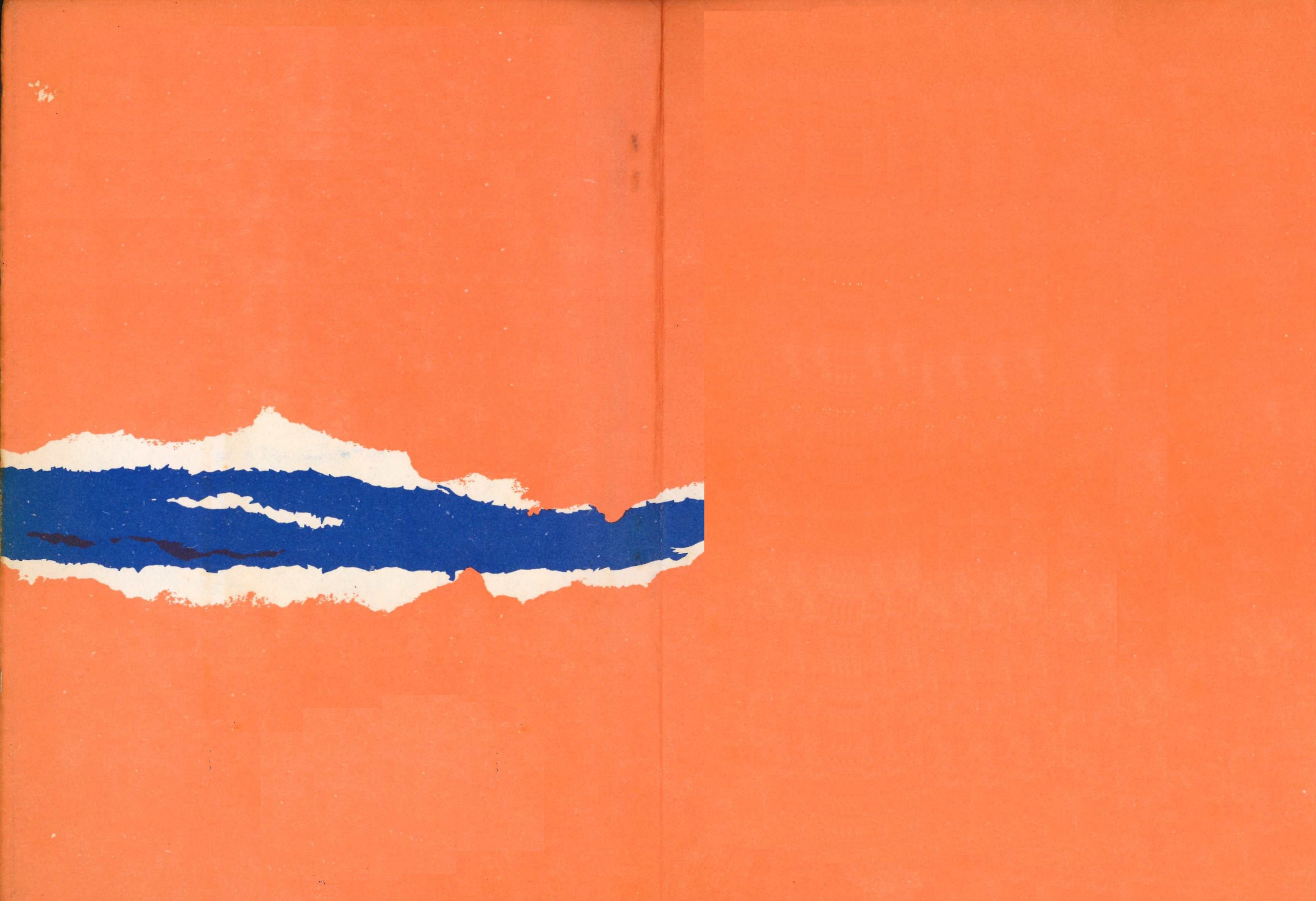
譯者：葉振聲

特價七十元


出版者 大衆書局 高雄市五福四路一四六號 郵政劃撥儲金帳戶四〇〇〇一號 電話（〇七）五五二七六六號 發行者 大衆書局 發行人 王餘德 本局業經行政院新聞局核准登記 登記字號局版台業〇五四五號 印刷者 美光美術印刷廠 台南市塩埕七號

66. 12初版







# 前言

這是二一一九年，有史以來初次舉行的恒星飛行──普洛基西瑪・肯塔宇利探險隊的故事。

普洛基西瑪・肯塔宇利乃是造成半人馬座之主星亞路發・肯塔宇利及三重太陽系，且是距離太陽最近之恒星──四、二五光年（大約四〇兆四〇〇〇億公里）

為了這個人類首次大太空飛行所建造的太空船巴加德號，完全打破了從前的太空船常識。

巴加德號是一個直徑超過數十公里的輪胎型太空船，載有數千位乘務人員，裡面並裝置有可供那些乘務人員幾十年、幾百年──不，永遠可以生存的所有設備。

例如化學農場、合成食品工廠、製造生活必需品的種種工廠，具備所有醫療設施的大醫院、各式各樣的科學研究所，教育機關、圖書館、電影院、體育館、天文台、觀測所、以及供應太空船內所有設備動力源的能量變換爐等。

再者，巴加德號乃是因自轉而產生人工重力，故上面──便是隨著輪胎軸部的轉動，人工

重力減輕，中心部分則變成無重量狀態。

巴加德號出發以後數十年，均平安無事地繼續著太空飛行。

然而有一天，太空船內部却突然發生了叛亂。

由於長久時間關在裡面，乘員之間於是發生互相殘殺，其中包括船長、導航軍官、技術軍官等，甚至百分之九十的乘務人員也都死亡。

農場受到糟蹋、工廠被破壞、食物的庫存缺乏、船內的通訊聯絡終止、自動門關閉打不開，升降梯停止，而且從農場傾出來的植物，也在太空船內到處蔓延變成了密林。

原子爐故障發生放射能外漏，許多人因原子病而死，新出生的二十個嬰兒中，有一位成了恐怖的殘廢者—變成突然異變體。

操縱太空船的技術尚不待言，所有科學技術全被忘記，其結果唯有使人類重新返回憎惡機械、科學而走向充滿迷信的世界，此外，圖書館裡的所有藏書，也將被焚燬或丟進變換爐裡。

二一七二年，最後一位理性男子去世，與地球的聯絡也至此斷絕，從此以後，巴加德號的命運就全然不知了……。

（出自大宇宙史第三卷）

## 原作者（ROBERT A・HEINLE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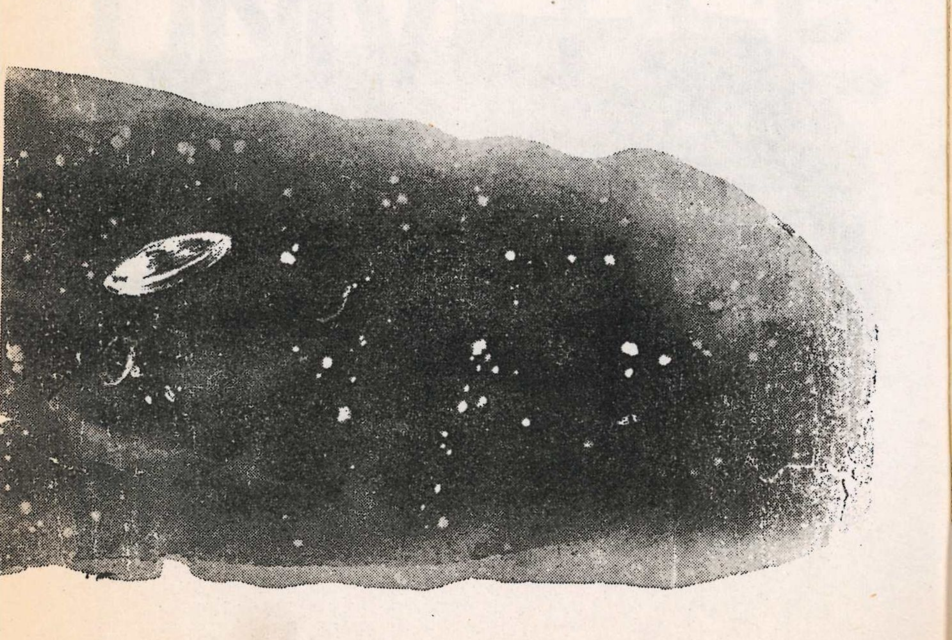
羅伯・A・海恩廉一九〇七年在美國密蘇里州出生。年輕時自海軍官校畢業，官仕海軍中尉，隨後於一九三四年因病退伍，在歷經種種職業之後，於一九三九年初入文壇。

海恩廉富有美國人強烈的拓荒精神，以及積極的人生觀，在其充滿行動主義，哲學與寫實主義的作品，不僅成人的SF，就是在少年男女的SF當中，亦同樣備受歡迎。

其他尚有「地球的碧綠小丘」、「木偶玩者」、「夏之扉」、「自由未來」、「太陽系帝國之危機」、「銀河市民」、「宇宙之戰士」等多數作品。

# 目錄





# 流浪中的都市太空船

# UNIVERSE





# 怪物

「注意！有異變體呀！」

突然有人尖銳地叫著。

喜尤霍南德吃驚地伏下身體。

大約雞蛋一般大小的鐵球，掠過喜尤的頭部而撞在壁上，發出駭人的聲響。

若不幸碰上的話，頭蓋骨定會撞得粉碎。

喜尤開始行動了。

由於匆忙臥倒之故，便縮起翹離地面的雙脚，猛然蹴著鐵牆。

他的身體像箭一般快地橫衝進大廳，不知道過了多久，手上已握有一把尖銳的刀子。

這一層──身體完全失去重量，只好以此做爲應變的戰法。

他在鐵球飛來的瞬間，即扭動身子迅速翻轉落地，同時，毫不馬虎地環視前面的通路。

那邊沒有半個人影。

正當此時，喜尤的兩個伙伴好像半浮在空氣中一般，輕飄飄地漫步過來。

「走了嗎？」

亞南瑪波尼問著。

「嘿……我看見他從甲板昇降口一閃一閃地跳下來，像是個女人，似乎有四隻腳呀！」

莫特汰拉說道。

他們三人看來是朋友。

「已經抓不到了吧！」

「誰想抓那種東西啊？我才不幹呢！」

亞南縮著脖子說，喜尤卻大不以爲然。

「我正想去抓呢！如果那傢伙的目標再正確五公分的話，一定就是在能量變換爐的附近了。」

「最好不要到那個地方去，萬一被船長發現了，怎麼辦？」

莫特環視著四周，以焦躁不安的口吻說道。只見通道上、樓梯上全被未曾見過的植物蓊蓊鬱鬱地覆蓋著，令人有些生懼，或許這裡也受到放射能的影響—植物都形成異變體，換句話說，就是突然異變的怪物。





「喂，莫特！不要說得那麼嚴重吧！你還能算得上科學人員嗎？諸如此類的冒險，對我們年輕人來說有時候是必要的，這並非重大的罪過—即使身爲科學人員，大體上他的年輕時代都是如此，我曾聽說過許多類似的故事。」

莫特汰拉想反駁些什麼，但又停了下來，這時，亞南瑪波尼轉向喜尤說道：

「話雖如此，然也要慢慢走出這裡呀！來到這麼高的地方還是平生第一次，我有點害怕哩……身體輕飄飄地，覺得很不舒服，我希望回到雙脚能稍感到重量的地方。」

喜尤霍南德仍然握持小刀，憤恨地直往剛才突變體消失的甲板昇降口的方向看去，不久才對著亞南點頭說：

「好的，亞南！我們慢慢前進吧！到達下面還有很長一段距離呢！」

三個人小心翼翼地環視周圍，同時回到昇降口的地方。昇降口附近有鐵梯，但是他們却不使用，而往約有七、八公尺深的下一層跳下去。

他們的身體不急遽落地，整個人輕飄飄地—正如看慢動作電影似的慢慢落下來。

在這一層上，有許多奇形怪狀的植物叢生著，從被植物擋住的昇降口處，三人又跳往下面一層。



一層、二層、三人不斷地往下跳。

每個人都不曾開口，拼命地往那昏暗神秘的一層下去。

每跳下一層，三個人的落下速度便加快，隨此，著地的衝擊跟著加强，重力也相對地增加起來。

亞南終於忍耐不住發出怨言。

「可以慢慢走了吧！喜尤，剛才跳下來時，脚都發痛了呀！」

「好吧！就慢慢走好了，不過挺花費時間的唷！以下還要跳下幾層，有人曾算過嗎？」

莫特很快地答道：

「到達農場大約還要七十層。」

亞南嚇一跳，眼睛都瞪大了。

「你怎麼知道的？」

「去的時候已先算了呀！傻瓜，回來時用一層層減去不就得了嗎？像這種事情，即使多笨的農夫也能推算出來。」

「什麼？」

亞南申斥一聲，把手按在皮帶的刀柄上。

「你只不過是一個志在成爲科學家的人，若再洋洋得意，我可不饒你呀！難道想嘗嘗大爺的刀子味道嗎？」

「算了吧！亞南。」

喜尤趕緊擠入兩人中間。

「在戶外決鬥，不是爲章程所禁止的嗎？」

說著，便旋轉一圈環視四周。

「何況現在正如莫特所說那樣，身體已逐漸加重了啊！我們趕快向前走吧！」

三個人又保持緘默，輕巧地下著樓梯，重量的確明顯增加起來。

過了一會兒，燈光突然亮得驚人，來到一層天花板有以往三倍高的地方，空氣濕濕而溫暖，常見的植物到處叢生著。

「好像到達了呀！」

喜尤說著環顧四周。

「可是，這座農場好像沒有見過啊……難道是從與爬上去時不同的路下來嗎？」



「那邊有農夫，問一下路看看。」

莫特說罷，便對著那戰戰兢兢正在植物繁茂處間，往這邊窺伺的男人叫喊道：

「喂！坐船的伙伴呀！往村子裡去怎麼走啊？」

農夫提心弔胆地從植物間走出來，並回答了三人的問題。

## 成爲科學士

由此向前走三、四公里，就有一條行人甚多而又寬廣的隧道。

這就是要通往喜尤他們所熟識之村子的隧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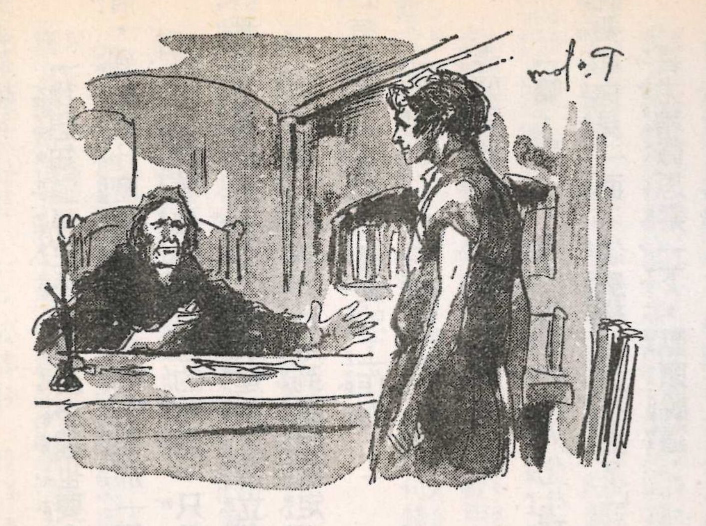
在隧道裡有各色各樣的人來往著，旅行者、搬運貨物者、推手車的農夫、穿圍裙的老婦人，並且，有一位坐在四個魁梧青年所抬的轎子裡，看來像是偉大的科學士，在其前面，還有體格健壯，穿著皮鎧甲的護衞，負責驅散人群打開通路。

一出隧道便是村莊。

高度有著普通樓高的五倍，至於寬度，即使僅僅村莊中央的廣場來說，就有二、三百公尺之多。

在村莊的入口處，三個人便分散了。
亞南的家是農夫，莫特的家是書記，而喜尤則住在一家水電修理的老伯家裡。
喜尤打開一扇整齊排列著的公寓房門，並進入裡面，老頭兒正在內廳裡吸著煙斗。
「呀！喜尤，又去探險了嗎？」
老頭兒微笑地問道。
「是的，老伯。」
「請一塊用餐吧！伯母。」
老嫗出來，把晚餐的餐盤擺在喜尤面前。
「不用客氣，喜尤。」
喜尤肚子很餓，便立即吃了起來。
「到那裡探險呢？喜尤。」
「上面。」
「我知道是上面，但到那裡爲止呢？」
「幾乎沒有重量的那一層，我們碰上突變體，差點把頭打破了。」





老頭兒搖著頭。
「盡是做那些事情的話，不知那一天會死掉，喜尤，我想還是多努力工作要來得好些。」
「我也在工作啊！只是，老伯，我希望知道更多的事情，每當如此想時，便迫不及待地無法自止了。」
「我在孩提時代也是這樣啊！」
老頭兒浮現出傲然的笑容說道：
「這是老生常談了——穿過中央通道，無論多遠，無論那裡都去了，迷路還不服輸，又被異變體追趕，結果負傷纍纍，受盡艱苦好不容易才回到村子裡，你看，這是那時候的傷痕呢。」
老頭兒彎起胳膊露出舊傷痕，好似很懷念地撫摸著。

喜尤已看膩那個傷痕，也聽膩了所謂的大冒險故事，再說，老頭兒的冒險其實並沒有什麼了不起。

「我想知道得更多，不論多遠也要去看看。我想見見所有的東西，想知道天下所有的事情，到底為什麼條例上禁止到上面那一層呢？不能做的事情，為何神要創造它？」

喜尤又想著他平常所想的問題，只是嘴裡沒說出口罷了。懷疑條例或探索神的秘密，這些都是被嚴格禁止的，如果違反，將立刻被強拉去審問會上，並接受嚴厲的懲罰。

「你已不是個孩子，是到應該確定工作的時候了，倘你無意繼承我的水電修理工作，也必須選擇一下你所喜愛的工作啊！」

「我明白了，老伯。」

老頭兒收起煙斗站立起來。

「噢，對了，我等會兒到證人先生那邊，你也來好了，證人先生要你先當他的助手，並說要和你見一面，怎麼樣，去不去？」

喜尤稍微思索一下，點頭說道：

「好的，老伯。」



喜尤匆匆用完晚餐，便隨著老頭走出房間。

證人住在廣場後側公寓的一個房間裡，他的職責在於制止乘員之間的糾紛，在太空船裡非常受人尊敬。證人是位留著又長又白鬍子的老人，雖已老態龍鍾，步履蹣跚，但頭腦和口才卻仍甚為靈活。

老頭兒乃是為了向沒付水電工程費用的農夫要錢，才來找證人商量如何處理的。證人立即默唸聖書裡的文句，然後回答說沒付錢的話，就不要給水好了。

「就這麼辦。」

老頭兒回答道，接著對喜尤說：

「你再陪證人先生一會吧！我先回家了。」

證人於是轉向喜尤說道：

「喜尤，把最近冒險的事說給我聽聽吧！」

喜尤便將這次在上層所發生的事情，詳細說給證人聽。

證人默默傾聽，時而點點頭，聽完之後說道：

「你確實擁有相當優秀的眼睛和耳朵呀！喜尤，為什麼你不做我的入門弟子，當個見習

證人呢？這比起當水電修理匠要好得多了。」
喜尤躊躇著。
「可是，證人先生，首先我想再多加瞭解這世界上的事情。」
「嗯，舉個例說吧！」
「例如那沒有重量之地的更上面，還有什麼嗎？」
證人看著喜尤，撫弄自己的白鬍子。
「那些事情我早就完全明白了。」
喜尤興緻盎然，促膝聆聽著。
「證人先生，你曾經爬到那上面嗎？」
證人瞪著眼。
「胡說些什麼，我是證人呀！將聖書上的所有文句背起來，就要花費幾十年了，那有時間去做那種小孩子似的遊戲呢？」
「那麼，你怎麼知道呢？」
「因為那些全是寫在聖書裡的文句呀！仔細聽聽。」



證人說罷，便閉著眼睛開始諷諷地閱讀聖書的文句，當然喜尤也知道暗誦那些文句，但是卻不能違抗證人，於是就跪下聽著。
「起源有神，
起源神出自黑暗，
它為我們造出計劃，
由計劃更產生了船，
美麗的房子不斷增加，
生命的裝槽遙遙排列，
樓梯乃神之所在，
通路乃環繞船，
不斷達到最高點，
房門自動打開，
昇降梯自動啓開，
人們快樂地完成職務，

享受豐碩美餐，
神之裁決，
向著旅程的目的地，
然而，
詛咒之日終於來臨，
黃金時代終結了，
反叛者背叛神，
反叛者傷害船長，
反叛者攔阻科學士，
反叛者擾亂農夫，
誘惑衆多的乘船伙伴，
計劃將被破滅了。
這時，
神的教誨，



再次復蘇了。
教誨指示，
跟隨科學士，
尊重船長，
教誨禁止，
莫要冒犯禁制，
神之所在，
莫要懷疑上層，
爲了實行計劃，
爲了完成旅程，
違背教誨者，
將被扔進熱能變換爐，
否則，
將成鬼怪或野獸之類

或被放逐到變異體之國，
或淪落永久之地獄。」

證人張開眼注視著喜尤。

「明白吧？下次沒得到允許不得再去探險啊！」

喜尤站起來點點頭。

只是內心裡仍然無法瞭解。

「如若上層眞爲神之所在，何以其間尚有變異體之國度呢？神若爲我們的友軍，這不是很可笑嗎？再者，假使異變體爲神的敵人，那麼，神是萬能，把異變體幹掉不是很好嗎？……」

他在內心裡呢喃著平時的疑問。

證人目不轉睛地注視發呆的喜尤，他口中唸唸有詞地不知在呢喃些什麼，然後伸手拿出一張紙，並在紙上寫些東西交給喜尤。

「將這張帶回去交給你們村上的尼路遜科學士。」

喜尤心裡大吃一驚。



（難道我心中對神的懷疑，被證人看穿了嗎？這張字條不會是告發我的信件吧？）

喜尤焦急地在心中考慮某些問題。

萬一被告發了……接著就會被叫到審問會上，那麼，我們去過上層的秘密將會全部敗露，再者若被宣判有罪的話……聽說會被送往恐怖的地下水道服長久苦役，罪若更重，或許會立刻送往變換爐去也說不定。

然反抗證人的話是不行的。

喜尤垂頭喪氣地走出證人的房間。

一回到村上，便來到公寓最上層，偉大科學士的房子。

科學士是個能夠對其村上所有人下達命令的偉人；喜尤尚未曾單獨與科學士見面過。

誠惶誠恐地敲過門，一個佣人出來。

交給佣人字條，又等了一會兒才叫他進入。

瘦弱且已有相當年歲的科學士，從寬廣的辦公室書桌對面，目不轉睛地凝視著喜尤。

「請到這裡來，喜尤，坐在那張椅子上就好了。」

尼路遜科學士的說話，竟出乎意外地柔和。

他稍稍安心地想著。

唯老科學士的下一句話，卻使得他再次哆嗦起來。

「喜尤霍南德，聽說你最近積極地去探險哦！而且就在昨天，你還進到嚴禁的地區去，對吧？」

「是，是的……。」

喜尤心驚胆跳地回答，殊不知尼路遜科學士又使他更爲驚訝。

「體力充沛，腦筋聰明的年輕人，即使如何禁止也還是會去冒險，從你還是孩提時候，我便認爲不久你將變成這樣的年輕人了。」

喜尤聽得目瞪口呆，反覆看著老科學士。

「你生下來時，由於腦袋比普通孩子大得很多，



因此差點就被診斷爲異變體，事實上，幾乎也有人主張最好立刻放入變換爐裡。」

這些是喜尤第一次聽到的事情。

「後來我阻止了那些人，我覺得你雖是異變體，但不久的將來，或許能成爲卓越的科學士也說不定。」

「成爲科學士呀！」

喜尤又是一陣驚訝，好像鸚鵡學話似地說道。

科學士點頭示意。

「像你這樣的年輕人，並不適合當農夫或工匠，證人也如此認爲，並希望你做見習證人，由於你拒絕了，所以才送到我這裡來。」

喜尤不發半語，只默默地直立著，科學士點點頭，宛如自言自語地說道：

「是的……像你這樣的人，唯有成爲指導者，或是送入熱能變換爐兩者罷了。」

科學士銳利地注視著喜尤。

「喜尤霍南德，從今天開始，你就以科學士候補人身份在我這裡工作。」

# 所謂船究竟爲何？

自此以後，喜尤霍南德每天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觀。他停止冒險，不再和莫特、亞南或是女朋友們嬉戲胡鬧了。

他將尼路遜科學士讀過而認爲好的書，從頭到尾認眞地讀過。那些乃自古流傳在船上的書籍，聽說和聖書差不多同樣古老。

剛開始時，什麼是什麼，喜尤一點兒也不懂。

文字本身困難，帶有古文味道，加之有多種特別意義的措辭難以瞭解，何況，其中尚有完全不合道理的說法。

譬如（引力的定律）就是其中之一。

「所有物體都有互相吸引的力量，那互相吸引的力量叫做引力；引力與其質量成正比，而與其距離成反比。」

書本上如此寫著，然這些對喜尤而言，卻怎麼樣也無法瞭解。

以磁鐵來說，是和鐵相吸，這點他非常明白，唯東西與東西之間，不是一點也不互相吸



引嗎？

再說，如果引力這個東西是任何地方都有的話，爲何一到上層重量便消失，而身體也輕飄飄地浮上來呢？

爲什麼在上面和下面的引力會有所不同呢？

喜尤向尼路遜請教這些問題。

科學士微笑地回答說：

「從前的書本都是這麼寫的，因爲你是由正面解釋，所以不懂，事實上，所謂引力定律就是人類愛情的法則呀！所謂質量其實就是愛情；換句話說，人類的愛情愈是熱烈愈能互相吸引，倘相距太遠，則相吸的力量也會跟著減弱，意思大致是這樣，明白了嗎？」

喜尤似懂非懂，總覺得應該有更正確的答案才對……然而，科學士的教誨是不容置疑的。

所謂「旅遊」一詞，也經常出現於古書上。

喜尤乃向科學士問道：

「古書上經常寫有乘船旅遊之文句，船之意義，指的是我們所在的這個世界吧？世界不

知轉向何處，我們如何能夠駕馭呢？這點應做如何解釋才好呢？」

「這仍然是古人所經常使用的比喻啊！喜尤，正如你所說，船是全世界，其前方什麼也沒有，因此，這並沒理由能夠轉向毫無東西的地方，你只要把這個道理，以精神上的意思去思考看看。」

「怎麼說？」

尼路遜科學士微微地笑著說：

「換言之，這個世界就是照神的計劃而創造，其目的地—亦即走向天國的船啊！喜尤，聖書上面把天國稱做人馬星座，我們依據神的教誨，不久大家都將到人馬星座去。」

就連這些也是似懂非懂的回答。

喜尤只好裝出瞭解的樣子，於是先前的觀念逐漸一一更新，並且將它牢記腦海。

不久，喜尤測驗合格成為下級科學士。

下級科學士的主要工作，乃是調整熱能變換爐以及燃料補給，並沒有什麼困難，亦即是把從各村落運來的種種廢物加以整理，然後順應其性質給予加熱或降熱就可以了。變換爐的主任是比爾耶魯茲科學士，喜尤很快便和他成為要好的朋友。





只是，唯有死人或死刑犯送到熱能變換爐的事，喜尤怎麼樣也難以習慣和適應。

人類即是經由出生，勞動、飲食、睡覺，然後走進變換爐結束其旅程—這些倒是瞭解了，然而難道真是如此而已嗎？

對喜尤來說，實在很想得到其他更深刻的答案。

如此有一天，喜尤他們為了調查從熱能變換爐接出的故障管子，幾個人便跑到稍上的一層。

管子的毛病很快就找到了，接著開始修理。

一面修理，喜尤又呆呆地想著在古書中所看的地球與宇宙之間的神話故事。

到底宇宙—無限之宇宙是什麼呢？而浮在那宇宙上的地球又是什麼呢？

（古代的人完全將這些當作毫無辦法的事物吧！）

正如此想著的當兒。

從後面的牆壁上突然出現許多異變體，再一瞬間，鐵球颼地一聲打在喜尤的心窩。

他立即昏厥過去—眼前一片昏暗，於是就這樣不省人事了。



## 異變體的俘虜

一個身子兩個頭的喬吉姆．古雷果利，正自己快樂地玩著象棋。右側這個頭的喬說左側這個頭的吉姆作弊，兩邊於是找碴兒吵架，鬧得不可開交。

其實若以象棋而言，兩個頭是一起看著的，何必就心作弊呢？

恰在此時，房門上響起清脆的敲門聲，喬吉姆拔出刀劍，擺出隨時能夠投擲的姿勢。

「進來！」

房門打開之後，一個男子背著臉走進來。

這是進入喬吉姆住所時的規矩，設若不然，而稍稍有點差錯的話，刀子總會飛擲過來，而且，喬吉姆的刀子幾乎是百發百中的。

進來的是一個身高只有一公尺二、三，腦袋極小的小矮人，他的胸部渾厚，手腕粗壯，一看就知道是個大力士的模樣。

小矮人肩上扛著一位精疲力盡、昏迷不醒的男人。

喬吉姆將刀子收入刀鞘內。

「把那傢伙放在地上，關上房門。」

吉姆命令道。

「這傢伙是誰？」

被放置在地上的男人還很年輕，體態修長又健康，雖然看起來好像死去一般，但是卻沒有一點傷痕或流血的跡象。

「讓波波吃掉這傢伙，好嗎？」

小矮人問道。

這個小矮人看來似乎智能低落，從其半開著的嘴唇一端垂淌出口水。

「等一下，這傢伙是你殺的嗎？」

波波鼓著他的小頭點頭示意。

「用彈弓打在這裡。」

他把粗胖的姆指，放在仰臥著的年輕人的心窩上。

「打得正是地方，不錯！」

喬吉姆凝神注視著年輕人。

「這傢伙還活著呢！好，讓他說說話吧！」

喬為他施行甦醒法，不一會兒，年輕人便搖動身子呻吟起來，接著張開了眼睛。

波波睜大眼睛，按撫著肚子說：

「波波肚子餓了，想吃這傢伙。」

喬吉姆打開房間一隅的櫥櫃，拿出一大塊豬肉丟給波波。

「去吧！波波。」

波波高興似地叫出聲音，然後邊咬著肉邊跑出去。

喬吉姆轉向俘虜，用腳踢著他的身體。

「喂，張開眼睛，你是什麼東西啊？」

年輕人戰慄著，雙手按住頭部，然後突然察覺到自己成為異變體的俘虜了。他一面迅速地站立起來，一面把手伸到置於皮帶的刀子上，然而刀子沒有了，只剩下刀鞘懸在腰際。

喬吉姆將刀子擺在年輕人的面前。

「乖一點的話就不殺你，你的名字叫什麼？」

年輕人不斷地注視著眼前這個有二個頭的怪物。



「不行喲！喬，還是吃掉這傢伙比較好些。」

吉姆說著，但喬卻搖頭不表同意。

「待會兒再吃也不遲，大家想跟這傢伙談談，說出你的名字來。」

「喜尤霍南德。」

俘虜首次開口。

「你的村子呢？」

「下面第一百七十層的農場村。」

「在異變體的國境內幹什麼？來試探我們的情形嗎？」

喜尤緊閉雙唇不發半語。

「喂！喬，算了吧！這傢伙只是個普通老百姓，殺掉他好了。」

「還不到時候嘛！不開口就一直關在這裡。」

喬說罷，拿一把刀子在喜尤的面前晃了晃，然後放進房間一隅的小壁櫥內，房門一關，裡面便一片漆黑。

喜尤霍南德摸摸四周的牆壁，發覺周圍僅有冰冷的鐵壁而已，他橫臥在地上，開始沈思

起來。

（此後我將變得如何？會不會被那些怪物所殺而吃掉呢？）

不知道。

頭劇烈地疼痛起來，肚子餓了，喉嚨乾了，就連意識也逐漸模糊起來。

當房門再次打開時，喜尤已完全動彈不得了。

這時候，眼前出現一個裝滿水的杯子。

不由得想伸手探取之際，杯子卻又忽地往後退去。

「想喝水嗎？」

兩個頭的異變體問道。

喜尤點頭示意。

「讓你喝了之後，要開口說話嗎？」

喜尤本想搖頭，無奈喉嚨已渴得受不了，於是他只有點頭。

杯子遞了過來，喜尤撲奔到杯子旁邊，或許太慌忙而溢出一大片，但仍一口氣喝光它。

「喝得太快可會嗆死的喲！來，說吧！說了之後再給你水和食物。」



喜尤開始說話了，他詳細道出自己如何變成異變體之俘虜的經過。

（倘有機會我將脫逃，而在逃脫之前，也會仔細偵察這附近，並且，下次要帶衆多的伙伴來，把你們全部殺掉。）

喜尤在心中如此想著。

然而，二個頭的異變體似乎立刻看穿他的想法。

「是麼？喜尤。」

喬說著：

「這裡的每個人只要看到你獨自走出房間，隨時都可以把你殺掉，亦即是在你還沒走出以下三層之前，就會被殺死了，明白嗎？」

吉姆也趕緊加上幾句：

「所以，你還是乖乖地做我們的佣人去工作，知道吧！」

## 主操縱室

做為異變體之佣人的喜尤，開始了他每日的生活。

意外的是喬吉姆並未讓喜尤太過於辛苦，除與波波一起去汲水、搬運食物之外，再也沒有其他比較忙碌的工作。

意外之事另外還有。

喬吉姆會讀書和寫字。

對於一直認爲異變體均爲可怕之野蠻人的喜尤來說，這點眞是令他驚訝之至，想不到喬吉姆，特別是喬更讀過許許多多的書，也知道種種事情。

只是，喬吉姆和喜尤的知識完全不相同。

譬如說，喬吉姆非常輕視船上的科學士。

「那些科學士都是些傻瓜集團，他們根本毫無所知啊！」

像議論似的喬，經常如此說道。

喜尤覺得大爲光火。

「爲什麼呢？我們能把聖書上的文句全部默記下來，並知道其中意義，設若沒有科學士，船中的所有事情便全然不知了。」

「哦，是嗎？那麼我問你，所謂旅遊你瞭解嗎？」





「當然知道呀！」
「什麼意思呢？你說說看吧！」
「所謂旅遊，依照文字的結構而言，並沒有什麼特殊意義，若說這個世界會移動到某個地方，那是不可能的；事實上它意味著我們的人生，換言之，我們在去世之前都在旅遊，而到最後才走向肯塔宇利，亦即神的世界。」
喜尤有點趾高氣昂地說道。
喬和吉姆同時噗哧地笑出來。
喜尤勃然大怒。
他覺得自己並沒有說出任何可笑的錯誤。
（毫無理由就嘲弄別人自娛，他們畢竟是野蠻人呀！）
喜尤在內心中大聲斥責著。
過了一會兒，笑聲一停，喬便說道：
「你真的相信這些嗎？你曾讀過古書吧……然而，你難道不曾想過所謂旅遊，乃是移動到某個地方嗎？」



喜尤尚未答話，吉姆又繼續接下去說：
「所謂船乃是龐大的交通工具，它正向著某個地方移動，而所謂肯塔宇利，則是船的目的地—如此想法，你不曾有過嗎？」
喜尤瞪大眼睛，一副丈二摸不着頭腦的樣子。
「那種事情根本不可能，船不是任何地方都不能去嗎？船自成一個世界，我們在船裡面旅遊當然可以，若說船是交通工具而正移動到某個地方，那實在太牽强附會了啊！」
這時，喬突然顯露認真的臉色，剛才那種開玩笑的表情，完全從他臉上消逝殆盡。
「喜尤，如果有一個比船更大、更廣的場所，你怎麼辦？再者，如果船像我們在船上行走一般，移向那廣大場所的話呢？」
喜尤搖搖頭。
「我覺得很迷糊，難道真有比船還大的東西存在嗎？」
「等等，那麼你認爲船外面的構造如何？」
「你是說外面嗎？那有這種東西呢！船的底部就是最下層甲板，僅此而已，再下去就沒有了。」

「那麼，在最下層的甲板上用刀子開個洞如何？你想會通往那裡？」

「不可能這樣，太堅硬了。」

喬焦急似的搖著頭。

「我是說假設鑿開一個洞的話，你想想看。」

喜尤思慮著，用刀子在最下層的甲板上挖、挖，一挖穿的話……結果如何呢？有一個很深很深的洞穴，人是否會從那裡像倒栽蔥似地掉下去呢？

喜尤不禁打了一個寒顫。

「明白了嗎？就像那樣的，喜尤，這隻船的外面是一片漫無邊際的空間啊！」

喬說道。

喜尤害怕得戰慄不已。

「這種恐怖的事情……我實在難以相信！」

喬突然站立起來，使得正在發呆的吉姆嚇一跳，便向喬說道：

「怎麼了？打算到那裡去？」

「想把喜尤帶到無重量區。」



「為什麼？」

「為了要在這男子的頭上，敲出些許認真的想法啊……」

「沒有用的，喬！這傢伙看到頂多只是驚嚇罷了。」

「也許吧！也或許不僅如此，反正我想訓練這傢伙。」

「唉呀！你又開始好奇了。」

吉姆說著，但已無反對的意思。喬吉姆叫醒睡在外面的波波，率先走出異變體國度。

這對喜尤而言，乃是第一次的經驗。

異變體的國度裡荒涼得令人恐怖。這裡和下層一樣草木不生，只有生銹或是已破損的設備、傢俱等到處散佈著，偶而從那彎曲、折斷的管子後面，或從破舊的鍋爐背後，會有奇形怪狀的異變體拿著刀子跳出來。

異變體一見到喬吉姆的身影，立即恭敬地行禮，懇切地問候，並讓出道路。

顯然喬吉姆就是異變體的指導者。那些異變體一看到喜尤，都露出可怕的眼神，但卻絕對不能出手，因為喬吉姆曾如此命令過。

（倘草草率率地來攻打這個國家，即是一點也打不過的，異變體們既尊敬喬吉姆，又絕

對服從他的命令，何況喬吉姆的腦筋好，或許三、兩下就被打跨了。）

喜尤跟在喬吉姆後面走，同時一面想著。

一行人順著梯子一層一層往上爬，每爬上一個甲板，就覺得重量逐漸在減少。

之後不久，已來到幾無重量的一層了。

若稍不留心用力一踏，其彈性就會使身體輕飄飄地浮起，而好不容易才降下來。

喜尤過去尚未曾到過如此無重量狀態的地方探險，總覺得身體不太安定，心情逐漸變壞起來。

再往上前進，雙脚幾乎踏不着地面，只能抓著牆壁、欄杆或管子，把身子推向前去，一浮一浮地在空中前進。

喬吉姆看來已很熟稔，完全像飛一般，非常輕巧地向前推進，而波波則有如奇怪的魚似的，從支柱或天花板之間，喧鬧一般自由自在地到處遊逛著。

不久，幾個人來到一個甚為廣大的空曠地方。

甲板緩緩彎曲著，其最邊端的地方一直延伸到天花板上。

（這裡是呈巨大圓筒形的房間，不管如何，此地該是終點了吧！）



喜尤如此想著。

然而，喬吉姆卻沒有停下來。

他們繼續往排列在房間四周的圓筒形支柱方向遊去，稍過去一點就看到了通道，通道的一端，有一扇非常牢固的昇降口型房門。

喬吉姆按著附於門上的按鈕。

房門立即發出金屬磨擦似的聲音，開始打開來。

房門內又形成一個小房間，在其前面有一扇堅固的房門。

當看到寫在房門上文字的瞬間，喜尤不覺毛骨悚然，當場呆立不動了。

門上寫著「主操縱室」的金屬板，正閃閃發出光芒。

## 閃耀的黑暗

喜尤的臉上，驀地失去血色。

他瞭解「主操縱室」這句話的意義，其在聖書裡頭是這樣寫的—最為神聖，絕對不准人類進入的地方。

凡進入裡面的人將招致神之憤怒，而會立即被燒焦致死。

（現在，自己就將進入恐怖的主操縱室了！）

喜尤不由得戰慄著，全身失去力量再也不能動彈了。

喬吉姆回頭一看。

「來呀！喜尤，幹什麼呢？」

「可是……」

「可是什麼？跟上來！」

「……此地是主操縱室……若進入這種地方……」

「你說會怎樣？」

「會觸怒神……」

「笨蛋！」

吉姆大聲斥罵。

「來，乖乖地跟來吧！否則可要用力拖拉唷！」

喬吉姆轉動附在門上的舵輪，房門開始慢慢地啓開。



喜尤不再心存活命的打算了，另外一方面，強烈的好奇心也密密層層地由心底湧上腦海，他屏住氣息，咬緊牙關，而從喬吉姆的兩個頭中間窺伺房間裡面。

那是一間直徑約有一百公尺光景的大房間，裡面有晃眼的照明設備，連角落邊緣都被照得光亮無比。

房子的正中央擺設著一架鉅大的圓筒型機器，機器上有無數個按鈕、開關以及標度盤，而且，還有成千上百個閃閃發亮的信號燈群，好像那機器本身，就是一具巨大的金屬生物一般。

喬吉姆一直走到機器面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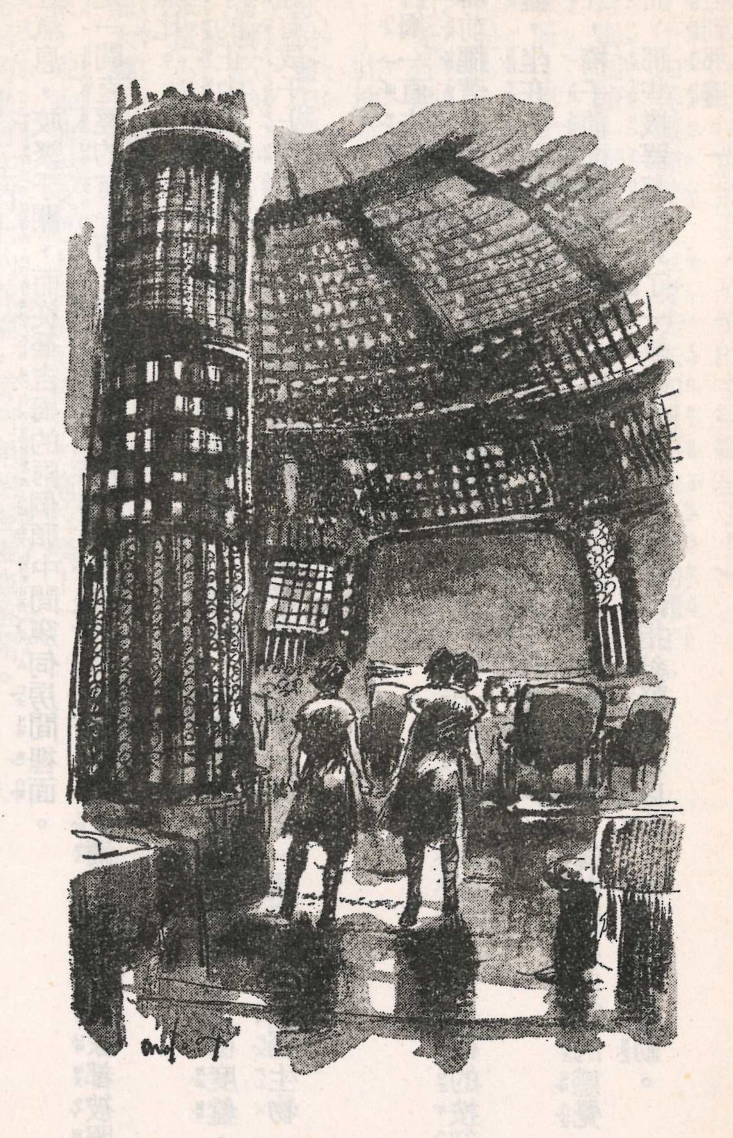
機器前擺著三張喜尤前所未見、形狀怪異的椅子，椅子的扶手上面並有各色各樣的按鈕與標度盤，坐在上面的人只要一伸手，便能接觸到其中任何開關。

另外，椅子前面還排列著成百的度錶之類的東西，向四周一看，眞有頭昏目眩的感覺。

然而，那些機器都像死了一般動也不動，度錶的指針緊緊地臥在一邊，毫不擺動。

「坐到那邊。」

喬吉姆指著右側的椅子說。





喜尤害怕地往後退卻。

「不、不行……我不要！」

「為什麼？」

「因為……這裡是神的房間，那是神的椅子，一坐到椅子上將會立即受到懲罰！」

「胡說！不會有事的，照我的話坐著。」

喬氣勢凶凶地說道。

似乎不照他的話去做，便會狠狠地被揍一番。

喜尤沒辦法只好戰戰兢兢地坐在所指定的座位上，他盡可能遠離那些計器類，他覺得若稍不留心碰到時，就會發生意想不到的事情。

然而，一坐上座位卻覺得十分舒服，宛如被柔軟的大動物所擁抱一般，非常具有安全感，而且，椅子就像特別訂定似地，完全符合他的身體。

喬吉姆則坐在中央的座位。

在此座位正前方的計器盤上，寫有船長就座等鮮紅字樣。

再一注意，他的座位前面也有二等航行士就座之字樣閃爍著。

最初，他完全不懂那究竟是什麼意思，過後不久，才猛然明白喬吉姆所坐的座位，就是船長用的位置，這麼一來，他所坐的也就是二等航行士的座位了。

（所謂二等航行士究竟是什麼呢？……是否就像下級科學士那樣呢？）

喜尤呆呆地想著這些問題。

總而言之，此地乃從前船長和二等航行士做什麼用的地方便是了，而且還是相當重要的某種事情。

略微往喬吉姆那邊一看，發現他正用右手不知在做些什麼，這時候，眼前的螢幕上出現加速度—零等文字，接著又現出主引擎—加速度等字樣，過了一會兒便消失了。

對喜尤而言，他完全不懂那是什麼東西，但卻像魔術一般有趣而美麗。

「不要害怕哦！這房間的燈光要切掉了。」

喬吉姆說著。

「燈光？」

喜尤驚訝地叫喊道。

自他出生以來，從未體驗過完全沒有燈光的黑暗滋味，只有過二、三次，他曾迷失在僅



有一點點燈光之死胡同的路上，而出不來的經驗，他想起當時那種難以形容的恐怖。

「那、萬一……」

喬吉姆微微地笑出聲來。

「那你也消失了呀！」

吉姆跟著說道：

「請看左側前方，那裡有幾個小白光的地方吧！」

喜尤凝視著他所說的方向，只見椅子扶手前端並列有八個小光點，內側像是裝有什麼照明似的，整個浮現在塑膠似的表面上。

「用手蓋住那些點看看，這間操縱室的燈光就會消失了。」

「可是……」

「你做看看啊！」

吉姆高聲地說。

喜尤仍然猶豫著，然在害怕之餘，同時也湧起了好奇心。

不久，他慢慢地將手伸向那些小光點，當手指碰觸到八個小光點的其中一點時，那發著

銀光的圓屋頂，竟有八分之一變成黯然的淺黑顏色。

喜尤把手再向前移動，圓屋頂的照明於是逐漸轉黑，不一會兒，除去由計器盤所發出之微弱亮光外，整個房間已變成一片漆黑了。

喜尤心驚肉跳地環視房間，然由計器盤所發出的燈光，仍可模糊地看到隔座喬吉姆的樣子。

「嘿，不錯吧？現在開始讓你看看外面吧！」

「那是星星吧！你看！」

喬吉姆異口同聲說道，接著伸出手稍微碰了一下裝在座位前面的某種開關。

於是——

在喜尤面前，突然呈現出一幅意想不到的奇異世界。

## 大宇宙

那景象有如倒在黑色天鵝絨上的無數寶石一般，這些並非普通的寶石——一顆一顆均栩栩如生、鮮艷耀眼，且神聖地閃爍出美麗而神秘的光彩。



那漆黑無比的黑暗，使喜尤心裡覺得麻木恐怖，他突然感到自己好像滾落在黑暗底處似的，心中非常恐懼不安。

「啊——」

喜尤幾乎手指發疼地緊抓住椅子的扶手，身體也僵硬起來。

有生以來，喜尤首次徹底瞭解，除了船內的人生以外，尚有其他奇妙的東西。

喜尤的心情起了激烈變化，他好一陣子出神地看得入迷。

「如何……？」

喬吉姆問道。

喜尤一句話也答不上來。

這時候，喬吉姆按下在自己座位旁邊的裝置，大概是在打開電燈吧！圓屋頂的內側開始光亮起來，星光漸暗，不久便消失盡淨。

喜尤吐了一口大氣。

胸口砰然作跳，心臟有如跑完幾百公尺正激烈地跳動著。

「喜尤，我在問你感覺如何啊！又不說話了嗎？」

吉姆開口問道。

喜尤仍然無法順口說出。在星星消失的那一瞬間，他再次回復安然舒暢的心理……同時我們也能瞭解，喜尤已無法恢復從前那種悠閒逍遙的心情了。

喜尤低聲地說：

「那就是外面嗎？」

「是的。」

「可是…那閃閃發亮的東西…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星星。」

「星星是什麼呢？」

「就是一種本身有強烈熱度而燃燒的天體呀！看起來細小，事實上它卻大得可怕—像這艘船，簡直無法與他相提並論。」

「像那樣，難道……」

「確是如此啊！那些小光點，其實是距離幾千公里甚至幾萬公里的。」

「什麼呀？」





喜尤瞪大眼睛反問道：

「難道它們不飛出船的外面嗎？」

「或許因為這樣才稱之為外面啊！那是散佈在這艘船之外的宇宙，亦即是所謂的世界。」

喜尤昏昏沈沈地搖著頭。

真是難以置信。

不，與其如此，不如說無法想像。

「想使這種癡呆的人瞭解是困難的，我不是說過嗎？那只是徒費工夫而已。」

吉姆向喬噘著嘴嘮叨道。

「哎啊！別這麼說嘛！吉姆，還不會爬就要他大步快跑，實在是太勉強了，我們想要領悟「這些」，還不是花費相當的時間嗎？起初，我們第一次看到也是感到難以相信呀！」

「話雖不錯，但是…我們和這個男人天生就不同啊…」
喜尤呆呆地聽兩人議論，腦海中一片昏沈。
「喂，喬，請告訴我，剛才我們在看那些星星的時候，船變得如何呢？它仍在外面搖晃著嗎？」
喬和吉姆互望一眼，接著，喬微笑地露出驕傲的臉色，說道：
「怎麼樣？吉姆，他不是領悟得很快嗎？」
吉姆只是縮著頭聳聳肩，然在其臉上已顯示出微微意外的驚訝。
「確是如此呀！我們—亦即這艘船，正在宇宙空間飛行著。」
「到底要飛到什麼地方去呢？」
「不知道。」
喬和吉姆爽朗地說道：
「不管怎麼說，這就像其中之一的星星一般—那星星或許就是所謂的肯塔宇利吧！」
喜尤略微點點頭。
「朝向肯塔宇利的宇宙之旅……遙遠之旅……。」



喜尤在口中喃喃說著。
當天，他們一行人就這樣一起回到原來的房間。
自此以後，喜尤的想法完全改變了，他開始從頭閱讀喬吉姆所有的書籍，當然其中也有曾經讀過的書，但卻與從前的解釋完全不同。
喜尤經常在看，經常在想，似乎連睡覺、吃飯的時間都是多餘的。
喬吉姆是個非常寬宏大量的主人，他幾乎沒派給喜尤任何工作，每逢喜尤正在看書，他非但不發牢騷，甚至一有不懂之處就加以指導，並對於喜尤所提出的問題感覺十分有趣。
事實上，喜尤在與喬吉姆的討論當中，已習得書本上所無法瞭解的各種事情。
所謂船是什麼？至此喜尤方徹底明白。
船—太空船，乃是數百年前在人類誕生之地球行星上，所被建造發射出去的。
最初乘坐太空船的人們—亦即喜尤他們的祖先—每位都是卓越的科學家和技術員，他們各自負責本身所擔當之職務，而開始遙遠無際的太空旅行，大家之所以會互相稱呼為坐船的伙伴，亦是緣由於此。
太空船以肯塔宇利為目標而飛行。

開始的時候，太空船旅行進行得非常順利。

然不久便發生了某種事情。

那些是什麼事，喜尤並不太清楚，只知道從那時候起，太空船裡面變得亂七八糟，人們互相殘殺，互相把自己同伴以外的人視為敵人，完全忘記什麼是科學和技術。

這些對喜尤而言，實在是令他意想不到。

不瞭解的事情甚多。

尤其是地球這個東西，他怎麼樣都沒辦法明瞭。

地球對喜尤說是太過於廣大了，高山啦，河流啦，特別是所謂的海洋，僅管如何詳細說明，仍覺印象模糊。

不…最不可思議者，乃是聽說在地球上，人類並非住在內側，而是居於地球外側。

「會有那麼奇怪的事嗎？喬，果真如此的話，不是要落到太空裡了嗎？」

喜尤向喬問道。

「不，不會掉落下去，因為地球有重力之故。」

關於重力一詞，當然喜尤也明白。過去他一直被教予作為愛情的法則，他如此一說，喬



吉姆反而大笑起來，好不容易停止笑聲後，才給予正確說明。

「所謂重力乃是吸引東西的力量，也叫做引力，有物質存在的地方必然產生重力。地球是個超然的大塊物質，在其表面上的物體，均由於地球重力而被吸引在地球表面，所以它絕不會掉落。」

「咦……那麼，在這艘太空船內也有引力法則嗎？」

「當然有啊！」

「既然如此，為何愈往下層愈重，而愈往上層愈輕呢？」

「啊！那稍有不同，此地所有的雖也是重力，但卻是人工重力啊！亦即所謂的離心力。」

喜尤對於離心力倒完全瞭解，唯離心力被利用在太空船之中，實在是第一次聽到。

「在石塊上綁上繩子，然後揮動它旋轉，石塊便飛向遠處，這就是離心力。這艘太空船呈圓盤形，它一繞一繞地旋轉，圓盤中心遂產生離心力，裡面的東西會飛向外面，可是因為有地板，便被壓住而飛不出去，此種離心力才會使人感到重量。」

喬為了使喜尤易於瞭解，便慢慢地一面中斷話題，一面說明。



「所以，下層—也就是形成太空船之圓盤邊端部份，愈是靠近邊端愈有重的感覺，相反地，上層—亦即是圓盤的中心部份，則幾乎到完全沒有重量的地步。那間操縱室正好在中心位置上，才會沒有重量，如果太空船停止轉動，離心力便會消失，重量也跟著沒有，這麼一來，大家就會輕飄飄地浮上來了，怎麼樣，明白嗎？」

喜尤點點頭。

喬吉姆不斷帶喜尤到操縱室，並教予操縱裝置的使用方法，以及太空船行計器的看法，不久，喜尤也看出喬吉姆並非徹底了解，於是找出操縱法之書籍來看，很快地便比喬吉姆更透徹明白了。



喜尤所最感驚訝的，是太空船裡的機件裝置，幾乎都是自動式作業。在甚久以前，設計這艘太空船的人們，想到太空旅行需費多麼長久的歲月，而在這段時間內，幾乎不用人手去控制都可以，因此才會事先作成自動式。

再者那些裝置的東西，在故障、磨損等情形之下，電腦甚至能立即發現，而自動地換上其他零件。

喜尤對於從前那些科學家的設想週到，眞是訝然。

在此種情形下的某一天，他又和喬吉姆來到主操縱室。

他們和往常一樣坐在操縱室席上，把手按在寫有加速度的按鈕上。

這時候，螢幕上出現主引擎、機械師不在之字樣。

喜尤向喬吉姆問道。

「這是什麼意思呢？」

「不知道啊！」

喬聳聳肩膀回答著：

「只知道在對面的主引擎室裡，若坐在機械師的座位上，按下同樣按鈕的話，便會出現

船長不在等字。」

「這麼說來……」

喜尤想著，想著說道：

「要是機械和船長的座位上都有人，並且同時按下加速度的按鈕，將會變成怎樣呢？」

「不知道，我對它一點興趣也沒有。」

喬吉姆又聳著肩說。

然而，喜尤卻能夠想像出來。

或許那時候船會被注入燃料，主引擎就會開始發動了。

接下去呢？

喜尤再也不知道了，與其如此，不如說他覺得有點害怕，而不太想進一步去瞭解。

可是……或許那時候會響起驚人的轟隆聲，巨大的太空船抖動著，並且以比從前更快的速度，轟隆轟隆地開始走向一片漆黑的太空裡……。

(那天我定要去試試看。)

喜尤突然發覺到想著這些事情的自己，而再一次哆哆嗦嗦地戰慄不已。



## 使太空船復生

有一天，喜尤又百般請求喬吉姆到主操縱室。

關掉燈光，對於美妙的大太空景色，他們入迷地欣賞了好一段時刻。

「喬吉姆……」

「什麼事？喜尤。」

「好棒呀！」

「什麼呢？」

「那些星星以及那一片大太空啊！」

喜尤舉起手，指著滿佈在圓頂天花板上的大太空景象。

喬吉姆點點頭。

「說得也是，一看到這種景色，心情就變得舒暢無比，我真希望自己能成為那浩然無際之大太空的一部份啊！」

如此說著的是吉姆。

聽到這番話的喜尤更加下定了決心，此決心乃是好久以前就想說出來的事情。

「你們為什麼不想把這件工作付諸實現呢？喬吉姆！」

「你說什麼工作？」

喬吉姆顯出驚訝的臉色回顧著喜尤。

「當然是太空旅行啊！先將主引擎加速，然後飛到那些星星之處。」

喬和吉姆露出目瞪口呆的表情，喜尤則急忙繼續他的談話。

「那些星星的某部份，或許有很多是像地球一樣的行星，我們或許能夠在其中的某個星球上登陸也說不定。最初製造這艘太空船的人就是如此打算的，而遵從他們的意志，登陸到其他星球之上，不正是我們這些太空船乘員們的使命嗎？」

吉姆大聲笑著，喬則搖著頭，顯出一副困惑的樣子。

「我以為你要說些什麼，原來就是這回事啊！停止你那無聊的想法吧！喜尤，那些事情全是許久以前的夢想，如今已完全結束了。」

「什麼？為什麼是過去的夢想？又何以知道它已完結了呢？」

「這是……」



喬想說出理由卻一時覺得詞窮。

「總而言之，這是一件太過於巨大的工作，我們怎樣也無法擔當起呀！想要完成這份工作，非有許許多多受過訓練的乘務人員不可，而在此地不僅毫無一人，甚且全部都像波波那種智力不足的低能兒。」

喜尤頗不以為然。

「不是不需要那麼多人嗎？」

「頂多只須十個人左右罷了，只要有了這些人操縱機器，就能利用我們的力量使這艘船開動。」

喬搖著頭說道：

「這不行的呀！喜尤，第一，以我們來說，對這些裝置的功用還未能徹底瞭解，甚至可以說幾乎全然不懂。」

喬有如教導學生的老師一般，慢條斯理地說道：

「第二，縱然能夠順利操縱，但也無法走到目的地啊！我們既不知道這艘船現在所處的位置，又不曉得以多快的速度飛向什麼地方—所以，我們根本無法操縱這艘船呀！」

「沒有那回事。」

喜尤認眞地說：

「只要詳細看過計器，就能知道一切事情，何況電腦上也應記有記憶，只須動手去做，計器的課法必能瞭解，喬吉姆，只要我們有心去做便能完成的，不是嗎？」

吉姆目不轉睛地注視喜尤的眼睛，回答道：

「或許能夠成功也說不定。」

「我們動手吧！喬吉姆！」

喜尤有力地說著。

「可是人員不夠呀！這裡的異變體是不成的。」

喜尤挺身說道：

「我有個構想，在下層有許多像我這樣的年輕科學士，我帶他們來這裡，然後你再想辦法加以訓練。」

「那夥人沒啥作用！」

吉姆輕視似地說。

「哪兒的話，以我而言，不是最現成的例子嗎？倘使計畫去做，我就回到下層把同伴帶來，之後你再訓練他們……。」

「仔細看看我們，喜尤。」

喜尤歪斜著頭直視著喬吉姆。

「看來像什麼？」

「像什麼？像喬吉姆呀！」

「不，你所看到的是異變體。」

喬的聲音帶著諷刺的疼痛。

「我們是一群異變體，你知道嗎？喜尤，你們的科學士不會願意與我們共同工作。」

喜尤重重地搖著頭。

「那是錯誤的。科學士不同於農夫，他們的思考合乎理論，只要在理論上能夠站得住腳，他們一定會協力合作，我就是最好的榜樣，當我看到那大太空的瞬間，便瞭解你們是正確的。」

喜尤由衷地說道：



「問題只在於如何讓科學士們安全通過異變體境內，這點你該有能力做到吧！」

「這點自然不成問題。」

吉姆如此回答：

「可是，即使那麼做也沒用啊！」

「不會的，我會說服他們。」

「那麼，誰去迎接那些科學士呢？如果我們去的話，是沒有人會理睬我們的，說不定還會被他們圍起來活活打死，並遭致拋進變換爐的下場。」

「當然由我去接啊！我假裝由此地逃出去，然後再伺機說服他們。」

喬吉姆突然直視著喜尤的臉。

喜尤靜靜地回視喬吉姆，說道：

「你不會帶領他們來攻打我們吧？」

「不，請相信我。」

喬和吉姆互望了一眼，接著深深地點頭示意。

「喜尤。」

「有！」

「我們已下定決心了。」

喬說著：

「我們決定讓你回到下層試試看。」

## 太空船發動了

波波充當嚮導。

途中，喜尤知道異變體們正從各地的陰暗處窺伺他，所幸和波波在一起，他們才完全未予干涉。

不久，波波和喜尤已降到喜尤所住村子附近的無人地帶。

喜尤臨別時說道。

「謝謝你，波波，辛苦了，這好吃的東西送給你。」

小矮人微微地笑著，然後迅速爬上剛才下來的梯子，其身影很快便消逝了。

喜尤摸摸腰際的小刀。自從變成俘虜以來，這隻被沒收許久而又回到手中的小刀，仍然



覺得相當管用。

喜尤開始走了。

在距離不太遠的地方，應當是補助能量變換爐的房間，他打算在那裡會見主任比爾．耶魯茲。

約走二百公尺左右，就可以看見那間熟悉的變換爐房子，房子旁邊站著一個衞兵，他滿臉狐疑叮叮地望著喜尤。

「我想見主任。」

喜尤以若無其事的口吻說道。

「你是誰？」

「喜尤．霍南德。」

「見主任有什麼事嗎？」

「那得等見過主任後才能說，請讓我進去，耶魯茲主任大概在吧？」

「耶魯茲主任？」

衞兵皺著眉頭反問道：

」

「比爾・耶魯茲是機關長呀（首腦）！爲什麼你連這點都不知道？究竟你到那兒去了？」衛兵愈加懷疑地說道。

「啊！是的，是的，我只是沒注意弄錯了。」

喜尤一面覺得難堪，一面在內心中想著—我不在的這段期間，一定有很多的變化吧！

衛兵雖然覺得奇怪，可是仍然告訴他耶魯茲在辦公室。

喜尤一走進來，耶魯茲便從書桌上抬起頭來。

「哦！回來了嗎？喜尤霍南德，眞是令人驚訝呀！我們一直以爲你已去旅行，早把你的名字删掉了。」

「是的，我想大概也會這樣，其實，最初連我本身都是如此認爲。」

「是嗎？大概非常辛苦吧！看你已是白髮斑斑。」

喜尤嚇一大跳。在異變體之國度裡，根本沒有鏡子什麼的，難怪連自己長出白髮都會不知道。

如此說來，自己到底在異變體國境內待多久，他是無法記憶清楚了。



之後，喜尤便將他正在修理故障管子時，遭到異變體襲擊，被彈弓打中昏倒，醒來後已被運往異變體之國境，然後一直當作奴隸工作等等經過，簡單地向耶魯茲報告。

比爾・耶魯茲一面點頭，一面傾聽，等話聽完，便緊閉著嘴巴默默無語。過了一會兒，才慢吞吞地開口說道：

「這下子可麻煩了呀！……你這樣突突然然地回來，怎麼辦才好呢？想讓你回原來的工作崗位已是不可能，莫特・汰拉已接任你的工作了啊！」

喜尤想起莫特・汰拉。

他是個裝模作樣的男人，平時只介意那些規則章程，無論是誰，都沒有人喜歡他。

「這點無所謂。」

「哎，不用担心，我會爲你安排適合你階級的工作。」

比爾・耶魯茲從桌子上拿起文件夾，一頁一頁地迅速翻閱，同時說道。

「謝謝您，機關長，不過，希望你能先聽聽我的想法。」

「這不是我的工作，要將你如何處置，還得由評議會來決定。自始以來，我們就與異變體爲敵，也曾爲此而失去許多科學士，如今能夠生還回來的，你還是第一個呢！」



「不，耶魯茲先生，首先我想跟你談談。我到異變體的國境裡，見到許多令人驚訝的事情，對於那些事情我想跟你談談，這是非常重要的，正因為如此，我才會直接到你這兒來，請聽我說，我——。」

正聽著的比爾・耶魯茲突然緊張起來。

「果眞如此嗎？」

比爾・耶魯茲挺起身子說道：

「你長久居於異變體國境內，就是要刺探他們的國家，以便得到寶貴消息嗎？哦，說吧！讓我聽聽。」

喜尤舐了一下嘴唇說：

「不，耶魯茲先生，這和你所想的有些許出入，還有比異變體國家狀態更重要的消息，



我們對於異變體國家的政策實在應該改變。」

「怎麼說呢？」

「請聽我詳述。」

喜尤非常謹愼地開始說了。

他首先談到船，乃是在大太空中飛行的太空船，然後詳細敘述在主操縱室發現那些證據的情形。

喜尤邊說邊注意耶魯茲的表情，只見耶魯茲面無表情，僅僅略微皺一下眉頭，或用手指頭在桌子上咚咚敲打等顯眼的變化而已。

「我覺得非把這項事實告訴你不可，我們以前都弄錯了，現在既然知道這個事實，就必須早點繼承我們祖先所着手的工作，而為了繼承祖先遺志，也必須盡快停止與異變體的無謂紛爭，並與他們通力合作。」

喜尤滿腔熱血地談著：

「我已和異變體的領導者談過，如果得以休戰，將與他們共同合作。我之所以最先到你這裡，乃是認為你應該會瞭解這件事情，同時也認為你是年輕科學士的領導者，大家一定會

聽你的話才對，比爾‧耶魯茲先生，請下定決心吧！—現在正是船的歷史上最爲重要的一刻！」

喜尤說完，定睛注視著耶魯茲的臉龐。

耶魯茲好一陣子不說話，只是看著桌子上面，不久才開口說道：

「這太過於重大了，喜尤霍南德，那麼重要的事情現在無法立刻決定，我需要仔細，謹愼地考慮看看。」

「那當然，不過，我覺得單單考慮是不行的，卽使以我而言，僅僅聽說我也無法相信，我想帶你到主操縱室，去親眼看看廣大的太空，如此你一定可以明白。」

「萬一到那邊被異變體抓到或殺掉，不是什麼都沒了嗎？」

「我不是說不用躭心嗎？我已和異變體的領導者商定過，必須讓我安全帶你到主操縱室，只要和我一起行動，你絕對安全。」

「是嗎？……」

比爾‧耶魯茲在無表情的顏面上微微顫動一下，喜尤並不知道那是表示什麼。

「總之，今天讓我考慮一天，喜尤，明天早上回答你，在我尙未答覆之前，絕對不可告



訴任何人呀！若稍一疏忽的話，不曉得要發生什麼混亂的局勢呢！」

「就照你的話吧！」

比爾‧耶魯茲好不容易才緩和了臉色。

「對了，你大概又餓又倦吧！我已替你準備好辦公室裡面的房間，吃過飯後休息一下好了。」

「謝謝您！」

「請好好休息。」

喜尤點點頭。

部下進來把喜尤招呼到裡面的房間，這時候他才感到自己已非常疲倦，而且睏得很。

餐畢，睡魔立卽入侵。

他躺在床上立刻睡著了。

到底睡多久他也不清楚。

似乎過去一段好長時間。

喜尤打了一個呵欠站起來。

那時候，心裡突然覺得好像有些怪怪的。

往腰間皮帶上看去，小刀不見了，只剩下刀鞘。

他走到房門邊，轉一轉把手。

房門已上了鎖。

被關起來了。

（糟了，太大意了……）

他咬著嘴唇，但已賊走關門無計可施了，房門只有一個門，不論如何焦急也無法脫逃。

（比爾·耶魯茲一定到評議會密告我的事情，現在評議會正在商談如何處置我。）

喜尤以痛苦的情緒想著。

評議會的委員們究竟談論些什麼，即使沒聽到也能猜測一二。

他所說之言，對於船之條例是極其叛逆的。

評議會將會毫不猶豫地要他旅行－亦即判處送往能量變換爐的死刑……。

之後過去相當時間，房門外邊響起聲音，門鎖被打開了。

房門一打開，便看到兩個體格魁武，面色嚴肅的男人叉開腿站在外面，他們兩人均把手



按在掛於皮帶的刀把上。

「出來。」

其中之一以威凜的口吻說道。

辦公室裡，另有兩個男人拔出刀子警戒著，好像只要稍有一點奇怪的舉動出現，他們就會持刀砍過來似的。

（萬事休矣……）

喜尤心裡想著，卻不在臉上表現出來，並且還故意裝出悠然自得的神態走在通道上。

在被那兩個護衛帶進來的房間裡，比爾耶魯茲已等候在那邊，他的臉色是嚴肅而黯然的。

「噯，耶魯茲先生，相當森嚴的警戒狀態啊！有什麼事嗎？」

喜尤故意裝出毫無察覺的樣子。

「待會兒你將到船長那裡，評議會的委員也在那邊等著。」

「這樣就不合約定了呀！耶魯茲先生，我們不是說好先你我商量，然後再向年輕的科學士們明示嗎？」

「講什麼夢話！等會兒你就得在船長和評議委員面前，接受異端罪的審判。」

比爾．耶魯茲向護衛作信號。

兩名護衛從兩旁抓住喜尤的手臂，慢慢地走在通道上。

船長室裡，有胖而老的船長，幾個評議重員和莫特．汰拉等人。

喜尤一進入，莫特．汰拉便開始翻開文件，他好像是擔任書記官的職位。

「船長，這個人是下級科學士喜尤霍南德，他到過異變體國家，帶回極其危險的異端思想，他想唆使大家來打破條例與章程，因而，以異端思想及反叛罪被送到審問會來。」

莫特．汰拉用以前那種裝模作樣的口吻，滔滔地說道。

船長瞪大眼球，炯炯地直瞪著喜尤。

「這個人果眞犯了如此重大的罪狀嗎？」

「是的，他破壞章程，並圖謀摧毀船長的權勢。」

莫特．汰拉喋喋不休地說。

「這是錯誤的。」

喜尤大聲抗議：



「船長，我也曾將船的教條看成是眞實的道理，實際上，我們並未把事實當作事實來看待，所以，我想將事實公佈出來，而把過去的教條更正確地傳給大家。」

船長皺起眉頭，歪著嘴說道：

「我不知你們在說些什麼，你是以異端之罪被起訴，然而你又說相信教條，到底是那一邊，快給我說清楚。」

比爾．耶魯茲舉手取得發言權。

「船長，我認爲喜尤霍南德是瘋了，他所說那些毫無道理的話—說船在什麼大太空中飛行，這些話就是最好的證據，此外還有別的證據。」

「什麼證據？」

「那是我從尼路遜主任科學士那邊聽來的，喜尤霍南德出生時的頭特別大，差點被當作異變體放進能量變換爐，後來由於尼路遜主任科學士的庇護，才因而得以獲救，唯腦筋仍然有點異樣—以致於到了異變體國家受到嚴重刺激，而終於變成神經失常—我心中如此認為。」

「錯誤，錯誤，並非那樣！」

喜尤不由得舞著雙手大聲叫喊道，但立即被兩邊的護衛嚴然制止，雖然這樣他還是開口說道：

「船的確正動著啊！船長，只要你到主操縱室，看看大太空的景象以及各種操縱裝置就能明白，我們的祖先是大太空的旅行者、冒險者呀！」

「船長，這是駭人的發言，他已經違反最重大的條例了。條文中絕對禁止靠近主操縱室，不，連不小心說出都不允許，現在他竟然說到過那邊。」

這時，莫特・汰拉以尖銳的聲音叫嚷道：

「我和比爾・耶魯茲機關長的看法不同，我不以為他神經失常。」

「你以為如何，莫特・汰拉？」



船長一面擺動他那胖敦敦的肚子，一面看著莫特・汰拉。

「他長久居於異變體之國，破壞種種條文—對他而言，已無法分辨出善惡，他一定是想背叛同胞，要拿我們做為異變體的犧牲品。」

「噢哦……」

評議員口中發出驚訝似的哼聲，他們像見到魔鬼似地看著喜尤。

「如依其所言踏進異變體之國，我們一定馬上會成為異變體刀劍飛石下的犧牲品，這傢伙是個叛徒。」

「我明白了，那麼，你覺得應給予喜尤霍南德什麼樣的懲罰呢？」

船長焦急地問著。

「當然是送進能量變換爐。」

莫特・汰拉直截了當地說。

船長又轉向其他評議員問道：

「你們的意見呢？」

「送進變換爐。」

「此外別無他法。」
大家異口同聲地說。
最後，船長又看看比爾・耶魯茲。
「你的意見呢？」
比爾・耶魯茲稍微遲疑一下看著喜尤，很快又點頭說：
「我也認爲這樣。」
「好，那麼就下判決，喜尤霍南德明日進變換爐，今天到此結束。」
船長好似提起沈重的身體站立起來。
「等等，請等一等。」
喜尤叫喊道：
「你們什麼都不瞭解，不，你們知道事實是可怕的，所以才不敢正視事實，你們把我拋進變換爐，或許能夠掩住口實，唯眞理無法歪曲，不管怎樣船的確正在走動呀！」
喜尤悲痛的叫喊已沒有什麼作用，他雖然一再掙扎，卻被四、五個護衛强行拉走，而被關在一間房子裡。



## 秘密使者

被關起來之後，喜尤反省自己所犯的錯誤。
由於一時的興緻，立即與比爾・耶魯茲商量是不對的，此即太過於信任過去所未眞正親近之人所致，應該再加等待，等到親密之後，再謹愼地刺探才對。
（眞是混蛋……竟然幹出無法挽救的事來。）
正如此想著的時候，喜尤突然被房鎖啓開的聲音驚醒過來。打開房門走進來的人，正是以前的上司—尼路遜科學士。
尼路遜科學士較以前老了許多，身體也不太健壯，然對喜尤而言，仍不失爲一位溫和的長者。
「是否需要什麼東西呢？喜尤，食物還可以吧？」
「很好，沒有什麼不滿。」
喜尤撒了謊。
「其他還有什麼要我幫忙的嗎？」

「嗯……對了，尼路遜科學士，我可以會面嗎？」

「這……大概不准吧！我會設法說看看，不過，你……」

尼路遜科學士說著，目不轉睛地注視喜尤的臉龐。

「你必須向我發誓絕對不談論異端思想。」

「是的，科學士，我可以發誓。」

「好，那麼你想見誰呢？」

喜尤又在腦海中想著剛才考慮過好幾次的問題━做爲傳達自己口信之秘密使者的人選，最後，只有決定從小一起玩樂的亞南瑪波尼，他是位忠誠的朋友……。

「亞南．瑪波尼。」

喜尤說道。

尼路遜科學士歪著頭問著：

「噢━，爲什麼想見他呢？」

「並沒有什麼特別理由，只因和他非常要好，而有點想見他。」

老科學士點點頭。



「好吧！我馬上替你連絡。」

尼路遜科學士回去不久，亞南．瑪波尼就來了。

亞南非常懷念喜尤，對於好友受到送往能量變換爐的宣判，心裡委實遭到很大的打擊。

「呀！亞南，你來了，一切還好嗎？」

「當然要來啊！接到尼路遜先生的通知就立刻趕來了。」

「謝謝你，亞南，談談你最近的情況吧！」

喜尤一說完，亞南便着急似地擺手說道：

「我一切還好，我們不該談論這些無聊的話來浪費時間吧！喜尤」

亞南突然靠近身子說：

「究竟爲什麼會變成這樣，說給我聽吧！喜尤。」

喜尤嚴肅地搖搖頭。

「亞南，這不能說，我已跟尼路遜科學士約定絕對不說的。」

「什麼約定嘛！」

亞南．瑪波尼生氣地叫道：

「你明天不就要受刑了嗎？到底是誰陷害你？」

「也不能說是誰，大概是評議委員、船長他們不滿意我回來吧！」

亞南突然閃爍著眼光說：

「會不會是莫特．汰拉那傢伙咬你一口呢？喜尤。」

喜尤驚訝地回顧亞南。

「你怎麼會有那種想法呢？亞南。」

「這是猜想得到的，當你不在之後，莫特便立刻到處奔走，而變成你的後繼者，他對你最親密的女友也暗示心意，兩人終於結婚，你回到這裡，形勢最爲不利的就是莫特汰拉，那個人原本是心地險惡的陰謀家，爲了保全己身的地位及生存，他什麼事都幹得出來，如何？喜尤，那傢伙使出陰謀了吧！」

喜尤在內心中點點頭。

如此說來，確是可以猜想到了。

或許莫特．汰拉在與耶魯茲談過之後，就打算設法除掉眼中釘喜尤。

他在比爾．耶魯茲及評議委員們的腦海中，灌輸喜尤是危險反叛者的想法，是的，一定

是這樣沒有錯。

喜尤不由得怒氣大發。

（卑鄙的陰謀家！以你這種小聰明，就要破壞我所想的大計畫嗎？）

他在內心裡吶喊著。

亞南似乎洞悉他的心意，說道：

「哎呀！喜尤，你大概不致於想一直坐在這邊等待受刑吧！難道你眞打算中汰拉那種卑鄙人物的圈套嗎？」

「當然不想，只是沒辦法從這裡出去呀！」

亞南叫道。

「有。」

「什麼方法？」

「這……我還不知道，或許我可以召集幫手帶著武器來襲擊，雖然都是些沒有什麼特別本領的人，但是我若說爲了你，他們定會幫忙的。」

喜尤斷然地搖頭道：



「亞南，這樣不行，卽使如此去做也不會成功，只是徒使同伴及你都同我一起被送往變換爐罷了。」

「可是，我們不能不設法啊！總不能呆呆地坐在這裡等死吧！」

「我知道。」

喜尤一直注視著亞南・瑪波尼說道：

「亞南，如果爲了幫助我，縱使如何困難的工作，你都願意做嗎？」

「那還用問嗎？」

亞南顯得生氣似地說。

「這是非常危險的哦！或許會因工作被殺死，如此你也要去嗎？」

「當然啊！」

喜尤點點頭。

「好那拜託你。」

他把嘴靠近亞南耳邊，低聲說道：

「到上層去找一個叫做波波的異變體小矮子，找到波波時……。」

# 還擊

亞南・瑪波尼偷偷地從村子溜出，到達距離村落甚遠的地方，便開始爬登通往上層的梯子。

僅僅單獨一人，爬登上這種所到之處都充滿危險的埋伏地方，可以說是最衝動的冒險。

其實對於喜尤所託付的使命，他實在毫無自信，甚至也沒有可完全戰勝異變體的本領。

然而他心中所想到的，只是完成與喜尤所訂的約定，為了這點，即使犧牲也無所謂。

不久，亞南來到了很像喜尤所說的地方。

四周未見任何人影。

（難道搞錯了嗎？）

正當如此想著的時候，他的第六感似乎察覺到什麼。

亞南握著刀柄回頭一看，霎那間—

休地一聲，一顆鐵球飛過來正中亞南的心窩。

「波波！波波！喜尤那邊……」



只這麼一說，亞南便神智昏迷當場倒地不起。

波波從隱蔽處走出來，然後把昏迷過去的亞南扛在肩上，再爬上更上層。

波波所到之處就是喬吉姆的房間，他敲過門後，仍舊扛妥亞南背著臉走進去。

「我帶來了鮮肉。」

波波一說，吉姆便漫不經心地答道：

「那是你的東西，拿去吧！」

波波仍然站立不動，皺著眉頭說：

「這傢伙叫著波波的名字，又說起喜尤想幹些什麼。」

正耽於書本的喬猛然抬起頭來。

「對了，大概是喜尤派來的，讓他醒過來，波波。」

波波以粗魯的動作施予甦醒法，亞南睜開眼—看到眼前站著一位二個頭的怪人，正要叫出恐怖的聲音時，突又想起喜尤所交待的事情。

「你是喬吉姆嗎？」

喬點點頭。

「你是誰，喜尤怎麼了？」
亞南簡略地說出經過。
話一說完，吉姆轉頭望著喬。
「喬，畢竟如你所言，喜尤已失敗了，這個笨傢伙。」
「請等等，你們是要幫助喜尤呢？或是打算將喜尤棄之不顧？」
亞南斥責似地說道。
「爲什麼我們非救他不可呢？」
喬扭頭望著亞南說。
「因爲能救得了喜尤的只有你們呀！對喜尤來說，唯一的依靠就是你們，也因此我才冒死來求救。」
吉姆以愕然的口吻打斷亞南的話。
「等等，假如我們願意救助喜尤，究竟要如何幫助他才好呢？」
「這，這個……當然是組織救援隊下到底層—襲擊被監禁的地方，把喜尤救出來啊！」
「爲什麼我們必須爲了救你的朋友，而發動那愚蠢的戰爭遭致死傷呢？」



吉姆憎恨似地說道。
「喜尤對你們來說應該是朋友吧！」
「不，他是我們的俘虜。」
「……喜尤說過，今後我們有無論如何都要去做的重大任務，爲了實行我們祖先所開創的工作，現在我還不能死—。」
亞南拼命地說道。
喬和吉姆互望一眼，然後低聲地不知在說些什麼，亞南默默地聽著兩人的談話。
喬吉姆的話說得過於快，又帶有土音，所以聽不太清楚，僅知道吉姆似乎在說服喬的樣子。
「你是說好玩而想試試看？」
喬驚訝地問道。
「是的，這比玩西洋棋還要有趣。」
「混蛋，大爺還不想死呢！不如下西洋棋來得好些。」
「喬，照你這麼說的話，你是有點老了啊！」

「胡說，我和你不是同樣年紀嗎？」

「哎呀！那只是軀體呀！我的腦袋裡充滿朝氣蓬勃的思想，而你卻一付畏首畏尾的樣子。」

「想要天真？好吧！就照你的意思去做，但是以後可別怨我呀！」

喬像是投降似的，於是喬吉姆站立起來，同時叫著波波的名字。

波波有如狗一般地跑過來。

「把史柯第、隆古亞姆以及彼得叫來，我們要到下面去。」

波波飛快地奔跑出去，喬吉姆則打開櫥櫃拿出刀子。

在這邊，喜尤突然聽到監牢外起了騷鬧聲。

（是否要帶我去變換爐呢？）

他瞬間如此一想，然而吵雜聲實在太激烈了。

（照情形看來……）

喜尤站立起來擺起架勢等待著。

房門猛然打開了。



進來的人是亞南，亞南遞給喜尤兩把刀

「來！」

「謝謝！」

喜尤把刀子插在皮帶上，等走到外面，亞南又遞過來兩把刀。

通道有喬吉姆。

他有如魔王的畫像一般，魁偉地叉開雙腿立於通道上，並且好像在自己房間練習擲射似的，冷靜地向敵人投擲刀子。

被刀子射中倒地的，已有五、六人橫臥在通路上。

喬吉姆的旁邊是波波，他將鐵球搭於彈弓上，不斷地發射出去。

其他還有三人—史柯第、隆古亞姆和彼得

。史柯第長得矮短粗胖，隆古亞姆手臂很長，彼得則長了一對大耳朵，每人皆與數倍的敵人對陣著。

「各位，由這邊走，再不趕快，他們還會來得更多呀！」

亞南叫喊著，跑向右邊的通道。

喬吉姆立即跟在後面，這時，敵人突然從通道上跑出來，並做出擲刀的樣子，所幸喜尤搶先一步，敵人被刀子射中腿部橫臥在通道上，吉姆回頭望著喜尤說：

「射得眞準呀！喜尤。」

「謝謝你，喬吉姆！」

「還是留著向你的朋友亞南說吧！」

大家一面說著，一面快速跑在通道上。

「跑出中央通道後，立即爬上前面的階梯。」

亞南說著。

波波跳上階梯，突然一扇大門在他眼前發出巨大的聲響。

敵人從後面追來的叫喊聲，愈來愈聽得清楚。



在轉過來的轉角上，一個敵人伸出頭來。隆古亞姆拿起彈弓，鐵球便颼地一聲打中旁邊的鐵板而發出可怕的聲響，敵人趕緊把頭縮回。

「怎麼辦？」

亞南說。

波波和彼得想合力打開路盡頭的門，鐵門卻動也不動。

喜尤望著通道的轉角，只有那裡才是突破口。

「隆古亞姆，能打中那盞燈嗎？」

他指著掛在通道交叉口正上方的螢光燈說道。

到達上邊尚有一段距離，而且，此地的人工重力比異變體之國要大得多。

「試試看。」

隆古亞姆瞄準彈弓。

颼地一聲聲響。

一陣劇烈的玻璃破碎聲傳來，通道上變得一片漆黑，命中了。

「就是現在，快跑！到了交叉口，右轉直跑！」

喜尤叫喊著。

大家一起跑過去。

黑暗中，不知什麼東西掠過喜尤的肩膀，是刀子。喜尤的肩頭裂開，血流如注，然一時間也無暇理會。

周圍響起人的動作與腳步聲，敵人一點也不知情。

喜尤的猜測正確了。

轉向右邊約過三、四十公尺，是一處相當明亮的廣場。

那邊有二、三個農夫，一看到喜尤他們的身影，便爭先恐後地逃走了。

喜尤回頭一看，緊跟在後面的是喬吉姆和亞南，稍後則是波波、隆古亞姆和史柯第。

「彼得呢？」

正說著的當兒，彼得突然由通路那邊跑出來，並且作出向後擲刀的姿勢。

在其眼前一個男人出現了，他就是莫特・汰拉。

彼得想擲出刀子。

「等等—，那傢伙是我的。」



亞南對彼得吼著，同時拔出刀子跳到莫特前面。

莫特也立刻察覺到。

「你這個農夫，想和我決鬪嗎？來！」

兩人擺出拔刀的姿勢，互相窺伺對方的空隙。莫特首先彎下身子衝過來。

亞南也改變姿勢，兩個人便糾纏在一起，莫特想用力猛蹴亞南的膝蓋，亞南躲過飛出一腳，使莫特的腳部飽和一記旋蹴。

兩人互相纏在一起並倒在地上。

一聲可怕的叫嚷聲，兩個人都滾在地上，不久亞南站起來，把沾滿血跡的刀子往褲子上搓擦。

莫特臉部俯伏在下，動也不動了。

「走吧！我已有點害怕了。」

大家走成一團爬上正面的階梯，隆古亞姆和彼得走在前頭，史柯第和波波則守在後面。

正想著好不容易到達稍微安全的地方時。

突然從頭上飄來數把刀子。

遭受敵人伏擊了。

隆古亞姆慘叫一聲仆倒在地，其他的人也趕緊低下頭閃過飛刀。開始迅速地還擊。

刀子飛來飛去，一碰到地面或牆壁便散出火花來，敵人連續倒了二、三人，其他便驚慌地逃走了。

在這邊，隆古亞姆只被飛刀擊中手臂，喬吉姆替他纏上繃帶。

彼得急忙收集落在地上的刀子，這時候，有一個被刀子扎上大腿的敵人，順著牆壁蹣跚地站立起來。

原來是比爾・耶魯茲。

彼得想擲出刀子，卻被喜尤制止了，他命令波波說：「瞄準心窩使他昏倒。」

波波照喜尤所言，把彈丸打在比爾・耶魯茲的心窩，比爾・耶魯茲身體立即彎成兩節躺臥在地上。

「幹得好！波波，扛走這傢伙。」

喜尤跑上階梯到達同伴身邊，同時等待波波上來，接著又開口叫喊道：





「好了，各位，前進吧！注意自己的四周呀！」

喬吉姆以奇異的眼光互相點點頭。曾幾何時喜尤竟成爲大家的指揮了，喬與吉姆倒沒說什麼，畢竟喜尤的指揮能力卓越，更何況現在也無暇計較這種事情。

一行人一直到十層，其間幾無遇上任何抵抗，如欲登上二十層，更不用說心會遭受敵人襲擊，於是喜尤下達停步的命令。

重傷者只有隆古亞姆一個人，波波的臉受傷，喜尤的肩膀流血，好在都不太嚴重。喬吉姆想治療喜尤的傷口，喜尤拒絕了。

「血已經止住，並且我待會兒還有去處。」

喬顯出驚訝似的臉色。
「你是說還未戰夠？到底你要到那裡呢？」
「請你們先回去，我和亞南將爬上無重量地區的主操縱室。」
「到那邊幹什麼？」
「讓他們兩人看看大太空的景象。」
「以後再去看也可以呀！」
「不，現在就去。」
喜尤頑固地說著。
「我想讓他們盡早看看，使他們醒悟，同時，也希望盡早完成最初的目的。」
對於喜尤的積極熱心，連喬吉姆也覺得躊躇不前。
「那麼大家一起去吧！」
一行人又登上階梯。
隨著重力的逐漸減少，亞南愈顯得不安，來到主操縱室之前更是猶豫不決，喜尤在亞南背上揍了一拳，而把他推進房間裡面。



他一躍遊到操縱位置上，並關上燈光。
圓屋頂的天花板上，呈現出美妙大太空的全景。
「噢哦……」
亞南搖搖晃晃地呻吟道：
「那…那是……」
「那就是我跟你說的大宇宙，我們現在正在那大太空中飛行著。」
「我好怕……頭暈眼花……好像要掉下去似的……」
亞南緊閉雙眼發抖著，喜尤搖動他的肩膀叫道：
「把眼張開，沒關係，不會掉下去的，睜開眼仔細瞧瞧！」
喬吉姆注視著正躺在地上動也不動的比爾·耶魯茲，同時問喜尤說：
「爲什麼帶他來呢？」
「也是爲了讓他看看。」
「是啊！但又爲了什麼？」
「他是年輕科學士的領導者，等他醒來看到景象之後，一定會相信我們，也會曉得太空

船正在動著，如此一來，他必會由衷協助我們，回到下層使其他人深信這個事實。」

喬吉姆目不轉睛地直視喜尤。

「你所說的是……」

喬說著，向吉姆使個眼神。

「或許比想像還要了不起。」

吉姆接在喬後面說。

此時的喜尤已沒聽到了，他一直注視著大太空中那有如光沫般的星星，以及那漆黑的空間。

## 朝向遙遠的肯塔宇利

一會兒之後，一行人聚集在喬吉姆的房間裡。

大家都激烈地談倦了，並顯出掃興的表情而默默不語，接著，喬又開口說道：

「你所說的我是明白，喜尤，你已使比爾·耶魯茲相信了，接下來又該如何做呢？」



「我不是說過了嗎？我們要向著目標前進，讓這艘太空船裡的所有科學士們，都相信船正在太空中飛行，否則敵人將會促使我們遵從船的章程，爲了不致形成此種情勢，我們不得不預先準備發制攻擊，換句話說，就是希望你能編製一下我方的軍隊。」

「喂！喜尤，好好聽著。」

喬急躁地說：

「剛才你說的我都聽到了，難道我們會眞心幫助你那瘋狂似的計畫嗎？」

喜尤微笑地答道：

「不用說你們的援助是絕對必要的呀！」

「無聊！這些不用再談了，吉姆，把喜尤他們趕出去。」

吉姆搖著頭說：

「哎啊！等等嘛！喬，先聽完喜尤所說的話嘛！」

「喂，喂，吉姆！僅管你以前沒聽過喜尤的話，現在也不用如此袒護他啊！我把話說在前頭，爲了毫無價值的事情而把刀子插在肚子上，我可不幹。」

「連我也是不幹啊！那不僅是你的肚子，同時也是我的呀！就算喜尤無所作爲，對方或

許也會把刀子插在我們的肚子上，我們總不能不防止呀！」

「你怎麼知道會這樣？」

「聽比爾・耶魯茲說的。」

喜尤答道：

「他跟我說過，評議會已決定編成從未有過的龐大部隊，計畫攻擊此地，其數目約有好幾百人，若像這樣零零散散去打的話，即使你們如何高強，或許也會被壓制的。」

喬望著比爾・耶魯茲。

耶魯茲皺著眉頭點點頭。

「評議會從很久以前，便訓練年輕科學士使用彈弓及刀劍的方法，這一切都是爲了遠征上層。」

喬勉强點點頭，他已明白非設法不可了。

「那麼，你也贊成我的計畫了吧！」

喜尤向喬說道。

「沒辦法呀！」

「各位覺得如何？」

喜尤望著亞南和耶魯茲。

「我照你的意思去做，我是個農夫，沒讀過多少書，並不了解深奧的道理；不過，在看過大太空景象之後，對於下層那種受毫無價值之章程所束縛的生活，已經感到厭倦了，讓我們廢除那些舊章程，重新制定條例，只要這艘船眞能準確地前進，天涯海角我也會跟隨你的，喜尤。」

「講講你，比爾・耶魯茲你呢？」

「我是個俘虜，無所謂願意與否吧！」

正當說出口的那一瞬間，一把刀丟到比爾・耶魯茲的面前，原來是喬吉姆丟過來的，耶魯茲抬頭一望，喬吉姆好像是說「拿去吧」似地點點頭。

「你已不是個俘虜，請你以自己的意志決定跟隨那一邊。」

喜尤一直注視他的眼睛說道。

比爾・耶魯茲拿著刀考慮了一會兒，隨後便敏捷地把刀收進刀鞘，並向喜尤伸手說：

「就照你的意思吧！喜尤・霍南德。」



「太好了！」

波波在一旁發出瘋狂似的叫聲。

「我們一起發誓吧！」

喜尤拔出刀子，以天花板爲目標筆直地高舉著說道：

大家亦紛紛拔出刀子，喜尤・霍南德、亞南・瑪波尼、比爾・耶魯茲、喬吉姆及波波等人的刀子集於一點，正閃閃地射出光芒，這看來像是一把巨大的刀尖似的。

「我們將在這艘太空船裡奠定新秩序！」

大家同聲叫道：

「我們將操縱太空船，貫徹祖先遺志，向目的地前進！」

「貫徹祖先遺志，向目的地前進！」

「朝向遙遠的肯塔宇利！」

「朝向遙遠的肯塔宇利！」

## 出發

喜尤的作戰策略是謹慎的。

「首先，比爾·耶魯茲回到下層像往常一般若無其事地工作，同時偵察下層的狀況以通知我們，爲便於傳遞消息起見，途中的各層須先設置傳令兵，倘對方有意投靠我們，就一個一個地帶來，讓他看看大太空，等到時機成熟，便一齊攻入下層將之佔領。」

耶魯茲同意了。

不久，到下層去的時間到了，喜尤去叫耶魯茲的時候，他正專心地看著向喬吉姆借來的一本書，一看到喜尤，他欽佩似地搖著頭說：

「這本（三劍客）實在有趣呀！喜尤，你看過了嗎？」

「當然看過了，我也很喜歡呢！」

「裡面所說的地球確是很美的地方啊！事實上也是這樣嗎？」

喜尤聳聳肩說：

「我不知道，就連喬吉姆也不太清楚，在這艘太空船上已沒有一個眞正了解地球的人了。」

「嗯……。」



耶魯茲一面迅速地翻書，一面說：

「儘管如此，可是不懂的地方實在太多了呀！喜尤，你知道書中所寫的房屋是什麼東西嗎？」

「房屋嗎？啊，就是房子嘛！換句話說，就像船艙一般，是給人居住的地方。」

「我最初也這麼想—可是，要怎麼做才能跨騎在船艙上面呢？」

喜尤睜大眼睛。

「到底怎麼回事？」

「在這本書裡頭，到處都是寫有主角騎在房屋上奔馳的情節。」

「讓我看一下。」

從後面走來而聽到兩人談話的喬，從比爾·耶魯茲手中接過書籍，並讀了一段之後，忍不住噗赤地笑出來。

「傻瓜！這不是（房屋 house ），而是（馬 horse ）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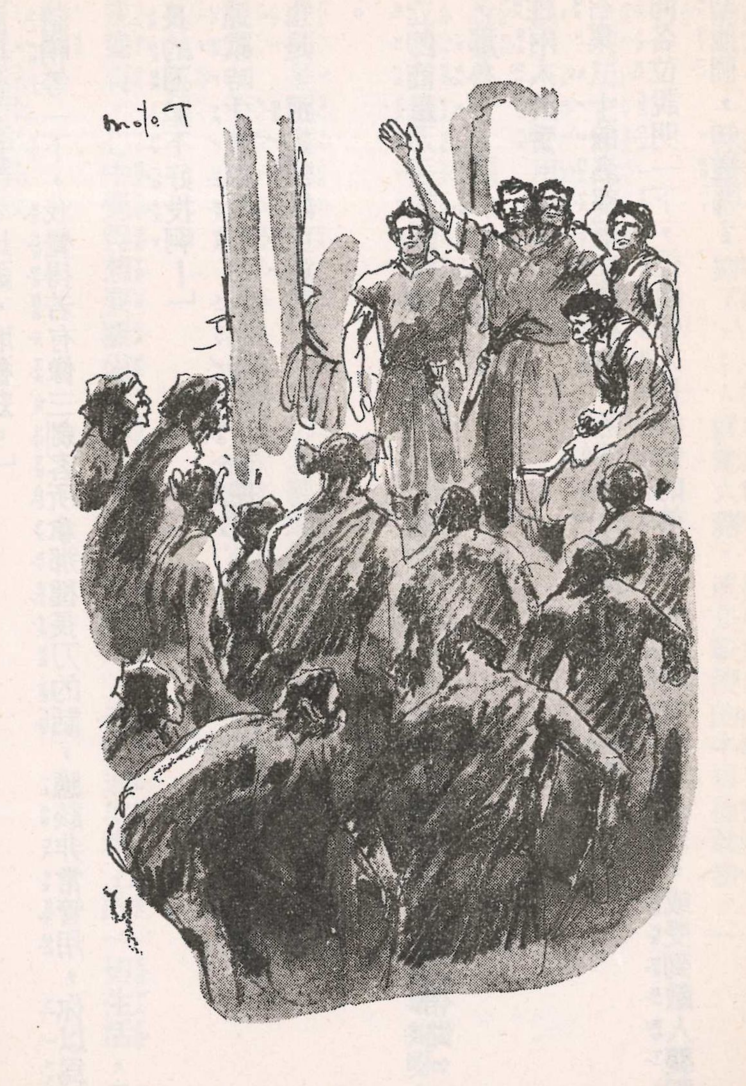
喜尤和耶魯茲呆呆地轉頭望著喬吉姆。

「你所說的馬是什麼呢？」

「這實在太難說了，喬，我們兩個從未見過馬，只是從照片上看到罷了。」
「所謂的馬是一種動物，對了，……就像大豬，或是較瘦的牛那種動物。」
喬說明著。
「地球上利用它作為交通工具。」
「看來似乎不太實用吧！……」
耶魯茲說道：
「因為我們若想教牛或豬怎麼走，或指示其想去之處，一騎上去立刻就會被甩下來呀！」
「所以說那是困難的地方，騎馬似乎必須經過相當的訓練。」
「比起騎馬，不如自己練習跑步或上下樓梯要有用得多。」
耶魯茲如此認為。
喬吉姆聳聳肩，心中覺得想要讓尚未充分了解地球的人，去知道地球上的一切生活，仍須花費一段時間。
這時，喜尤從旁插嘴道：



「哎！該準備下去了，比爾．耶魯茲。」
「哦，請稍等一下，我覺得若有像三劍客所拿那種長刀的話，應該非常管用，你以為呢？」
「那麼長的刀並不好投啊！」
「不，遠戰時才使用投刀，其他時候若有長刀，在近戰交兵時是絕對有利的。」
「說得也是，這是個好主意。」
喬說著。
「我們立即商量刀子的製造吧！以前的古書還是有許多地方有用，走吧！我們帶路。」
「亞南．耶魯茲，請小心去吧！」
喜尤握住兩人的手。
喬吉姆召集二十餘名部下在廣場上，各個盡是最為粗野的異變體。
「事先向各位說明一下，這兩個人是我們的弟兄，他們若有什麼請求，或受到敵人襲擊，都必須救助他們，知道嗎？」
異變體們相互嘟嘟喃喃地不知說些什麼，不滿似的危險空氣流露其間，不久，坐在最前





面一個大耳朵的男人向前踏進一步。

「我們是異變體，只要是兩顆頭之頭目的命令，我們永遠服從，其餘的人可難以從命了，看到他們的頭就只想殺他而已。」

「難道說我拜託你們也不行嗎？」

喬以冷靜的嗓音說。

大眼球的男人搖著頭。

喬吉姆靜靜地回頭望著波波，那一瞬間，波波拉起彈弓，使出令人看不見的神速手法發出鐵珠子，鐵珠子命中大眼球男人的臉部中央，而發出一聲可怕的骨碎聲音，那男人未叫一聲倒地而死。

「不聽我命令的人就是這樣，其他還有人想試試嗎？」

喬冷靜地說著。

異變體們爭先恐後地往後退，同時點頭示意，這正是他們產生恐懼的現象，接著喬吉姆又命令道：

「隆古亞姆、佛替望、亞庫斯、波波，快和這兩人一起去，其他的人在此待機。」

之後並轉向比爾・耶魯茲及亞南・瑪波尼點頭道：

「哎，以後就看你們的運氣和本領了，盼能成功歸來。」

「謝謝你，喬吉姆。」

兩人與喬吉姆握過手之後，頭也不回地開始下著樓梯。

波波走在前頭，大約走下四十層時，波波停止腳步向隆古亞姆、佛沓望及亞庫斯三人說道：

「這是雙頭頭目的命令，你們負責在此地等候，他們兩人若有事連絡，立即跑到頭目那邊，明白嗎？」

「請保重。」

三個異變體點頭同意，波波便向耶魯茲和亞南說：

「請保重。」

分手之後，兩人又往下層出發，終於抵達不久以前仍爲自己故鄉的領域—然在此時此地卻已變成最危險的敵人領土了。



## 野心

副船長費尼斯・納比正在搜查耶魯茲機關長的房間。

耶魯茲在不久前的異變體突襲中失去行踪，或許老早已經被殺，其屍體爲異變體吃掉了。

納比身爲副船長，有義務任命下一個機關長，若是平時，輔助機關長的莫特汰拉將自然昇爲機關長，唯莫特・汰拉已經去世了。

納比對於他們兩人的死亡並不太悲傷，他一向與耶魯茲非常不投緣，……而且腦筋過於聰明，想法也極度偏激。

（正是好機會！…我將利用這個機會，任用更聽我命令的人來當機關長，此外助理機關長的空缺，也將推薦對我忠心的人。）

納比如此想著。

他老早在心裡就存有秘密野心，換言之，亦即希望能早一天成爲這艘船的船長。

（如果我當了船長，就要把船內部大大地改觀一番。）

納比面向機關長的桌子坐著，一面拿出抽屜中的東西觀看，一面傻愣愣地想著。

（現在船內部的規則非常混亂，我將嚴格改變那些規則，更要明確地區分身份及階級，農夫就是農夫，技術員就是技術員，科學士就得像個科學士，另外，對於反抗上級的人將即刻判予死刑。）

他空想著那時候的情形，臉上不禁綻放出微笑。

（最主要的是現任船長不管用，他已經太老，任何事情都不能做了，而且評議會的委員也毫無作用，要是我，早就解散那種評議會，凡事只要經過我的判斷，都將不容分辯地加以決定！）

納比皺著眉頭繼續想著。

是的，現在正是個好機會。

利用這個機會將船長殺了吧！然後靠自己的實力當船長，解散評議會，命令自己的心腹將那些反抗者全部扔進能量變換爐裡去……。

「在我的房間裡幹什麼呀？」

後面突然傳來話聲，納比嚇得幾乎跳起來，再回頭一看，心中更是大吃一驚。



因爲一直被認爲死去的比爾・耶魯茲機關長，正擺出一副健壯的身體，像銅一般叉開腿站在門口。

「不是比爾嗎？到，到底怎麼回事……？」

「沒什麼事，我仍然活生生的呀！」

「不，我總覺得你必定去旅行了！…呀！坐下來談談吧！究竟這段期間你在那裡？」

「讓開我的椅子，我們再坐下來談談吧！」

比爾・耶魯茲毫無笑容地說道。

納比讓開椅子說：

「不高興嗎？比爾，是否受到什麼驚嚇？」

他重新坐在旁邊的椅子上。

「儘管如此，也不必翻弄我的抽屜呀！希望你給我解釋，難道懷疑我是反叛者嗎？」

比爾・耶魯茲仍舊未露半絲笑容，一直追問著納比。

「那有這回事呢？」

納比慌忙地說道：





「在那次激烈的戰鬥之後，你突然下落不明，我們都以為你死了，這麼一來，非決定一位新的機關長不可—我想代替船長找個機關長……為了參考，才特意來調查一番。」

「船長交待這麼做嗎？」

「不，不，還沒交待下來……。」

「若是如此，再給你一天時間去翻弄我的桌子，應該更好吧？」

「哎呀！別這樣嘛！比爾，我做錯了。」

納比抑住心中沸騰的怒氣說道。

他覺得比爾・耶魯茲是個非常棘手的勁敵，而且剛剛還計畫著要除掉船長，因此心中感到有點害怕。

「你這段日子是怎麼過的呢？比爾！」

「我被異變體所追，不知不覺竟混進他們的國境裡，還好瞞過他們的眼睛隱蔽起來了。」

「你的運氣實在太好了。」

「嗯……」

「

比爾・耶魯茲稍加思索一番，望著納比慢慢開口說道：

「哎，納比，隱藏在異變體國度的那段日子裡，我想了許多……」

「哦，什麼事呀？」

「我覺得我們想將喜尤・霍南德拋進能量變換爐，其實是個大錯誤？」

「為什麼？」

納比驚訝地看著比爾。

「你不會想庇護那個反叛者吧？」

比爾・耶魯茲冷靜地搖著頭。

「不，我沒有那個意思，可是，你想想看，他是異變體的俘虜，異變體非但沒有將他殺掉，又讓他返回村莊，而且一知道他被我們抓住之後，更冒著危險組成救援隊來救他，對於這件事你的看法如何？」

納比搖搖頭。

「我不知道，事實上我對這件事根本不了解。」

「這是我的想法，喜尤・霍南德怎樣使他們這麼做我倒不太清楚，不過，我覺得他必定



是在異變體中受到完全信任，否則那有人會為了一個俘虜而甘冒生命的危險呢？說不定他現在已把異變體收為自己的部下，變成發號施令的首領了。」

「嗯……。」

納比凝視著比爾・耶魯茲的臉。

「你究竟想說明什麼呢？」

「簡單呀！想以武力征服異變體乃是非常吃力的工作，即使以浩大部隊進攻他們的國家，也非得造成一、兩百人死傷的地步不可；反之，若與成為異變體頭目的喜尤霍南德締結停戰協定，我們不就能不流半滴血地使異變體平靜下來嗎？」

的確，比爾・耶魯茲所言非常合乎理論。

納比沈靜地思索著。

（和異變體暫時停戰是不錯的，先讓他們平靜下來，以後就能伺機將他們全部殺掉。）

他轉頭看著比爾・耶魯茲。

「可是要派誰到喜尤・霍南德那邊呢？再且到達之時，一被異變體抓到不是會被殺死嗎？」

他如此說著，突然想到一個好主意。

「對了，如果你能志願前往的話就太好了，你是船裡面最勇敢的人，只要你去，那種冒險或許會成功，如何？比爾或者你是怕死呢？」

耶魯茲沈默了一會兒，眼睛直注視著納比的臉，不久才用力點頭道：

「好吧！我試試看。」

「到底還是你行呀！對於你的勇敢我衷心佩服，那麼後會有期吧！」

納比如此說完便走出去了。

他暗暗伸出舌頭。

若能順利進行的話，照這樣去做也好。

（縱使無法順利完成也沒有損失，只要比爾．耶魯茲被異變體殺掉就可以了，討厭的比爾！）

他一面回顧機關長的房間，一面再次咒罵著。

## 那就是肯塔宇利



另一方面，比爾．耶魯茲也在房間裡猶豫不決地以拳頭打著手掌。

當然他不致於背叛喜尤，相反地，他正在找尋實現與喜尤商量的最佳方法。

雖然他也可以拉攏年輕的科學士們，可是，如果能使費尼亞斯．納比投靠我方，事情將能更快完成。

假使能帶納比到上層看看大宇宙，並且說服他，或許就能一口氣掌握船的支配權。

再者，是納比親口要我到異變體之國，利用這個機會到上面見喜尤，再帶納比到上層去商量也可以──比爾如此盤算著。

於是他核對變換爐，接著會見幾個機關部的上級技術士，並做了機關部在短時間內沒有他也能照常作業的安排，然後派人轉告納比他要前往上層之事。

比爾．耶魯茲很快地到達會商的一層，那邊仍然是由佛替望看守著。

「請先回去，並立刻找尋喜尤．霍南德，我等會兒就上去。」

佛替．望點點頭，以令人驚訝的輕快步子爬上樓梯，而隆古亞姆則做為耶魯茲的護衛一起跟去。

佛替．望抵達喬吉姆的房間時，裡面只有波波一人，波波並不知道喜尤的所在。

「那麼，喬吉姆在那裡？」

「頭子在鑄刀的地方。」

佛替・望又急忙趕到鑄刀老嫗的地方。

鑄刀老嫗是在異變體當中最受人尊敬的一位，這是因爲在異變體中會鑄造刀子的人，唯有老嫗一人的緣故。

鑄刀的地方距離喬吉姆的房間不遠，在其房門上寫有熱力學研究所等字樣，那些文字對於普通不識字的異變體來說，並沒有什麼意義。

他一進入裡面，喬吉姆正和鑄刀老嫗不知在談論些什麼。鑄刀老嫗是個有四隻手的異變體，現在老嫗從爐中拿出燒得通紅的鐵條，四隻手並且巧妙地鑄造著刀子。

那把刀與普通刀完全不同，它有普通刀子的四、五倍長，是種與衆不同的東西。

聽了佛替・望的傳言，喬吉姆點點頭並要他先回去。

喬吉姆走出鑄刀房間，登上完全沒有重量的一層。

「那傢伙近來一直關在主操縱室裡，腦筋該不會有問題吧？」

喬吉姆向一邊的喬說。





「不，他是想把這艘太空船的操縱法記憶下來。」

「那眞能用嗎？已經是遺忘好幾百年的技術了。」

「不知道，或許對那小廝有所用處吧！我們如此下去，竟不知不覺唯命是從地從旁協助他了。」

「的確是很微妙的心理啊！我有時候覺得那傢伙，與最初建造太空船之祖先們最爲相像。」

兩人一面說一面繼續往上爬。

不久到達主操縱室前面，這裡是史柯第和亞庫斯的集合地點，他們兩人被任命爲喜尤的貼身侍衞。

「喜尤在嗎？」

史柯第指著主操縱室的球型操縱席方向。

一進到裡面，就知道燈光被控制著，倒映在整片圓頂天花板上的大太空星群，好像正迅速地流動一般，而一旦突然靜止於某一點時，則又不斷擴大起來。

喜尤最近已能隨心所欲地操縱這架宇宙瞭望用的裝置了。



喬叫出聲音，喜尤立刻從第一航空士的座上回轉過頭來。

「呀！喬吉姆。」

「耶魯茲想見你，下來吧！」

「請先到這邊來，有東西想讓你看。」

喬吉姆坐在船長席上。

「要我們看什麼？」

「在那邊的一顆星星。」

「那顆星怎麼了？」

「那顆星比起我剛到這裡的時候要大得多了。」

「啊，果眞變得相當明亮了，我最初發現時還幾乎看不見呢！」

「總而言之，我們正向著那顆星飛去—而且已經非常接近了。」

「是的，這也是證明太空船正在飛行的最好證據。」

喜尤臉色嚴肅地說：

「……喬吉姆，那不就是我們太空旅行的目的嗎？換句話說就是人馬星座了！」

喬吉姆驚訝地再次眺望那顆星星。

「如此說來……或許對也或許不對，因為這艘太空船已好幾百年未加核對地飛著，所以方向也許錯了也說不定。」

「就算這樣也無所謂，反正那是最接近我們的星球，何況太空船也正向著它前進，我們姑且認為它是我們的肯塔宇利吧！」

喬點頭表示同意。

「好了，喜尤，如果感到滿意就下來吧！現在已有比這更重要的事。」

喜尤顯得不太高興。

知道目的地的星球，也曉得相當靠近了，何以喬吉姆沒有那麼感動呢？是他未能理解嗎？

## 常識總是不正確

喜尤勉勉強強地離開操縱席。

然一聽到耶魯茲的話，喜尤卻不由得興奮起來。



「太好了！那麼要怎樣叫納比上來呢？」

「我想派亞南去比較妥當，一來讓亞南保護你，再者又可與你取得聯繫。」

「那傢伙是否信任亞南還是個問題呀！」

喬吉姆把頭擺來擺去地說。

「當然不能說是絕對，但那傢伙是個野心家，又是虛榮心很強的人，如能好好利用這些弱點，我想他一定會上來的。」

比爾．耶魯茲向亞南指示，當納比不想上來時該說什麼樣的語句。

「明白了，我一定會好好地表現。」

亞南因為好不容易輪到自己出場，所以精神抖擻地說道。

「看你了，亞南，祝你成功。」

「先打敗他呀！」

亞南立刻出發了。

一到達村莊，他立刻前往副船長的辦公室。

一個農夫想見副船長並非那麼容易，必須先寫申請書，並在家等候許可書下來。

當然亞南一步也不肯退讓，他向科員大聲嚷道：

「我有機關長給納比副船長的重要傳言，請立即傳達。」

「一切得依照規則呀！」

「這是特別要事，假使因你之故而延誤連絡，你也會被送往能量變換爐的啊！」

聽了這些話，科員似乎緊張兮兮。

亞南繼續大聲吼道：

「我所要拜託你的是希望你能傳達說，我帶來了耶魯茲機關長要給副船長的秘密傳言，你聽懂了嗎？」

聽到過大的聲音而吃驚的守衛們跑過來。

納比也聽到吵雜聲親自出來了。

「到底怎麼回事？」

「這個人堅稱帶來耶魯茲機關長的秘密傳言，是否依違反規則逮捕他呢？」

「不，等等。」

納比攔住科員及守衛，把亞南帶進裡面。



「連絡什麼？」

「耶魯茲機關長希望你到異變體國境附近，聽說是要帶你去見喜尤霍南德。」

納比盯盯地注視亞南，果然不出所料，他正懷疑著。

「你在那裡碰到耶魯茲呢？」

「我一直護衛耶魯茲機關長到途中，如果你能去的話，我將帶路。」

納比冷笑著。

「胡說八道，誰要到異變體國家呢？只要知道地方，就派護衛兵去把喜尤霍南德抓來。」

於是亞南使出最後一張王牌。

「耶魯茲機關長說，如果你害怕不去的話也可以，他將自己到評議會去。」

納比的臉色一下子全變了。

亞南以為納比會立刻叫外面的衛兵將他關進牢裡，或者拔刀殺他以示懲罰，何況亞南的刀已被外面的衛兵搜走了。

憤怒、虛榮心與利害關係在納比心中激烈翻騰著，然後他臉上又泛現微笑說：

「

「好，和你一起走吧！」

納比本想如果可能，將帶領一隊護衛兵同往，然而若這麼做，或許會招致異變體以違反協定之理由而給予攻擊。

不得已之下，他只好忍受內心的恐懼，單獨與亞南一起出發。

前往上層的旅程中，最先倒沒什麼事，愈往上層，亞南愈能聽到些許有如磨擦的聲音，其實這是隱藏起來的異變體完成包圍網的聲響。

大約上了二十層時，亞南停止腳低聲吹起口哨，如此一來，別的口哨聲也回應了。

「是我亞南。」

亞南說道。

這時候，腳部縛著繃帶的比爾・耶魯茲、喜尤，喬吉姆和波波從狹窄空地的四周一起出現。

納比一看到喬吉姆和波波的樣子，全身都麻木了。

（被騙了，中圈套了。）

如此想著之際，他毫不思索地拔腿就跑，跑不到五、六步便被波波扭倒在地，被抓住前





襟站起來時，自己的刀子已被奪去。
比爾．耶魯茲一瘸一拐地走近。
「你們這是幹什麼？」
納比叫嚷道。
「不必驚訝，因爲若不這麼做，可就沒法抓到你呀！」
比爾．耶魯茲以毫無歉意的臉色答道。
接著介紹了喬吉姆以及喜尤，納比裝出僵硬的表情瞪視著他們。
「怎麼？那傢伙編造謊言，原來就是爲了要抓到我嗎？」
「不，那些話是眞的，不過，在此之前我有話必須先跟你談談。」
這時候，喜尤從旁開口道：
「我想讓你明白，納比副船長，這艘船的確正在動著，外面是一片漫無邊際的大宇宙空間——這是我親眼看見的。」
「這是眞的，我也看過了。」
比爾．耶魯茲在旁邊說。



「耶魯茲……連你也這麼說呀？難道瘋了嗎？」
納比目瞪口呆地叫喊著。
「因爲你尚未見過，只要你看了就會明白，船的確正在動著。」
「誠如他所說，納比，最初我也不相信，甚至在看到的那一瞬間我還懷疑自己的眼睛，然仔細看過之後，再也無可置疑了——這艘船的外面有一個巨大的——比起任何東西要大得太多的宇宙，也有與船差不多同樣大小的星星，那些和聖書上所寫幾乎是相同的景象。」
納比重重地搖著頭。
「愈來愈奇怪呢！你的話實在不合道理，比船還大那有可能呢？不應該有比船更大的，照理講，任何其他東西都是船的一部份呀！」
「我以前也是這麼想，現在卻知道是錯誤的，你只要親眼去看看就能了解。」
「耶魯茲，振作起來，你還算個科學家嗎？不合道理的事是說不得的，一樣事物存在時，僅佔有它的空間，其場所全部都在船中，比船還大的東西應該沒有吧！」
「不要再說你那不合邏輯的理論吧！」
喬以生氣似的聲音說道：

「爬上去看看就知道了，我們走吧！」
大家站起身子，納比驚訝地環視他們。
「什麼，你說到那裡？」
「上面，主操縱室。」
「不，我不去。」
納比的臉色頓然變得蒼白，身爲科學家的他，仍然害怕幾百年來所深信與遵守的規章。
「不，納比！你和我們一起去，然後以自己的眼睛好好觀察。」
「用不着看！這些憑常識想像就可知道。」
納比的聲音近乎悲鳴。
「那些常識是錯誤的，我們將告訴你錯誤之所在。」
「不要，我要回去了！」
納比想走向出口，唯喬吉姆已在出口處叉開腿站立著，而耶魯茲、喜尤、亞南以及握刀的波波也從四面團團逼近。
縱使打鬥也沒有獲勝的可能。



納比是個善於判斷情勢的人，他突然下定決心，一面盡力掩飾內心的恐懼一面說：
「我瞭解了，事到如今再說也無用，就和你們一起去吧！」
喬吉姆大聲地吹起口哨，這時候，從牆壁後面、天花板上以及樓梯後側，一聲不響地出現十多個躲起來的異變體，納比更爲驚愕了，如此看來，縱使帶來也會全被殺死……。
一行人朝著上層舉登而去。
納比隨著重量的減輕，心情逐漸變壞，他擦冷汗，並且忍著卽將由胃中吐出東西。
經過一段相當時間，一行人來到主操縱室。
納比被安坐在船長席上。
喜尤操縱太空望遠鏡，房間裡變暗了。
「就是那個！你看看，覺得如何？」
喜尤指著圓屋頂的天花板大聲說道。
納比好一段時間說不出半句話來，雖然其表情因黑暗未能看得清楚，但是，卻能明白知道他已完全被宇宙的景象所折服。
「好棒！…眞了得，從未見過這個景象。」

「你應該瞭解常識不一定正確吧！」

納比稍稍猶疑一下，以低得近乎聽不見的聲音說道：

「明白了。」

## 你是船長

喜尤接著說出他的計畫。

喜尤的語氣充滿熱情，有令任何人靜心聆聽的魔力，他再次搬出以前乘務人員所持有之理性與理想，並發誓務必達成此目的。

「目的地的人馬星座已即將接近，現在我們非在船中建立新秩序不可。」

納比好一段時間閉上眼睛，緊閉著嘴巴默默無語，不久才點頭說道：

「你的意思是這樣吧？你將達成從前建造這艘船之祖先們的目的，完成肯塔宇利之旅，而為完成這個願望，必須建立新秩序和新規則，是這樣吧？」

「正是如此，為使旅遊完成必須發動主引擎，更得將全部人員安置於操縱裝置及其他推進裝置上，為此我們需要新秩序和新規律。」



「我對於引擎及操縱尚未充分瞭解，這方面只好委託你及耶魯茲機關長，而我則身為副船長，比較有這方面的經驗，可以幫你制訂必要的新秩序及規律。」

「是嗎？那麼說你已變成我們的友軍了！」

比爾．耶魯茲興奮地說。

「哎呀！鎮靜，還得考慮各種事情，首先必須考慮的是怎樣讓全部乘員瞭解這件事—尤其是站在指導立場的評議員及科學士們。」

「沒問題！只要讓大家排成一列按順序觀看大宇宙，相信他們必能理智地決定才是。」

納比搖著頭。

「那太危險了。」

「為什麼？」

「你沒有經驗，不瞭解多數人受到激烈震驚的狀況，在那種情形之下，人人恐怖之餘，便會完全失卻冷靜地開始狂跑，現在我們的情形正是如此。以往所深信的事實要完全否決掉，勢必會引起一場大混亂。」

「可是……。」

喜尤正要說些什麼時，耶魯茲在一旁開口了。

「喜尤，誠如納比所言一般，尤其這又深切關係到信仰問題，大家在動搖之際，評議委員會把我們說成違背教義的魔鬼，倘大家相信他們，說不定會殺掉我們呢！」

「設若眞的如此，我們怎麼辦才好呀？」

喜尤不滿地說著。

「有關這點，首先必須考慮以武力壓制衆人，在此的喬吉姆是異變體的頭子吧！要是他能指揮異變體部隊，壓制反對我們的人員那就可以了。」

納比一面望著喬吉姆，一面說道。

喬吉姆什麼也不回答地凝視著喜尤。

喜尤不知如何是好，他只是單純地認爲只要讓人們了解眞象，大家將會甦醒過來而有正確的看法；然在聽過之後，或許眞如納比或耶魯茲所言那樣也說不定，再說盡以武力抑制大衆的主意，他也難以同意。

「不，喜尤，我知道你的想法。」

納比望著喜尤說：



「我所說的武力乃是爲防止最初的混亂而言，等到混亂平靜下來，大家遵守秩序之後，再讓科學士們參觀廣大的太空，並告訴他們眞象，如此的話，我想一切就能順利進行。」

喜尤點點頭，覺得納比說得很對。

「不過在此有一個問題。」

納比環視著每個人繼續說道：

「當新秩序完成時，你們大概不想全部委託給現任的船長吧？跟他是很難商量的。」

大家立即同意，納比又繼續說：

「新船長是必要的，我覺得現在先決定比較好，我們當中誰要就任新船長？比爾·耶魯茲，你嗎？」

納比正對著比爾·耶魯茲問道。

比爾·耶魯茲倉惶失措了。他雖曾夢想有朝一日能當上船長，可是如今突然被那麼一說，自己反倒覺得不適合當船長，於是他搖頭道：

「我還是希望當機關長，在操縱太空船時，我希望能自己控制引擎。」

「那麼，喜尤霍南德，是你嗎？」

「那裡話？」

喜尤喊叫似地說：

「我才沒那個資格，何況我還有操縱這艘太空船的重大任務，我不能擔當這項職務，別忘了我是航空員啊！」

「那麼是誰呢？喬吉姆，你當我們的船長好嗎？」

「胡說，誰想擔當那個麻煩工作呢？」

吉姆以驚訝的叫聲吼道。

「納比，你如何呢？你現在是副船長，相信必能卓越地担任船長的任務。」

比爾・耶魯茲說。

「不，我……」

納比結結巴巴地說。

「納比，你是最適合的人選呀！請務必答應，如何？喜尤。」

「我沒異議。」

喜尤回答著，然喬卻呻吟似地說：

「不，本大爺反對，我不了解這傢伙，如果他當了船長，我將拒絕協助。」

「不要這麼說嘛！喬。」

比爾·耶魯茲好似勸服一般地說：

「他是船中唯一能夠順利拉攏評議會或年輕科學士們的人物，他是最爲適當的人選呀！」

「什麼話？反對的人全部割斷他們的喉嚨不就好了？」

「可是如果納比當船長的話，不用割喉嚨就能收服他們呀！」

「不管怎麼說，反正我不喜歡他。」

「那就麻煩了呀！」

納比把手接在額上說：

「假若我真接受船長職務，卻沒有你的協力還是無從着手，想壓制這艘船，無論如何都需要異變體們的力量，而我又完全不了解你們的情形，因此若是這樣的話，我也不能接下船長的職務。」

比爾·耶魯茲想出了好主意。



「我們要喬吉姆當副船長，讓他們兩人共同管理這艘船。」

「我不要！」

喬像要吐掉什麼似地說著。

吉姆於是轉向喬說道：

「喂，喬！我們還是稍加妥協一番才好，反正大家都必須同心協力，如果拒絕，豈不是違反以前的誓言嗎？」

喬瞪視著吉姆，然後略微地聳聳肩說：

「知道了，隨便你們吧！」

「那麼就如此決定了，納比當船長，喬吉姆爲副船長，接下來是更爲具體的作戰計劃—。」

比爾·耶魯茲宛如叮嚀似地說道。

往後一段時間，大夥兒針對如何壓制評議會的問題互相討論著。

這時間中，喜尤發覺納比臉上不時泛現出微微笑容，當然，喜尤並不知道其中涵意爲何，然而……當時納比的心裡是這樣想著：

（一切順利地進行……）

## 叛亂

之後大約過了十個鐘頭，在村子的大廳中集滿全體評議會的委員。

由於副船長納比的要求而舉行此次的臨時評議會。

這間大廳，原先是為太空船乘員之健康所建造的體育館，唯知道此事實眞象的至今已毫無一人了。

每當評議會的委員來時，納比和比爾·耶魯茲總對於正在名冊上做記號的事務官深加注意，雖然兩個人都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但是內心中卻極其忐忑不安。

這次的評議會非比尋常，所有人員聚集一處，一旦會議開始……

不用說，無論對納比或比爾·耶魯茲來說，絕對是希望能順利進行，萬一不幸發生了什麼意想不到的事情……計劃就得失敗，兩人也一定會被殺死在大廳之中……。

不一會兒，開會的時間到了。

老船長好似被兩名護衞從兩邊挾住一般，步履蹣跚地走進大廳，並坐在議長席上。



老船長比平時顯得更不開心，他的身體健康狀況不佳，又不想出席類似此種的會議，而今被强行拉來實在不太高興。他一坐下來，便立即焦躁地往納比望去。

「副船長，還磨蹭些什麼呢？我已經就座了，趕快宣佈開會吧！」

「是的，船長，現在立刻開始。」

納比一面說著，一面往在大廳入口處附近的比爾·耶魯茲瞅了一下。

比爾·耶魯茲略微搖搖頭，這是（還沒有）的信號，亦即表示尚未做好互相商洽的準備。

「還不趕快嗎？副船長，幹什麼呢？」

老船長再次催促道。

評議會的長老們也顯出「奇怪」的臉色望著納比。

如此下去，再也無法拖延開會的時間了，納比站在講台上，環視著滿滿擠在大廳的數十位評議員。

「我們現在開始舉行臨時評議會，議論題目共有三點，事務官，請朗讀第一個問題。」

事務官拿著文件站起來，開始大聲地朗讀。

「第一個議題：第九區域的村主任科學士布拉汶，由於健康情形欠佳希望退職，請求評議會能予以認可。」

評議會的會員們引起了陣陣吵嚷聲。在以前，從來沒有過像這種雞毛蒜皮的問題，卻召開臨時評議會的例子。

果如所料，船長馬上發出不耐煩的聲音。

「這算什麼呢？納比副船長，你就為了這件事極其陳舊而又無聊的問題，而召開如此隆重的大會嗎？」

「可是，船長。」

納比極其慎重地反嘴說道：

「最近有的評議會委員，對於我代理船長所決定的事項表示種種不滿，因此，我打算無論任何問題都要取得船長正式的裁決。」

不用說這些話完全是一片謊言。

納比考慮到萬一計劃發生錯誤或遲誤，乃事先準備了幾項無關緊要的討論事項。

船長似乎更為急躁地揮揮手。



「好了，知道了，希望照准，進行下一個議題。」

納比又轉頭往比爾．耶魯茲那邊瞅一眼，殊不知耶魯茲的信號仍然是不，他只好繼續指示事務官朗讀下一個議題。

「第三區域村的化學農場發生了來歷不明的害蟲，收穫大量減少，如此一來，不僅無法完成定額達成，且第三區域的食物配給也勢必減少，請求評議會的承認及支援—。」

「算了吧！」

老船長於朗讀當中大動肝火而吼叫起來。

「納比副船長，如果你連這樣的問題都無法自己處理，我可要向評議會提出開除你的要求哦……」

然而，納比副船長再也不留心傾聽老船長所說的話了，在老船長說話當中，比爾．耶魯茲已向他用力點頭示意。

準備完成的信號！

納比突然站起來，對著船長大聲說道：

「那麼，船長，我們進行第三項最重要的議題吧！從前，我們都把住在上層的異變體看

成敵人，只是一味地攻擊而已，從未打算與他們締結和平條約，互相協助，這樣是非常錯誤的，我在此要求評議會承認這項錯誤，並同意締結和平條約。」

船長鐵青著臉說：

「納比，你，你想違背章程嗎？」

「船長，章程上並無記載不准與異變體和解呀！」

「說什麼？你想侵犯船長的權限嗎？」

「船長，你已經沒有完成做一個船長之義務的能力，你應該退休了。」

「說什、什麼？」

老船長憤怒地站立起來。

「納比，你是個反叛者！我將革除你副船長的職位，並宣判你死刑！」

老船長轉向四周的衛兵，發出嘶啞的聲音叫喚著：

「把這個人逮捕起來！」

衛兵們毫無動靜，只是傻傻地回顧著船長。這些衛兵理所當然全是納比的心腹部下。

評議委員瞬間鐵青著臉環視四周，老船長驚慌之餘，呆呆地張開嘴望著納比。



納比瞪視著評議委員們說道：

「我已經以我的判斷和異變體頭目交涉過，並且締結了和平條約，現在，那位頭子也來到會場，你們看——。」

他舉起手指著入口的門。

比爾．耶魯茲順此手勢將門完全打開。

那邊以喜尤霍南德為首，接著是喬吉姆和波波，其後又站著二十幾個異變體，那些都是喬吉姆親自挑選的精兵戰士。

他們全部身著長至腰下的鎧甲，腰際佩掛有約與手臂等長的長刀。

評議委員和衛兵們都不約而同地手按著刀，然卻手足無措地不知如何是好。

納比對著船長說：

「這位是異變體的代表，船長，要簽訂和平條約嗎？」

老船長憤怒地哆嗦著他那肥胖的身子，老半天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最後，好不容易才以磨擦似的聲音說道：

「把那些傢伙趕出這裡，各位，殺掉那些傢伙和納比，你們幹什麼啊！」

納比對著喬吉姆把大拇指指向天花板，吉姆立刻看了看站在背後的波波，於是波波把手伸向飛刀——

剎那之間，在老船長的胸口上已深深插入一把尖銳的刀子。

「叛變呀！叛變呀！」

船長叫喚著，瞬間砰然倒臥在地了。

納比嚴肅地站在船長的屍體旁邊，環視著屏息凝視的評議委員們。

「其他還有誰反對嗎？」

起先沒有一個人敢動。

不久，一位白髮蒼蒼的老評議委員站起來，振動著鬍子說道：

「神將處罰你，納比，你將與聖書中所載那個反叛者遭受同樣命運。」

納比向喬吉姆點頭示意，吉姆又看著隆古亞姆的眼睛，接著那一瞬間，老評議委員的喉嚨已被插上刀子，一聲不響地倒臥在地上。

「其他呢？」

再也沒人想動了。

「沒人反對了吧？在此我將宣佈我是新任的船長！」

比爾・耶魯茲拔出刀子，精神振奮地向上揮舞，同時喊叫著。

「太空船巴加德號的納比船長萬歲！」

想跟隨納比的年輕科學士，也跟在後面繼續喊道。至於評議委員，則分成支持納比新船長及難以下定決心兩派，一直到最後，反對者幾乎一個也沒有了。

比爾・耶魯茲擺個手勢，喜尤於是沒收那些人的刀子，並下令監禁起來。

叛變就這樣在瞬時之間成功了，而巴加德號太空船中也建立起新的秩序。

## 疑惑

叛變成功，新秩序也被奠定，但仍留下許多該做的事情。

巴加德號的村鎮中，有人反對新秩序，而異變體的族人中也有不服從喬吉姆之命令者，對這些人若不好好地加以整頓，新秩序便無法徹底推行於各個角落。

喬吉姆遂在異變體及新科學士之候補生當中，挑選出年輕力壯的人組成征討隊，然後將



那些反對者一一加以消滅。

征討隊的士兵們，每人配給金屬製的鎧甲和長刀。鎧甲能夠防禦擲刀與彈弓的攻擊，而長刀在近戰時，又比短刀要好用得多；敵方眼看之中逐漸減少——唯太空船中的通道或房間實在太多了，想要完全消滅也的確不太容易。

另一方面，喜尤完全閉居在操縱室裡。

為了要純熟地使用複雜的操縱裝置，需要學習的事情畢竟還有很多。

事實上，想真正熟練巴加德號的操縱裝置不太容易，何況喜尤本身又無完全的科學基礎。

一般而言，平常人根本無法完成此項任務，不過，他卻有著無論如何必須以自己的雙手來操縱太空船的決心，加上他理解力甚強，另外還有一點，是他並不知道操縱裝置的理論是那麼樣地困難，因此之故，才勉勉強強得以多方了解裝置的機械作用。

當然能夠如此，也部分緣由於這艘太空船之設計精巧與美妙。

裝置的結構，全部是由非常簡單之動作配合所完成。

例如：停或進、推或拉、上或下、進或出、關或閉、左或右等等的組合。





倘能將此全部熟記，對於更加複雜的裝置就能較爲輕鬆地操作。

萬一太空船的機械裝置必須整修、調整、零件更換或是故障修理的話，那麼喜尤可能就要學起雙手投降了。因爲對於這些問題，確實是需要裝置知識以及熟練的技術。

所幸這艘太空船的所有機械裝置全部是自動調整，連零件更換也是自動化，換句話說，整修、調整等完全可以不必人們動手。

假使讓十二歲的少年，學習汽車或飛機的操縱並非絕對不可能，反之，一旦汽車或飛機發生故障，他們一定不會修理，道理亦與完全相同。

另外還有一件事對喜尤來說是多餘的。

那就是巴加德號上，設計有計算到達目的地時是到了第幾代子孫。

亦即是說，到達目的地的肯塔宇利時，無論幾百年後的子孫都必須操縱著，因此，巴加德號的設計人須預先設計出能盡量簡單地操縱。

喜尤一面受到這些裝置的種種幫助，一面專心致力於操縱上的努力與研究。

其實，喜尤會一直閉居在操縱室裡，還有另外一個理由。

喜尤怎樣也無法不介意於暴力，他了解殺死反對者是情非得已，更且是必要的措施。然

他卻始終難以忍受蠻不在乎地殺人。

何況被殺的人當中，竟包括了首次聘用喜尤爲科學士的尼路遜科學士！

尼路遜科學士無論如何都不肯遵從新的思想，他脫離村莊加入反對派，後來爲征討隊發現而被輕易地殺死了。

（眞可憐呀……爲什麼人與人之間，非得如此殘酷地互相仇殺不可呢？）

他在獲知尼路遜科學士之死訊時，不由得在內心中叫喚著，並抱頭痛哭不已。想當時若尼路遜科學士不救他的話，他老早就被拋進能量變換爐中變成元素了……。

喜尤整天不斷思索著命運這個問題，連研究操縱的事也擱在一邊。

之後不久他又重新振作起來，回復每天的努力與研究。

如此有一天，喜尤到船長室去訪問納比。他覺得該是讓年輕科學士們參觀宇宙的時機了，於是跑去要告訴納比這件事情。

一進入房間，恰巧喬吉姆正在跟納比說話。

「敵人只剩下四、五十人，那些人很快就會被消滅的。」

喬吉姆說道。



「那太好了，哎！偏勞你了。」

喜尤停住脚步。

「如事情繁忙的話，我待會兒再來吧！」

「不，我正要回去了，那邊的工作如何？」

喬吉姆問道。

「進行得很順利，哎呀！一步步完成吧！」

他轉向納比問說何時可帶年輕科學士到操縱室去。

結果，納比竟出乎意外地左右搖著頭。

「不，我決定暫時不帶他們去，你也不能讓任何人進入主操縱室或引擎部，這點不管乘員或異變體都一樣。」

喜尤目瞪口呆地凝視著納比。

「……爲什麼呢？教予科學士們眞象，不就是此次計劃的第一目的嗎？照理說應當讓他們看看星球呀！」

「哎呀！冷靜點。」

納比極其沈着地說：

「現在船內好不容易建立新秩序，但是還沒完全安定，我覺得在這種時候不宜讓他們震驚而發生動搖，否則咱們煞費苦心所定的規律不是白費了嗎？」

「……這就奇怪了，讓你當船長也是爲了使他們知道眞象呀！開始時，些許的動搖自是難免。」

「正如你所說我是船長，也因此，做爲船長的我，就要做我所認爲必要的事情，怎麼樣？這個問題到此結束討論，在我說可以之前，你絕對不能讓任何人進入操縱室或引擎部。」

喜尤想再加以抗議時，喬吉姆從旁說道：

「算了吧！喜尤，照他的話去做吧！現在時機尙未成熟，而且還有必須整頓的敵人，我不希望發生其他的困擾。」

喜尤沈思之後，說道：

「納比船長，這只是現在的情形吧？以後將會按照計劃讓他們參觀宇宙吧？」

「當然。」

納比爽朗地回答。



「我明白了，那麼就照你的話做吧！不過，我不久就需要幾個助手，以便分配到操縱室或引擎部。」

「那沒問題，你把認爲可以的名單列出來，我立刻調查允許。」

「知道了。」

「我稍有要事，就此失陪。」

納比如此說著便走出房間。

## 第二個房間

喜尤凝視著納比的背影，搖頭說道：

「眞沒意思啊！」

「爲什麼？喜尤。」

「納比呀！事先講好的，竟毫不介意地毀約。」

「我覺得他的話不無道理呀！喜尤。」

喬定神地望著喜尤說道。

喜尤焦急地聳聳肩，裝出了解的樣子。

「這點姑且不談了，喬吉姆，我有話對你說。」

「說什麼？」

「登陸時的事情。我是說這艘太空船到達目的地之行星地表時，要怎樣走出船的外面呢？」

喬吉姆爲這突來的問題驚慌失措地互望著。

只要一想便能立即了悟的問題，由於太過於理所當然，以致過去從未想到加以深思。

「當然要有通往外面的門吧！可是，村子裡的各層以及任何地方都沒有通到外面的門，操縱室或引擎部也沒有。」

「如此看來，在我們異變體國境內應該有的……只是我們也從未看過呀！」

「應該不會沒有才對。」

喬和吉姆沈思著，然後又搖搖頭。

「不，任何地方都沒有，那種門我們已全部調查過了，只有在中央旋轉軸的地方有一個打不開的門，但那邊距離外面甚遠，不該是通往外面的。」



喜尤已站立起來。

「爲求愼重起見，我們再調查那邊看看吧！喬吉姆。」

「我想只是徒費時間而已，那大概是存放機械的船室或倉庫，何況又打不開呀！」

雖然如此說了，可是一看喜尤那堅決的樣子，喬吉姆只好勉強地站立起來。

忠實的波波也一起跟去。

中央旋轉軸的房門很快便找到了。

喬吉姆拉著打開房門的槓桿，門卻動也不動。向來以力氣自負的波波，也竭盡力量使勁地拉著旋轉軸，結果仍然相同，房門一點也打不開。

「畢竟如我所言吧？」

唯喜尤仍不死心，他忽然想到或許旋轉軸並非用拉，而是用推的，於是用力一推，旋轉軸竟輕易地被推進裡面。

房門依然打不開。

「一定是旋轉軸壞了，我不開了。」

喬吉姆氣喘呼呼地說。

喜尤仍覺難於死心，他稍稍碰了一下房門，房門竟吱吱地往對面移動。

噯呀！這個門竟是手觸打開的。

喜尤進到裡面。

裡面不再是房間，而有一條狹短的通路，盡頭處還有一扇門。

這次的門輕易地就打開了，且在其二公尺的對面又有一扇門。

「眞搞不懂……盡是房門連接著，這是什麼道理呢？」

吉姆搖著頭說道。

第三扇門的裡面是一間奇怪的船室，那是一間有著奇形怪狀、聚集許多狹窄隔間的奇怪船室。

波波銜著刀飛快地環繞房間一周，又立刻回來報告：

「沒有房門，任何地方都沒有，波波調查過了。」

「應該有的呀！」

喜尤焦躁地回答。

他不喜歡認爲根本沒有往外面的房門。



「波波看過了，沒有房門。」

波波堅持地說。

「我們再查查看吧！」

喬吉姆說著，便開始往四處搜索，喜尤也跟著檢查。

不久，喜尤發現了意外的東西，在那一瞬間，喜尤實在興奮得不得了，他正想大聲叫喊喬吉姆的時候，卻反被他們所叫。

「喂—喜尤，快到這裡來看看。」

喜尤看了不由得瞠目而視。

那是小型的能量變換爐，雖然小，但的的確確是變換爐。

「實在不了解個中道理，像這樣的房間應當不需要變換爐，以這個變換爐看來，足可提供太空船的一半動力呀！這點你覺得如何？」

喜尤想說些什麼，又重新思考，並拉著喬吉姆的手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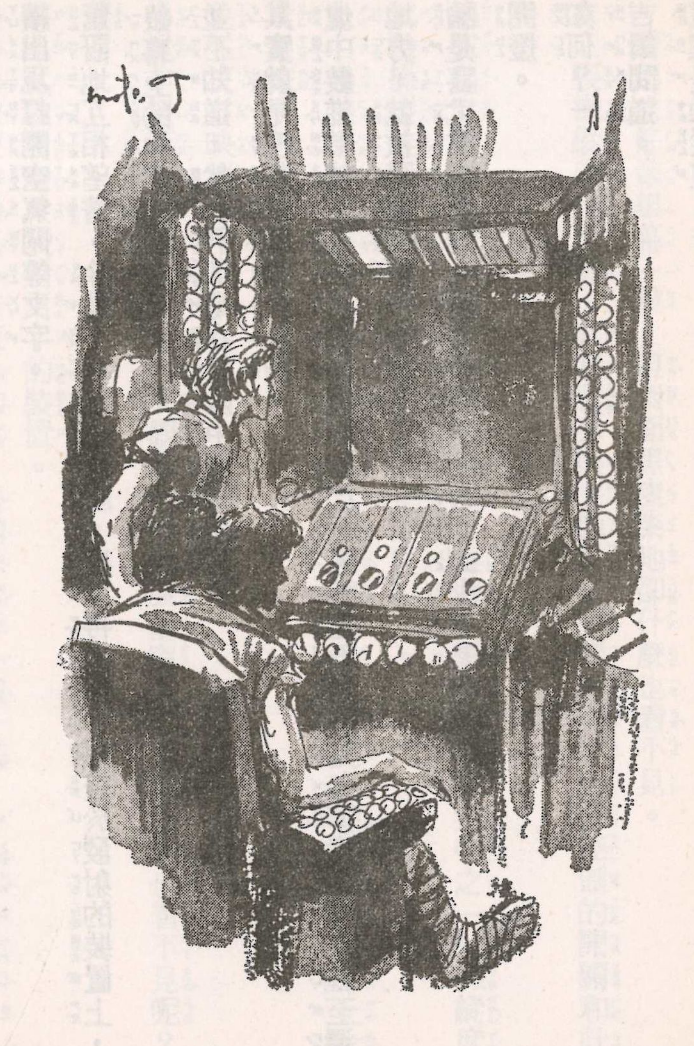
「請先看看我所發現的東西。」

「你到底發現了什麼呢？」

「反正你來看看就是了。」
喜尤帶喬吉姆到他發現的地方，那是小隔間的其中一間，牆壁是由一種好像玻璃似的透明物體所作成，看起來好像銀幕一般，但對面黑漆漆地卻什麼也看不見。
向著銀幕有二張操縱席排列著，其四周亦與主操縱室同樣排滿了光點控制的開關和計器錶。
吉姆低聲地吹起口哨，而喬則默默地環視隔間，接著，喬吉姆坐在其中之一的操縱席上，開始用心地試驗操縱裝置，同時喜尤也坐在隔壁的座位上。
喬吉姆蓋上右邊扶手的光點時，船室的燈光立即變得漆黑。喜尤心想前面的銀幕上大概會映出宇宙的景象來。
結果，景象並沒有映出來。
「我總覺得這非銀幕，實際上是以肉眼觀看外面的展望窗……爲何什麼也看不見呢？」
喜尤思考著。
他若無其事地試驗著寫有發射兩字的裝置。
這時候，計器盤正中央的小四方形銀幕上，紅點急劇地一亮一滅，而且不知在那裡也響



起了鈴聲。
銀幕上繼續出現打開空氣閘等文字。
喜尤他們驚訝地互相望著，除此不再發生什麼，喜尤再次伸手遮蓋於發射的裝置上，鈴聲立即停止，銀幕上的文字也消失了。
當時喜尤他們並不知道，然他們卻是在驚險中撿回生命。
這個船室其實就是巴加德號的登陸船。
如在變換爐中裝進熱能，且完全緊閉後面的門，喜尤他們將在毫無準備之下—甚至還距離行星甚遠的地方，就被發射到宇宙空間了！
然而，無論是喜尤或喬吉姆，在那個時候怎會想到那就是登陸船呢？
喬吉姆打開燈。
「你以爲如何？」
喜尤向喬吉姆問道。
「我覺得這裡是操縱室。」
「這就奇怪了，爲什麼一艘太空船內有兩個操縱室呢？這不是沒意思嗎？」





吉姆一說，喬便微笑著答道：

「像我們異變體中也有一個人兩個頭的，一艘船內兩個操縱室有什麼稀奇呢？」

「不，兩者不能混為一談，我們是偶然天生成這個樣子，而這艘船則是故意如此設計，一定有什麼目的才對。」

「會有什麼目的呢？在此地操縱不太方便，而且，從這裡也無法看到什麼。」

「那是什麼？」

喬指著透明牆壁說道。

「照情形看來，那會不會是為了看到外面的窗子呢？」

「我也是這麼想。剛才由於看不到什麼東西，所以認為不是，不過，若使用這些開關中的某一個，或許就能看到外面了。」

喜尤看著排得滿滿的開關，說道：

「比起銀幕，那個能量變換爐才是奇怪呢！」

吉姆指著變換爐說：

「在這種地方應該不需要能量變換爐，如果需要的話，由對面帶來就可以呀！換句話說

，就是這間船室與其他地方隔絕，而必須能量的來源……。

就在一霎那之間，喜尤腦筋一閃，突然想起了某種靈感，此靈感立即變成一種清晰的想法。

「喬吉姆！如此設想如何？」

「怎麼設想？」

「這個部份和母船分開是否能開動呢？」

「那裡……會有這麼愚蠢的事呢？」

「是這樣的，此操縱裝置及小型變換爐都是獨立的，所以，這部份應該能脫離巴加德號獨立行動吧？」

「嗯……巴加德號裡面並無通往外面的出口……。」

「換言之，這就是代替出口的啊！喬吉姆。」

喜尤和喬吉姆再次重新認識那些操縱裝置。

「發射……這是指推出某種東西的意思吧？」

「可是，什麼也沒有啊！」



喬與吉姆嘴快地互相議論著。

「另外還出現了打開空氣閘的文字呢—」

吉姆扭頭向後面一看，發現第三扇門正稍稍打開著。

「那就是空氣閘，換句話說，那扇門若不緊閉地關起來，引擎便不會發動。」

「好，試看看。」

「假若變換爐是獨立的話，則不開動它能量就不來，引擎也不會動了。」

「好，開動變換爐看看。」

「等等，要是稍一疏忽，飛到太空裡回不來怎麼辦？我們馬上會因缺空氣，水及食物而死啊！」

喜尤一面聽著他們的談話，一面調查操縱盤，這是獨立的太空船—漸漸地，他更加確信這就是登陸艇了。

他的胸口砰然作跳。

他的心情好像登陸之瞬間已迫在眼前一般。

到那時候，他也非操縱這艘登陸艇不可，當飛向目的地之行星並步下地表時，將是什麼

樣的感受呢？又能看到什麼景色呢？

他探手伸向操縱席下面，那裡好像有裝著什麼東西的空間，一伸手便摸到某種東西。

像是書本之類的東西。

他使勁一拉，當看到表皮時，喜尤不由得驚叫起來。東西上面寫有（恒星太空船巴加德號宇宙航行日誌）！

## 宇宙航行日誌

喬吉姆也發覺喜尤手上的東西。

「喂！那不就是從前這艘船的航行日誌嗎？只要讀了它，便能明白以前所發生的事情，借我看看！」

喬吉姆伸出手，喜尤不交給他，並且自己打開在適當的地方開始讀著：

「『二一七二年六月二日，本日正常，順利地飛行著。—六月四日：正常，召開高級軍官會議，其結果請參閱特別記錄。—六月五日：正常……。』」

「讓我看看嘛！」



喬叫喊著，焦急地想伸手強奪日誌。

「等等—這裡寫有叛亂的經過—『六月六日：〇四三一時發生叛變，值班軍官由閉路電視上發覺，反叛的主謀者是宇宙冶金技術員哈夫。

二等冶金技術士哈夫率領反叛份子，佔領窺伺司令室的所有船內地區，自稱為船長，他要求值班軍官降服，值班軍官不從，並向船長室通報，然船長室卻久久毫無回音。

〇四三五，值班軍官為與船長取得聯繫，便派三名軍官到船長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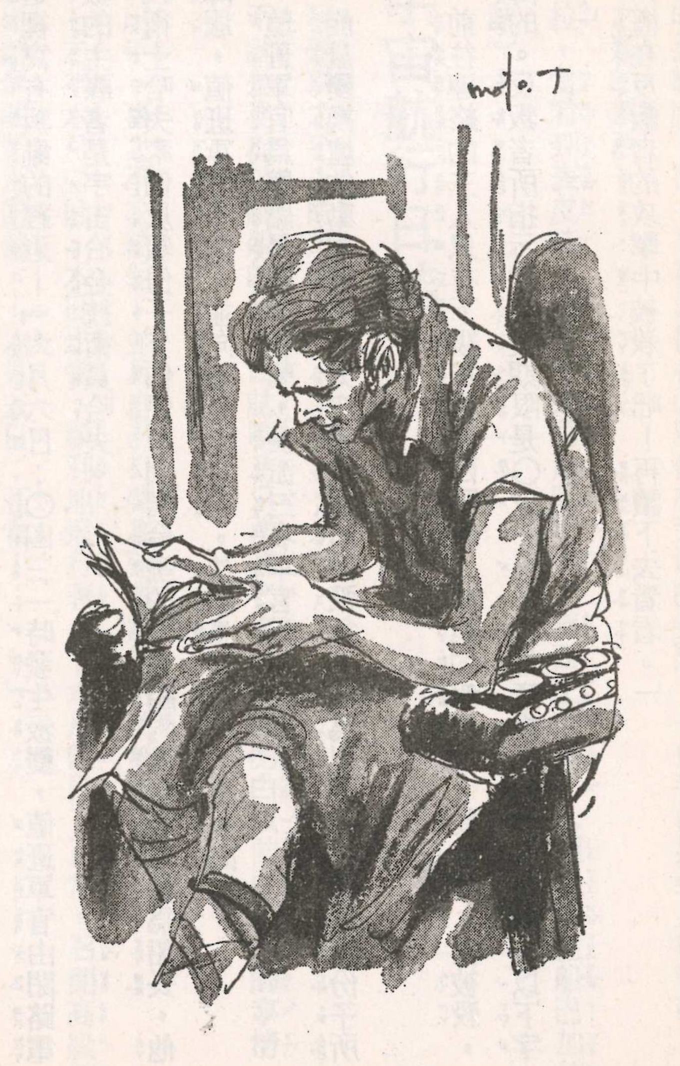
〇四四一，能量變換爐的動力消失，太空船改為慣性飛行，因為引擎部已被反叛份子所佔領。

〇五〇二，前往連絡的三人只有下級軍官雷西回返，據他的報告說，其餘兩人已被殺，他是被送回勸降的。反叛者所指示的最後期限是〇五一五，我無意投降他們。』由此以下字跡就不同了呀！」

「那個人大概在反叛者的攻擊中被殺了吧！再讀下去看看。」

喜尤又繼續讀下去。

「『我想與未參加叛變的軍官們取得聯絡，惜全部徒勞無功，反叛者一點也不放鬆攻擊






，我們的命運似乎到達終點了。」在這裡有吉恩·波爾德威三等士航空士的簽名。」

「那或許是留在司令室的最後一個軍官，接下去沒有了嗎？」

喜尤搖搖頭。

「不，還寫有很多。『二一七二年十月一日（此乃推測之時日，因為所有動力被切斷時，太空時鐘均告失常，無法測知正確的時間與日期。），我西奧都·莫森原是二等管理士，在巴加德號臨時革命委員會的選舉上，被推選為巴加德號的船長。

從這本宇宙航行日誌所寫的最後日期開始，在相隔四個月之間起了很大的變化。

先是以哈夫為首的反叛份子全部死亡或被處刑，叛變已完全被鎮壓住。

由於這次的慘烈戰爭，所有航行軍官和技術軍官均告死亡或下落不明，而且，百分之十的乘員也同時死亡。

船內的確形同廢墟或是墓地。

所有動力停止，水或食物的供給，昇降梯及自動門等也完全停滯；乘員之中，被關在緊閉的房間或通路而致死的人不計其數。

由於溫度調節裝置的停止，也有人慘遭凍死或熱死；化學農場及食品合成工廠的食物大

量腐爛，現在船內正面臨嚴重的飢荒，根據報告，甚至還有人吃人肉。

我所應該迅速發動的工作，是再次使乘員們恢復新秩序，制定新而又嚴密的規律，設法徹底改變這種痛苦生活。

農作物必須耕種，而對於搬運水和燈光等其他生活上所需之物的動力，也非確保不可。除此，為永保護食物及其他貴重物品之被搶奪，或為了監視設備起見，都有設置守衛的必要。

究竟是否能夠徹底擺脫痛苦，我本身也不知道，唯有拚命去幹罷了——。』

喜尤停止再看下去。莫森船長的痛苦、煩惱，活生生地表露無遺，他覺得胸口隱隱痛楚，連話都說不出口了……。

喜尤默默地翻著日誌上的書頁。

接連有幾頁的空白，然後又開始一段有寫上日期的文章。

『由於過份匆忙，無暇將日誌寫得太長，此外，正確的日期我也不知道了，因為船內的太空時鐘已全部停止。

不只是時間方面，甚至我們現在在何處飛行，何時能抵達肯塔宇利等也完全無法推測了



。引擎於叛變當天停止，計器類全部失靈——加以我既非機械方面的技術者，又非物理學家，幾乎全然不知太空飛行的事情，若照此情形推測，也許巴加德號已脫離航行軌道，而永遠無法到達目的地。

在叛變開始稍前，與地球之間的定期連絡，應該是最後一次了，即使地球方面，或許也不知道我們的情形，想必不久以後，我們將導致完全被遺忘，並化成宇宙塵埃而消失的命運……。

然而，在此之前我們非得設法生存下去不可，而掙扎地生存下去乃是一樁既艱難又恐怖的工作。

今天又收到新生嬰孩是恐怖殘廢者的報告，頭部小得可憐，並長出尾巴。依據前陣子我所制定之新規則，必須命其將那個嬰孩拋進能量變換爐中。

雖然殘忍但也無可奈何，不好的遺傳總不能傳給子女呀……如此自上次叛變以來，天生殘廢的孩子已高達三十幾人之多。

這是從能量變換爐所漏出之放射能的影響呢？抑或由宇宙空間所滲進來之宇宙射線的影響呢？我一點也不知道。自叛變以來，由於能量不足，宇宙射線之密閉器便中止其作用，因

此大概是基於此因素也說不定……。無論怎麼說，類似此種突然變化的異變體，今後或許會接二連三地產生，固然可憐，卻一個也不能讓他活命。』

喜尤不敢看喬吉姆的臉。

知道本身出生的秘密，將會受到怎樣激烈的打擊呢？心中如此想著，便又泉湧般地露出同情的心情。

或許喬吉姆他們便是在此種不顧嚴厲規則的親情下，所沒法生存下來之異變體的子孫吧……！

然而，喬吉姆心裡究竟如何感想，不得而知，只是他的態度並未表現出什麼。

喜尤稍微安心一些，又再往後翻閱著。

又接連幾張白紙之後，有如下一段以非常難讀，又凌亂的字體，所潦草寫成的文章。

『我已經非常年老，體力和思考力均已完全衰退，再也無法活太久了。』

我得設法找尋一位船長的繼承人……但這是個困難的問題。部下當中也有幾個想當船長的寶座，甚至為此之故已有四、五人死亡了。若不極其妥當地處理，船內恐會再次捲入互相殘殺之虞慮中。



儘管如此，可是船中已完全改變了。我們在年輕時候所學的科學思考方法，已逐漸式微，反之，一些極其迷信的想法，卻也斷續地成為常識。

乘員們往往連巴加德號是艘太空船，正向著半人馬星座飛去都忘得一乾二淨。

這也難怪。

乘員們大半都在這艘太空船上出生、長大，全然不知船內以外的事情。

他們沒有空暇對那種事多作考慮；從早到晚只是竭盡全力在耕作之作物上，以及與棲居上層之不講理的人打戰。

我也在很早以前便停止對他們講述有關宇宙或地球的事了，這是因為沒有時間說那些廢話之故。

我打算將這本日誌預先藏在僅有的一艘登陸艇中；此乃為了選舉船長之繼承人時，在必然發生的混亂中，完全遺失這本日誌所作的準備。

等紛爭平息之後，再繼續寫下去。』

然而，莫森船長終於無法再寫這本日誌了。正如他所預料，暴亂非常激烈…也許船長就在那次暴亂中去世了也未可知。

喜尤嘆了一口大氣；這就是數百年前，這艘太空船中所發生的事實。

他目不轉睛地凝視這本紙張已完全破舊的宇宙航行日誌。同時一直默默不語，而喬吉姆也是始終靜靜地站立著。

## 背叛

此後，銀幕裡的恒星一天天逐漸在變大，恒星已膨脹得有如閃閃發光的鐵餅似的，那是個一看就令人害怕的樣子，它宛如在黑暗中披頭散髮的太空魔女一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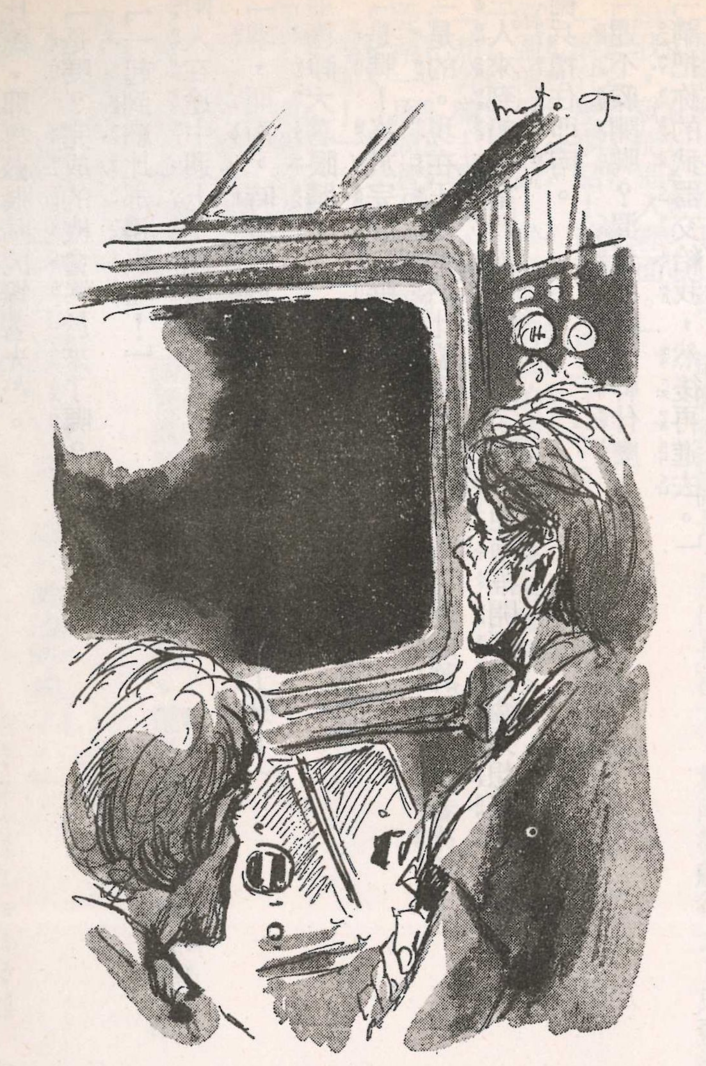
喜尤和喬吉姆計算巴加德號的行程，他們知道再不趕快煞住制動器的話，巴加德號又將進入遙遠無際的黑暗宇宙中。

在太空船之行駛中煞住制動器時，恒星的引力將會牢牢吸住太空船，並把太空船引導進入環繞恒星四周的橢圓形軌道。如此安置之後，再找尋恒星的行星，然後靠近那顆行星。

喜尤和喬吉姆一次又一次地計算，終於得到可謂絕對正確的答案了。基於這個答案，他們已了解何時煞住制動器最佳—更重要的是，如果太遲的話便要來不及。

「好，那麼我們開始進行吧！」





喬吉姆首先到納比那邊；而喜尤則先向比爾·耶魯茲說明那件事情。

比爾·耶魯茲眼睛閃爍著光芒。

「是嗎？完成的機會終於來了嗎？」

「一起到納比那邊去吧！」

兩人在途中遇上了亞南。

「喂，亞南，時機終於到了，我們已發動太空船了呀！」

亞南睜大著眼睛。

「是嗎！終於完成了嗎？」

「是的。現在正要到納比船長那邊，以取得他的許可。跟著來吧！」

三人來到船長室門前，衞兵敬了禮。亞南推開那個衞兵想進入裡面。

衞兵擋住亞南。

「還不躲開嗎？混蛋！你想幹什麼！」

「請把你的武器交給我，然後再進去。」

「說什麼！不認得我嗎？我是亞南·瑪波尼呀！」



「認識呀！這位是比爾·耶魯茲機關長，那位是喜尤·霍南德航行士；只要把你們的武器交給我，就能進入裡面。」

「說什麼夢話！滾到一邊去！」

護衞使個信號，於是從兩側的通路擁來幾個護衞。

「想幹嘛！喜尤，這些人有些奇怪呢！」

亞南一面握著刀一面說。

「等等！」

喜尤向護衞說道：

「你爲什麼要索取我們的武器呢？」

「對不起！霍南德先生。帶著武器不能靠近船長。這是剛成立的新法律。」

喜尤回顧他們兩人。

「照他所說的去做吧！我們已到達不需武器的時候了。」

說著，他便把刀從刀鞘中拔出，交給護衞；比爾·耶魯茲一看喜尤那麼做，也聳聳肩交上自己的刀；亞南則猶豫了好一陣子之後，非常氣憤地也同樣將刀交給護衞。

護衛好不容易才讓他們三人進入船長室。

一進到裡面，喬吉姆和波波已站在那邊；他們兩人也未帶著武器；波波乃是有生以來首次解除武裝；因此顯得非常緊張。納比說道：

「這個問題到此完結好了，喬吉姆；這是身為船長的我所決定的。」

「到底是什麼事情？」

喜尤驚訝地問著。

納比抬頭望著喜尤他們。

「呀！是你們嗎？你的異變體朋友們，似乎不服從我這個船長的決定。」

「到底怎麼回事，喬吉姆。」

「這傢伙想沒收所有異變體的武器。」

喬吉姆伸出指頭指著納比說：

「再不久，等戰爭完了之後，我們也必須全部丟棄武器；這樣做不是理所當然的嗎？喬吉姆。」

「事實並非如此啊！你先沒收異變體的武器，而乘員們都仍然帶著，這是不公平的。不



，這樣做顯然心懷不軌，要是那些傢伙稍不如意，他們必會殺掉全部沒有武器裝的異變體。」

「乘員們不久也會解除武裝的，但他們是為維護規律而不得不武裝；這是我所決定的新規則！不允許反對。」

納比如此說著，便轉向喜尤這邊問道：

「你們一起來有什麼事嗎？」

「巴加德號之主引擎的點火時機終於到了，船長。準備已全部齊全，只要你的許可，就是現在也能立刻開始。」

納比似乎嚇了一大跳，卻未顯出任何驚訝的樣子。

「實在很可惜，那必須再稍微延期了，喜尤。我尚未完成給予軍官們心理上的準備。」

「不用軍官們的協助，只要比爾．耶魯茲，我和助手們，便能完成最初的操作。不，更重要的是我們不能再拖延下去了，如果現在不立刻發動主引擎，使太空船的速度降低，那麼，我們將會一直通過目的地之星球。」

然而，納比的臉上幾乎毫無表情。

「不，我要你再等待一番。」
喜尤忍耐不住地叫喊起來。
「你不明白嗎？船長。倘若失去這個機會，我們將永遠無法到達牛人馬星座啊！」
「我一點也不介意。」
耶魯茲一聽也吼起來了。
「你到底在說什麼！納比。難道發瘋了嗎？如果你不允許我們也會自己開始的。」
納比突然氣勢洶洶地拍著桌子說：
「我是船的船長，對于無視船長命令的瘋子，向來是不加以饒恕的。」
「什麼？你說我們像瘋子！」
「正是！」
說著，納比臉上泛現出充滿輕蔑的冷笑。
「我是這麼說的，喜尤！你這個唯一相信船正在飛動的人，大概是發瘋了，否則就是想擾亂船之和平的反叛者。」
「說什麼……你不是親眼看到宇宙？而且也承認船正向著星球飛行嗎？」



喜尤甚為驚訝地說道。
「這是怎麼回事呢？納比，你是在戲弄我們嗎？」
比爾耶魯茲以非常震驚的聲音說道。
納比用輕視的眼光望著耶魯茲。
「哎呀！比爾耶魯茲，我原以為你只是假裝相信喜尤霍南德那種瘋狂似的想法罷了；看來，我似乎把你估計過度了。身為科學士，難道不覺得羞恥嗎？」
「可是，你打算如何說明在操縱室裡所看的宇宙景象呢？」
「我總覺得是被那些東西所騙，比爾耶魯茲。」
納比嘲笑道：
「那是厲害的假招兒；說穿了，只不過是一顆開關就能映在圓屋頂天花板上供人欣賞的特技；不，我承認那確是相當美麗的，也可以說是藝術作品。古代的人們用它來使相信迷信的乘員們害怕，並用來讓他們相信神話。可是我絕不會受騙的：不信的話，我可以將它破壞掉，並讓那些光點在你的眼前消失看看。」
喜尤的身體顫抖起來，但因比爾耶魯茲使了「等等」的眼神，所以才好不容易忍耐下來

；否則他準會撲上去，揪住一直擺出握住刀鞘之姿勢的納比。

比爾耶魯茲點點頭。

「好，那麼我們就試試看，到底是如你所說呢？或是我們正確？我們將使船發動，如果發動了，即證明我們的理論正確，反之則是你對。」

「住嘴！船不動乃是我船長本身所說，這還要什麼明確的證明呢！哎！別再說那些無用的話了，出去，出去！」

「果然不錯！」

突然，剛才一直沈默不語的喬吉姆，大聲地說道。

大家回頭望著喬吉姆。兩顆頭的異變體，顯露出有如發怒了之魔神一般的恐怖臉色，直瞪視著納比。

「你這傢伙竟然背叛了我們！」

「什麼背叛？」

納比曖昧地回答。

「是的。你與喜尤約定要讓年輕的科學士們觀賞宇宙；與耶魯茲約定要發動這艘船；並



與我約定一齊並肩作戰，和我們平等對待，保證永遠有好食物；然而，你卻完全背叛了這些，你沒收我們的武器，剝奪了喜尤他們的希望。」

## 最後的殊死戰

納比的臉色，一度變紅，一會兒又逐漸發青；他嘴角泛現一絲淺笑，說道：

「正是如此，喬吉姆：過去，我為了我唯一的目的而一直利用你們。如今這個目的既然已經達成，現在我就要你們死在這裡！」

「你！」

比爾耶魯茲叫喊著。

那一瞬間，手揮動著拔出之刀子的衛兵們，紛紛跳進房間裡面；五個人根本無暇準備，而被集成一個方塊，十數把刀子擺在他們四周。

「大爺的手下可不會袖手旁觀的呀！納比！」

吉姆咬牙切齒地叫道。

「混蛋傢伙！現在你的那些異變體部下，都已全部被解除武裝了，何況我曾下令，反抗

的人格殺勿論，或許他們全部被殺掉了也說不定。」

納比冷笑道：

「來啊！把這幾個傢伙丟到能量變換爐裡去！」

波波像野獸般呻吟地望著喬吉姆；吉姆微微點頭喝道：「幹吧！波波。」

波波完全不在乎擺在自己胸口及背上的刀子，他冷不防地撲向把刀擺在喬背後的士兵。

對于波波那出乎意外的舉動，士兵們一時被嚇破胆子；喬吉姆巧妙地利用這一剎那，一脚踢中在其前面之士兵的腹部，並從倒下去的兵士手中奪回刀子，直往旁邊的兵士刺去。

大混戰於是開始。

喜尤抓住一個持刀士兵的手腕，互相扭成一團；耶魯茲、亞南也和四、五個士兵混戰著。這時候，喜尤的對手，悲鳴一聲，倒地不動了。原來是喬吉姆刺死的。喜尤拿起對方的刀子，解決了與耶魯茲在一起的傢伙，並殺死想從背後偷襲亞南的士兵。

剎那之間，勝負已定，剩餘的衛兵僅以身逃逸而去。喜尤、亞南及耶魯茲等人的手脚，臉上都流著血，但並無大礙。

唯波波的傷勢最慘不忍睹，肩後及側腹各被刺中一刀—已經奄奄一息了。



喬吉姆抱起波波。

「從這裡出去—咦？納比在那裡？」

但納比已經不見了，一定是在混戰當中，從房間裡逃去了。或許會立刻帶領援兵回來吧……

來到通道上，事務官和婦女們均抱頭鼠竄發出悲叫之聲，但卻看不到士兵的踪影。

「到那裡去？」

「上面，到登陸艇上！」

比爾耶魯茲喊道。

「但是主引擎無法從那邊操縱呀！如不減速……。」

喜尤如此說著，比爾耶魯茲則搖頭道：

「船內已全是敵人，再也無暇到主操縱室或引擎部了，到達登陸艇之後，先把母船的能量變換爐動力，移到登陸艇的變換爐上，然後立刻出發！」

「難道……只有我們嗎？」

喜尤說道。

「不，途中再糾集伙伴，只要坐得下就盡量讓他們乘坐。我們必須在行星上建立新的國家，單祇有男人不成，女人也必須帶去……」

「好，走吧！」

大家一起跑出去。

途中遇上了一群面熟的年輕科學士。

「你們願意和我們一起到新世界去嗎？願意的話，我帶你們去。現在立刻拋棄所有的東西跟來吧！」

喜尤叫喊道。

所有人幾乎都呆立不動地猶豫著，只有其中一、兩個人跟在後面。

其次碰上年輕的少女，她們有一些是曾和亞南或喜尤約會過幾次的。

亞南擋住其中一位認識的少女面前說：

「你喜歡我嗎？」

少女大吃一驚，然後又害羞得滿臉通紅，於是亞南握住少女的手。

「和我一起來吧！」

說著又跑開了。

喜尤無法像亞南那麼大胆，然而，他也希望能盡可能帶走自己所喜歡的少女，他說：

「我們將抛棄舊國家，重新去建設一個新國家，如果妳對新生活有所憧憬，請和我們一起來吧！」

「等等……雖然你說得那麼急促，可是……」

少女遲疑著。

「不，不能等了，請立卽下定決心，決心之後，希望不要反悔地跟在我們後面。」

喜尤如此說完，便立刻往前前進。

來到登陸艇中央的旋轉軸之前，幾乎沒有碰上任何抵抗，喜尤一行已增加到十幾個人，年輕女孩計有四、五人之多，雖在如此迫近的時刻，卻也充滿熱鬧的氣氛。

到達中央旋轉軸時，喬吉姆突然站立不動。

「波波死了。」

吉姆呻吟似地說道：

波波的身體鬆弛無力地仰著，眼睛張開卻再也看不到什麼了。喬吉姆悄悄地把波波的身



體放在通道上，拔出兩把揷在他身上的刀子，只見刀子拔出之處，血慢慢地流出來。

喬吉姆蓋上波波的眼睛。

「勇敢的波波，安息吧！我會替你報仇的。」

那時候，一時不知去向的比爾．耶魯茲快速地跑步回來，他的後面跟著二、三位男女。

耶魯茲一看到喬吉姆，便交給他一把不知從何處拿來的長刀，自己也另外拿著一把。

「途中我曾遇到隆古亞姆和佛替望，他們兩人都死了，你其他的部下也不知到那裡去了。」

「納比把他們暗殺了。」

喬以極其安詳的聲音說道。

「總而言之，我們趕快到登陸艇去吧！」

一行人將婦女們置於正中央，又繼續往前推進。初次經驗到無重量狀態的年輕男士及婦女們，由於手脚的自由受到限制，心情難免緊張害怕。喜尤一行人或是拉他們的手，或是從後面推著，總想設法到達最後的通路。

此時，敵人突然開始襲擊了。

他們早就設下埋伏！

幾隻刀子迎面飛來，其中一男一女的身體被刀子射中倒了下來，同時發出慘叫聲。

「讓他們乘上登陸艇。」

喬吉姆叫喊著。

「乘上之後，立即將能量送進變換爐！」

比爾．耶魯茲首先跳進去，亞南和喜尤則把那些慌張失措的同伴們，一個一個地推進登陸艇的空氣閘裡。

喬吉姆獨自迎擊敵人。

他的擲刀一隻隻準確地擊倒敵人，通道上已有三、四具敵人的屍體漂浮在空中。

敵人實在太多了，當第二次的刀雨飛來時，吉姆險些被刺中頭部，他趕緊用長刀把逼近胸口的飛刀打落下來。

「哎呀！好危險呀！」

吉姆回過頭一面說，一面望著喬的臉，這一看，可把他驚嚇得目瞪口呆。

刀子深深地插進喬的左眼上，喬很快就死了。



喜尤從登陸艇的空氣閘叫喊道：

「來吧！喬吉姆，大家都進去了呀！」

「關上門，喜尤。」

「但是……」

「關上吧！喜尤，我要留下來。」

喜尤那時候始發覺喬已死了。吉姆拿著長刀應付由四方攻來的敵人，他有如大岩石一般魁梧地站立著。

（吉姆想死嗎？他打算與敵人共存亡！……）

喜尤從空氣閘裡跳出來。

「我也要留下來，吉姆，共同奮戰吧！」

「不行！」

吉姆吃驚地注視喜尤的臉。

「你是登陸艇的駕駛員，沒有你，誰也不會操縱登陸艇。該去了，喜尤，好好完成你的工作！」

喜尤竟猶豫不決了。這時候，吉姆很快地頂住喜尤的胸口，把他推進空氣閘裡，並從外面將空氣閘緊緊地關上。

吉姆轉身又迎戰著敵人。

飛刀又直奔而來，喬吉姆的胸口，兩脚各被射中一隻，然而，他好像毫無感覺似地繼續前進。

很快地，他的長刀將一個士兵切成兩半，又砍斷另一個士兵的手臂。

在無重量狀態的戰爭是奇妙的，被砍斷的手臂和屍體不停地在空中飄浮著。

接著，敵人的飛刀又射中喬吉姆的胸膛和頭部，但是，他的長刀直至最後仍竭盡其職，砍死許多敵人……。

喬吉姆最後倒地而死時，敵人已蜂擁至登陸艇的空氣閘—空氣閘緊密地關閉著，完全不受敵人的攻擊。其後，從閘壁內部傳來能量變換爐所持有那種低而又類似嘶吼的聲音及震動—。



# 喜尤的決心

喜尤的身體，在空氣閘裡面僵硬了好一陣子。喬吉姆終於為他們犧牲了，熱淚禁不住奪眶而出。

比爾．耶魯茲跑過來，一看到喜尤立即呆立不動。

「喬吉姆呢？」

「他留下來了，他說要我們出發。」

比爾．耶魯茲緊低著頭，隨後又使勁地抬頭看著喜尤。

「我們不能白白地讓喬吉姆犧牲呀！喜尤，納比他們不知在幹什麼，咱們快出發吧！能量變換爐的動力已送進去了。」

喜尤擦乾眼淚站立起來，然後坐在船長席上，關掉燈火。

在黑暗中，他把手蓋在綠色光點上—銀幕上現出閃閃發亮的引擎準備完成等字樣。

坐在機關座席上的比爾．耶魯茲點點頭。

喜尤回頭看著坐在後面位子上的亞南，說道：

「讓其他的人坐在加速座椅上，要發射了。」

「已照料過了，發射吧！」





一會兒，亞南發出*OK*的信號。

喜尤將手放在發射的光點上，很快地，胸口立即呈現嘔心的感覺，腦袋也覺得發暈。

登陸艇離開巴加德號開始飛行了！

這時候，在兩個人眼前那漆黑得像銀幕似的東西上，星星的光群馬上呈現出來，果然這裡是展望用的窗子。

星星迴轉著，那顆恒星—喜尤認定爲肯塔宇利的太陽，顯現在窗子的正面，其後又慢慢地移動向反方向消失而去。

登陸艇離開巴加德號的航道，現在正往那顆行星進行軌道修正。

「呀！那是什麼？」

比爾．耶魯茲指著窗戶叫喊道。

窗子的一隅，一種好像巨大車輪似的東西正在轉動，一邊完全曝在陽光下閃閃發光，另一邊則完全黑漆漆地。那種矮胖而又笨拙的形狀，乍看之下，便會看成是恐怖的怪物。

喜尤也一時毛骨悚然。

後來立刻又察覺出來了。

「那是船啊！耶魯茲。」
「你是說船？」
「是的，那就是巴加德號，我們現在就是從那邊逃脫出來的。」
比爾・耶魯茲和喜尤，好一段時間默默地注視著巴加德的樣子。
「那……它會往那裡去呢？」
比爾・耶魯茲以像被恐怖所擠殺似的聲音說道。
「它將越過肯塔宇利的旁邊，而永遠在漫無邊際的太空中飛行……最近以前我們也似乎如此，毫無所知，毫無目的地，今後不知又要經過幾百年，幾千年，不，也許永遠……」
喜尤痛切地說著。
對於那些毫無所知，而又到遙遠宇宙邊際去旅遊的人們，他深深地感到愛憐，甚至連那個討厭至極的納比，現在也覺得可憐了。
喜尤回頭叫著亞南。
「噢，叫大家來這裡吧！亞南，我要讓大家看看星星，並爲大家清清楚楚地解說眞象。
」



「哎呀！這怎麼辦呢？男人大概還可以了解，我想還是先別讓女孩子看吧！他們一定會覺得害怕而引起歇斯底里的。」
乘坐的人另有三個男人和五個少女。
最初讓那些年輕少女們觀看太空或星星時，都受到嚴重的驚嚇，少女當中有人脾氣變壞，甚至發生神經失常的情形。
然而，這種情形僅限於第一次，不久，大家反而想盡早理解太空或星星的事實。
其實，那或許並非眞正了解，只是習慣而已也說不定。他們知道本身已脫離以前被教導爲世界的船，那艘船在大宇宙中，只不過是個微不足道的小東西。在宇宙空間之中，尚充滿著無數個金光閃亮的星星，其正旁邊更有比船大得甚多，且熊熊發火的太陽一如此，爲了不斷觀看，不斷體驗，從前常識所無法想像的事情，這是多麼不可思議呀！」
「喜尤，此後我們往那裡去呢？」
喜尤的女朋友名叫克樂，從四周鴉雀無聲的衆人之中，噗哧一聲地說道。
「在這個太陽系上，有種像是太陽的孩子一般的星球，又名行星。太陽熊熊地燃燒著，人類和生物當然無法生存，反之，行星卻是冰涼的，並有堅硬的地面，其中應該也有水和空

氣。我們便是要找尋這種行星，然後登陸，並在那裡開始我們的新生活。」

「那裡比這艘登陸艇還廣濶吧？」

另一位少女扭歪著頭，天眞地問道。

喜尤微笑地回答：

「當然啊！比船要寬得太多了。」

「眞的？那不是誇大其詞吧？」

少女們難以置信，異口同聲地說。

這也難怪，因爲每個人自出生以來，直到剛才卻都不曉得船以外的世界。

「千眞萬確！大概有船的三、四倍大吧！那裡有叫做河流的地方，水不斷地流著；也有叫做高山的地方，比船的上層還要高。」

亞南照著從喜尤那邊聽來的話，一字不變地說出來。

這時候，一個年輕科學士以懷疑的臉色說：

「瑪波尼先生，你該從未去看過，爲什麼會知道呢？」

亞南一時啞口無言，但立即又挺起胸膛說：



「這是喜尤那麼說的呀！喜尤和我們不同，他讀過許多書，因爲他是個學者，所以什麼都知道，我們以後也必須完全相信喜尤所說的話。」

大家轉向喜尤這邊點點頭，那是極其信賴的表情。

喜尤也好似說「委託我吧！」而使勁地點頭示意，實則內心裡面，一種可怕的担憂再次密密層層地雲集而來。

雖然口中唯唯稱是，可是他也完全沒有把握，是否能夠找到眞正適合人類的行星，不，即使找到此種行星，他也沒有自信一定能夠順利着陸。

不，擔心的還有其他。

由於突然的騷動，食物無法充分裝載。

能量、空氣與水倒裝得相當充足，大概不會窒息而死，但是，若爲了尋找行星而花費太多時間，或是到達那邊的距離過遠，則不久食物將會缺乏，說不定大家在到達行星之前都已餓死了……。

喜尤絕不能讓大家知道這些担憂，他裝出一副充滿自信的表情，其內心深處更是下定了決心。

（無論如何，也要平安地把大家送到行星上。）

## 找尋好食物

無論怎樣堅定的決心，無論怎樣誠心的努力，如果運氣不佳的話，最後終歸徒勞無功。

好歹喜尤霍南德在此刻的時運卻是亨通的。

第一個幸運，是他們所乘坐的登陸艇經過精巧設計而成。

第二個幸運，則是喜尤他們在眞正的天時、地利以及恰當的角度下脫離母船巴加德號。倘若他們脫離的時間再早一點點，距離可能會過遠，登陸艇的引擎便無法到達，而且母船的速度過快，在被發射出去的霎那間，會受到激烈衝擊，船內的所有乘員或許會因而喪生。

再說，登陸艇被發射出來的角度，若不與太陽系之行星軌道的角度大致相同，那麼，登陸艇將可能在無法靠近行星的方向中飛行。

由於在此種幸運的庇護下，喜尤他們的登陸艇開始能快速接近那顆行星。

喜尤利用他所習得的知識和技術煞住制動器，並使登陸艇走入環繞著那顆行星四周的軌道上。



然而靠近一看，發現那顆巨大的行星上，有著恐怖毒氣層及地球二倍以上的引力—換句話說，是和木星同一體系的巨大行星，如果全然不知地就登上去的話，登陸艇將立即爲行星巨大的引力所吸引，終於無法再次脫離。

再者，在空氣閘打開之瞬間，將被捲入有毒空氣之漩渦中，加以引力吸引無法轉動身體，如此一來，全體定會窒息而死。

所幸登陸艇上的精巧規測器和電腦救了他們。

根據規測器調查：此大行星的空氣組成及密度，並不適於人類呼吸，另外，引力測量器也顯示出引力對於人類是過重的。

喜尤驚險地中止登上這顆行星。

（這可麻煩了呀！能量，水和食物都已不足到達更遠的行星，哎……好不容易設法來到這裡……難道我們就註定死在這個宇宙空間嗎？）

他以黯然沈重的心情如此想著。

但命運似乎仍未捨棄他們。

又飛了一些時候，登陸艇的對面又出現另外一個天體，那正是這顆行星的衛星。

喜尤立即決定前往那顆衛星試試看。

這是他們的第三個幸運，同時也是最大的幸運。因爲這顆衛星上有適於人類生活的水和空氣。

引力和地球的也大致相同。

喜尤首先讓登陸艇進入環繞衛星四周的衛星軌道。當他知道這顆衛星適於登陸之後，便逐漸採取登陸姿勢，並打開發射裝置。

喜尤沒有把握要怎麼做，才能使登陸艇平安地降落衛星表面。

如何操作的知識，乃是他從所讀的書本中努力學習而來，實際上他完全沒有一點經驗，萬一無法順利降落時，應該如何採取緊急應變，他也茫無頭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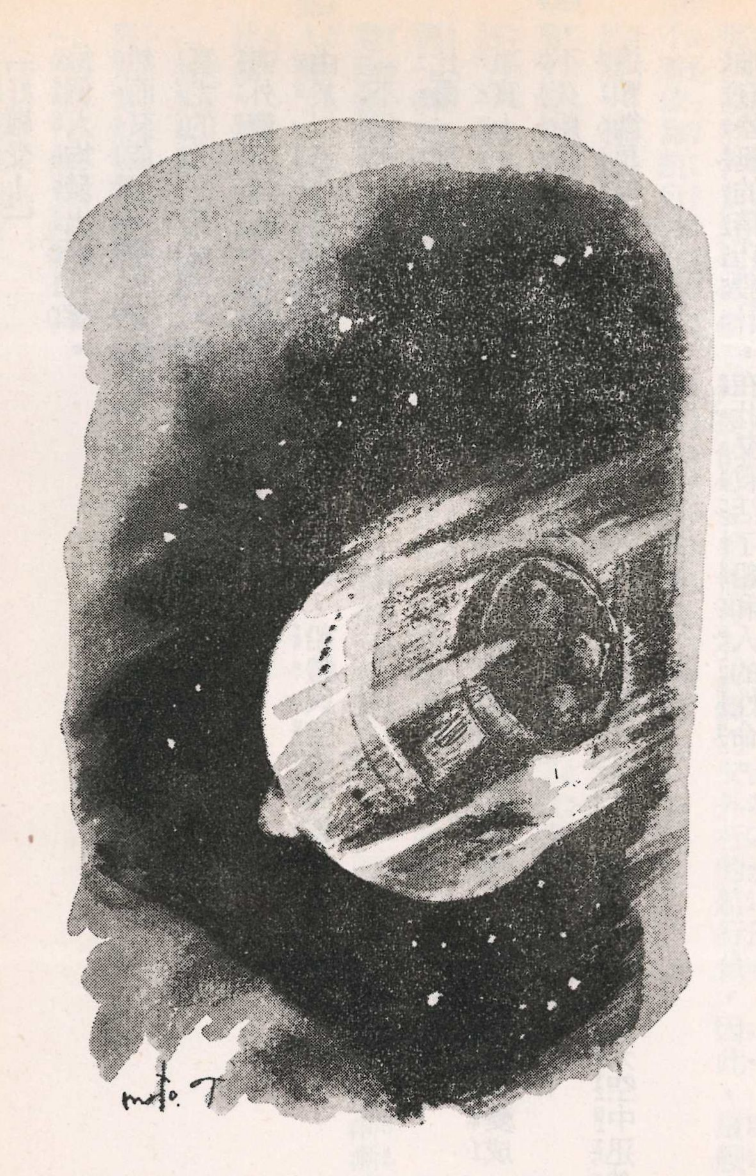
重新再試一次已是無效了。

登陸艇勇往直前地衝進大氣層。

登陸艇受到駭人的衝擊。

喜尤和比爾・耶魯茲都被拋出操縱席，其餘的人也被橫掃得在空中飛舞。





「救命啊！」
「好難受！」
每個人均發出慘叫聲。
然而又能如何呢？登陸艇受到劇烈震動，已胡亂地旋轉著。
喜尤的擔憂實現了，這是登陸艇在不同角度下衝進大氣層的緣故。
窗外變得通紅，兇猛的火焰燒光了窗子。
由於以過分劇烈的速度衝進氣層，因此，船體與空氣摩擦燃燒起來。
「不行了！我們完了！」
比爾．耶魯茲痛苦地叫喚著。
事實上，那種情況如果再延續些許時候，倒真會如耶魯茲所說那樣，登陸艇變成一個火球，不久船體定會燒燬，而連同喜尤他們一起蒸發掉。
這顆衛星若有人居住的話，或許會看見一顆美麗而又光亮的大流星，在天空中迅然消失。
唯登陸艇的精巧設計，在此又救活了船和人的性命。



那些設計人員知道操縱登陸艇的人，是個沒有經驗而又外行的航行員，因此，這艘登陸艇用不着依靠航行員的力量，就能完全自動操縱來着吧。
然而，若不按下自動操縱的開關也是不行的。
喜尤被亂轉得正當要昏迷過去的前一剎那間，他想到了這個問題。
那是一種動物性的本能直覺，他使出必死的力量手持著裝置。
那一瞬間，登陸艇如奇蹟般地恢復正常，自動操縱裝置開始精巧地作用了。
登陸艇重新改變姿勢，像滑翔機似地一面在大氣層滑翔，一面開始慢慢下降，漸漸地，每個人嘆了一口大氣，端起身子看著四周。
比爾．耶魯茲突然望著窗外叫起來。
「喜尤，星星，星星不見了呀！而且天空晴朗碧藍……。」
喜尤當然也察覺了。
「究竟什麼原因呢？」
「我怎麼知道？」
喜尤生氣似地說著。

其實，這是登陸艇進入大氣層裡面，由於空氣的不規則反射，因而把星光抹滅了。天空看成綠色當然也是緣由於此。

「好美麗的色彩呀……如此美麗的顏色是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

克樂心曠神怡地望著操縱席前的窗子說道。

在這段時間裡，登陸艇也已迅速地降低高度，喜尤什麼也沒做，只是任隨登陸艇決定路線，舒適平穩地飛去。

下界可以清晰地看見了。

貫穿碧綠與茶色部分，而彎彎曲曲連續著的水色地方……以及在大弧度彎曲的地平線附近，有著非常廣大的水色部分。

（綠色部分是森林—植物繁茂的地方，茶色部分是地面，像緞帶一般的水色部分，則是水流流著的河川。而在對面可以見到的碧藍廣濶部分，大概是所謂的海吧！……）

喜尤一面思想從前所讀過有關地球的知識，一面想著那些景象。

登陸艇又再降低高度，已幾乎能清徹地看到下界的地面或森林了，喜尤逐漸興奮起來。

（現在正面臨著不知幾百年前的祖先們，所夢想的那一瞬間了。再過不久，我們便要登



陸，而能夠用脚踩踏著大地。）

在登陸艇下部位置，登陸用的噴氣引擎開始轉動了。

地面上掀起彌漫的砂石和塵埃，視界完全模糊，再也看不見什麼了。

盡管是完全隔音的裝置，然驚人的聲音也傳進船室裡面，由於震動，身體便哆哆嗦嗦地顫抖起來。

喜尤的額頭已滲出黏汗。

比爾．耶魯茲也像石膏像一般現出灰白的臉色。

亞南及其他的同伴，更宛如石頭似地緘口不語。

突然，引擎的驚人響聲一下子停止，震動也停止了，且突其而來的短暫震動一過，立即又趨於靜寂。

完全的靜寂來到了。

「怎麼回事呢？喜尤。」

比爾．耶魯茲驚訝地問道。

喜尤凝神望著展望窗，彌漫的砂塵已逐漸褪去，視界也明亮起來。

翠綠的森林首先映入眼簾，接著看到的是綠草喁喁細語地隨風起伏……。

「到了！」

喜尤嘶啞地叫喊著，雖然想立即站起來，可是使出全身力量卻一點力氣也沒有。

此乃過分疲倦之故。由於先前的劇烈緊張，心靈和肉體上均告精疲力竭，因此，才會希望能完全拋棄一切，而不必思考、不必感覺。

不一會兒工夫，喜尤又重新集中精神。

首先，他重新看過規測裝置，其資料顯示出完全適於人類生存。

「好了，出去吧！比爾．耶魯茲，請打開空氣閘。」

耶魯茲打開空氣閘之開關。

空氣閘立即發出磨擦聲，並慢慢地啓開了。

喜尤站在閘前，等待空氣閘的打開。

「到了嗎？霍南德先生。」

一位少女驚慌地問道。

「是的。」



喜尤回答著，接著鑽入啓開的空氣閘裡面，並用手打開外側的甲板昇降口。

一股香甜的空氣迅即流了進來。

「好冷！」

不知是誰如此說道。

其實並不怎麼冷，只因太空船裡面一直沒有流通的空氣，故一走到流動的空氣中時，便會覺得涼颼颼了。

「咦，出來啊！」

喜尤說道，同時窺伺著昇降口的下面，然後跳到大約距離一公尺半的地面。

地面是沈甸柔軟的，令人覺得心裡非常舒坦，從這裡過去是一片綿延的草原，天空中有著巨大而呈半月型之行星的模樣。

比爾．耶魯茲也跳下來。

「啊……」

他舒了一口又大又深的氣。

「好大呀！……好寬呀！……(船)什麼的再也不成問題了吧？」

「嗯！」

喜尤僅是點點頭。原以為藉著書來便能了解，沒想到實際一看，無限的驚訝與感慨更如泉水般地湧出來。

亞南從昇降口處俯視著說。

「喂！我們也下去好嗎？」

「啊，來吧！」

喜尤說著，在草原上走了數步。

亞南跳下來，他站在地面上一面環視著四周，一面走出一、兩步，突然，亞南用雙手掩著眼睛說道：

「哇啊！眼……眼花撩亂了……」

接著，搖搖晃晃地倒在草叢上。

喜尤和耶魯茲趕緊跑過去，這時候，他們自己也同樣感到眼花。

這也難怪，有生以來頭一次站在想像不到的廣濶地方，站在放眼所見沒有牆壁，沒有支柱的地方，心中會覺得恐怖自是理所當然之事。而喜尤他們則因剛才隔著窗子凝視外面，方



不致像亞南那樣感到震驚。

「亞南，喜尤，怎麼了？」

女孩們在昇降口處僵硬著臉，恐怖地望著他們。

「回來！趕快回來！」

亞南好不容易張開眼睛，匍匐著身體悄悄地移向登陸艇。

「停下來，亞南！」

喜尤大聲喊道。

「不用害怕，起來吧！」

亞南聽到喜尤嚴厲的命令，便驚慌地爬起來，並抬頭望著喜尤。

「靜靜地坐一會兒吧！等會兒就會習慣了。」

亞南乖乖地聽從喜尤的話。

喜尤走向昇降口處。

「噢！大家都下來。」

「不！好可怕哦！」

女孩們鐵青著臉躊躇不定。

「沒什麼可怕的，你看我們不是好好的嗎？下來，過一會兒後就會習慣的。來吧！下來。」

喜尤故意以嚴厲的口吻命令道。

少女們看到喜尤氣勢洶洶的樣子；只好心驚胆跳地來到前面，克樂首先步履蹣跚地當場蹲了下來。

喜尤和比爾．耶魯茲把不願下來的少女，半強迫式地一個一個弄下來。年輕男子們則自已跳下來，但也都當場立卽蹲了下去。

經過一段相當時間，太陽已大部分斜向地平線的彼方了。

然而，大家都不想站起來，每個人緊緊地貼伏在地面，一步也不想站起來走走。

肚子開始餓了，喉嚨也該乾了，然而誰也沒有抱怨，只是像癡呆似地坐著—其中也有連眼睛都不想睜開的少女。唯有克樂，縱然到處滾動，可時，卻一點也沒有勇氣滾到喜尤旁邊。

（眞糟糕！照此情形看來，以後的生活眞叫人擔心呀！）





喜尤極其困惑地看著比爾・耶魯茲，耶魯茲也扳起愁眉苦臉的面孔，目不轉睛地望著不動的一團人。接著，又以眼看就要吼叫出來的眼色，瞪著仍然蹲在那邊的亞南。

就在那個時候。

距離亞南三、四公尺外的草叢裡，不知什麼東西正鬼鬼祟祟地蠢動著。

亞南忽地站立起來，並以眼所難見的快速投出飛刀。

亞南跑近一看，抓起所射中像兔子一類的肥胖動物的後腳，然後揚高起來供大家觀賞。

一直坐立不動的男女為之騷動，紛紛站立起來。

「怎麼樣？晚上的佳餚夠了吧！」

亞南大聲地叫喊後便笑了起來，大家也被逗得笑出來。

「對了，各位，再多找一些獵物吧！而且，為了慶祝到達新世界，我們盛大舉行今晚的晚餐會吧！」

喜尤一說，大家便叫著「贊成！」

剛才那種懦弱不堪，拖拖拉拉的態度已經拋到雲霄之外了。

大家都在等著那微許的契機，而並非懦弱，也不是胆小。



最主要的是，今後這個世界將是自己的故鄉—而且，大家都已非常了解，這是個食物豐饒、適於居住的美麗故鄉。

「好，走吧！大家分頭去找尋好食物。」

喜尤一說，大家都和聲叫道：

「找尋好食物！」

# 解說

## 飛向行星之旅

### 不久將開始正式的太空旅行

一九六九年，七月，人類終於完成了月球之旅。美國太空船阿波羅11.號的登陸艇，登陸於月球的寂靜海，而終於實現人類自古以來的夢想。

其後三年之內，又有12.號、14.號、15.號及16.號四艘太空船連續飛到月球，而使得登陸月球再也不那麼稀奇了。

不久，人類將不僅限於月球，更會飛向更遠更遠的行星上。如今，無人火箭已紛紛飛到火星或金星上，而且聽說在一九八〇年代時，將計畫發射有人火箭去到火星。

其發射時間雖尚未明確知道，然到了廿一世紀時，人類爲作科學調查所發射的火箭，或許不僅是火星、金星、木星、土星而已，甚至達到更遠的天王星、海王星及其衛星上。接著



，太陽系的所有行星將被完全調查清楚。

於是從那時候起，太空旅行將不僅是科學調查的目的，同時也將爲了工作或爲了觀光，增加到其他行星上的機會，而變成一般人們的需要了。

如此，不久人類將在太陽系中的各處建立基地或衛星殖民地，再過不久，又會離開太陽系而進入恒星的世界，到那個時候，眞正的太空旅行就算開始了。此篇小說即是假想那時候的事情之代表性SF。

眞正的太空飛行—其實和太陽系中的宇宙飛行全然不同。

換言之，即距離格外地遠。

從地球到太陽系中之最後一顆冥王星，大約距離六十億公里（最近又有人發表，其對面—在九十億公里附近另有第十顆行星的說法，唯現在尚未證實。）

然而，從太陽到距離最近之恒星半人馬星座的普洛基西瑪・肯塔宇利（亦即在本小說中，主角所乘坐之太空船巴加德號所要去的目的地之星球。）至少也有它的七一五倍，相

當於四〇兆公里！

若說四〇兆公里的話，以現在世界最快速度的光速—一秒鐘三〇萬公里—計算，也要花費四年三個月的時間。

而除此以外的恒星，則全部還要更遠。

其次，將敘述在太陽系附近之星球的名稱和距離。（表示至恒星間之距離時，使用如下所記之（光年）爲單名，所謂光年，乃光在一年之間所走的距離而言，等於九兆四六〇八億公里）

普洛基西瑪・肯塔宇利（半人馬座）—四、二五光年。

巴那度（要蛇座）—六光年。

律伊天七二六—八號星（鯨魚座）—七、九光年。

西里烏斯（大犬座）—八、七光年。

伊普希隆・耶利達尼（艾里達斯座）—一〇、八光年。

西格尼六一號星（鵠座）—一一、一光年。

普洛基奧（小犬座）—一一、三光年。



塔・凱茲（鯨魚座）—一一、八光年。

其中，大犬座在冬季天空中，是最美麗光亮的大星，能立刻分辨出來，知道它的人當然是有的。

除此之外，我們比較熟悉的星座，還有：

亞魯汰爾（鷲座）—一六光年。

貝佳（琴座）—二七光年。

亞爾克托魯斯（飼牛座）—三八光年。

亞魯第巴南（王師座）—九〇光年。

雷格魯斯（獅座）—七〇光年。

安塔列斯（蠍座）—一二〇光年。

史匹加（處女座）—三〇〇光年。

貝拉基烏斯（獵戶座）—三〇〇光年。

里格爾（獵戶座）—四六〇光年。

第尼布（鵠座）—四六〇光年。

鷲座及琴座，在中國叫做牛郎星和織女星，具以七夕節甚為有名，飼牛座和蠍座通紅地閃爍著，看起來與火星稍有不同，其他星座也全屬有名的星球，稍加找尋應該能很快地找到。

看過這個目錄之後，到達恒星有多遠大概非常了解吧！

現在，我們試以發射阿波羅太空船之桑塔恩5型火箭，飛向普洛基西瑪・肯塔宇利看看。阿波羅太空船乃以秒速一〇公里的速度飛向太陽系—因此，到達目的地需花費一二萬四、四四四年的時間。

古埃及文明之昌隆，乃在距今約五〇〇〇年前的米索布達米亞，而人類最初文明之發展，則在距今約八、九〇〇〇年前。即使那時候發射出火箭，也得連續飛上二萬年以上始能到達目的地！

當然，火箭在今後可能更為發達！而且若使用核子太空船或離子火箭等，或許能在更短的時間內到達目的地。

即使以一〇倍速度的太空船也得一萬年以上，一〇〇倍之速度的太空船也得花費一〇〇〇年以上。



## 太空旅行的方法

本篇故事，亦即以這個時代所製造而成之巨大太空船做為舞台。

大太空竟是如此地遙遠，也如此地廣濶，以現在科學、技術的水準，要進入其他星球的世界，看起來似乎相當困難。

然而，人類卻一一完成了自太古時代所認為不可能的事情。對於毫無科學、技術可言之時代的人們而言，大山脈、大叢林或大平原，應該是甚難越過的障礙，廣濶的大海也是無法渡過。

他們僅以自已的雙脚、獨木舟或木筏等，越過高山、密林，渡過大海，並擴展至全世界。

未來的人類，也一定會以此種人類特有的勇氣及熱忱，向無涯的宇宙挑戰。

可是，要完成需花費一〇〇〇年時光的大太空旅行，怎麼可能呢？現在人的壽命平均約七〇歲左右，再除去幼小兒童時代及年老的時代，則大約只有五〇年可以工作。當然，在未來由於醫學發達，壽命或許能延至一〇〇歲左右也說不定，然果眞如此，也毫無辦法完成正

式的太空旅行。

爲想完成像移居其他星球之類的大規模太空旅行，那麼，想出與一般太空旅行完全不同的方法，則是必要的。

關於這方面，已有人想出幾個方法來。

其中之一是使用人工冬眠的方法。

蛇、蜥蜴、烏龜等爬蟲類，蝙蝠、松鼠、山貓等小型哺乳類，以及熊、貓等，在冬天食物一缺乏便進入冬眠。

冬眠當中，動物的體溫下降，呼吸減低，像死去一般地睡著，如此，冬眠動物能夠不吃任何東西再生存幾個月。

倘把此種冬眠加以人工化，並使之更爲徹底的就是人工冬眠。

即使在現在，人工冬眠也能在大腦外科上用做麻醉法。另外，在實驗上也已成功了，首先把特殊的藥注入貓的大腦，然後冰裝起來，能使之冬眠長達七個月之久。相信未來的醫學必



能完成更加完全的冬眠技術。

太空船的乘務人員，在太空船離開地球並駛入預定的路線之後，就進入人工冬眠狀態，由於太空船的所有裝置均爲完全自動，因此，乘員即使睡著了，也毫不妨礙飛行。睡著之間，人體幾乎不老化，因此，實際上雖已歷經幾十年、幾百年，然而對乘員們而言，卻僅覺得短短幾年罷了。而當靠近目的地時，太空船的電腦開始作用，而發動自動組成裝置，使乘員們甦醒過來。

如此的話，即使須花費幾百年的太空飛行也將順利達成……然而，這種方法卻有一樣重大的缺點，那就是在飛行當中，萬一發生故障，或與流星相撞等等突發事件，那便什麼都完了，乘員們亦非得在沈睡中死去，並化成宇宙塵不可。

這麼一來，特意設計的太空飛行也將化爲烏有了，難道沒有其他更爲確切的方法嗎？

當然，最好的辦法就是發明出不須花費太長時間的超高速火箭引擎，而此種火箭也已經爲人們所假想了。

那就是以光做爲推進力的火箭—光子火箭。

想出這個計畫的人，是德國的奧格恩．西凱爾博士。

西凱爾博士所想的，卽是以光之粒子一光子代替現在火箭所用的氫、氧之類的化學燃料。

首先，把發出强光的光線發射器，接裝在太空船的尾部，其次以巨大的反射鏡聚集光線形成光束，然後在後面放射。如此，太空船應能以接近光速的速度飛行，只要完成此種裝置，便能夠僅以四年半的時間飛到亞路發・肯塔宇利。

不過，對於這個構想仍有許多困難的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要使其發出能做為太空船推進力之强大光線，現在尚無法作成，其强度若為原子彈或氫彈的程度，是一點也不夠的，至少必須約為三〇〇倍氫彈的强度才行。另外，還得需要使正物質與反物質碰撞反應的反物質反應，唯此刻卻完全沒有能使這種反應發生的方法，也沒有預先造出許多反物質的方法。

第二個問題，是假定這種方法已經成功，但卻沒有耐得住那種反應所產生之驚人熱度與破壞力的引擎或反射鏡材料。以普通金屬的話，無論多麼堅牢，都將瞬間即被溶化了。

或許科學的發達，不久將能超越這些困難，而完成光子火箭引擎—但是，欲達此地步，卻可能需要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歲月，吾人覺得想在近四、五十年間實現，似乎是非常困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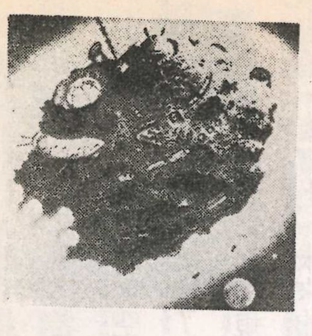
因此被想出來的，唯有像出現在本篇故事中，那種巨大的都市宇宙船了。

## 儘管如此船是動著的

都市太空船一如文字所示，乃是在太空中飛行的都市。

在那艘太空船中住有成千成百的人，當然除了男人之外，還有女人及小孩，這些乘員們成為空中飛行都市的市民，他們也和地球上的人們同樣地工作、讀書，每天快樂地過活。

對於乘員而言，此種都市太空船大得難以形容，而且在那裡面，也和普通的都市一樣，具備有一切的設施。



例如製造食物的化學農場和合成食品工廠，製造水和氧氣及清潔空氣的淨化設備，產生太空船動力的原子發電廠，生活的必需品—衣服、鞋子及其他日用品的製造工廠，其他尚有醫院、學校、圖書館、電影院、劇院、體育館、電台、天文台及各種科學研究所等等，人們在那邊過著與我們極其相似的生活，同時又繼續著大太空飛行。

其後，年紀大的乘員變成老人，接而去世，小孩子們變成青年，少女，並繼承雙親的工作，而這些小孩又變成老人，接著去世，於是又變成下一代子孫的時代—。

這些人一面繼續太空之旅，一面一代一代地更替著—最後，不知是第幾代或是第幾十代太空市民的子孫，抵達了目的地的星球。

這是一篇精彩而又規模宏大的故事。為了戰勝宇宙的寬廣與遙遠，沒有這樣大的規模是不行的，事實上，未來的人類也定會如此地邁向大太空吧？

然而—

在幾十年、幾百年當中，會發生什麼事情是不知道的，萬一發生了任何恐怖的事件，那麼，都市太空船將會變成怎樣呢……？

本篇故事，卽是描寫遭受悲劇之都市太空船的經過。

「科學發達的未來人們，應當不致於變成像中世農民一般地迷信無知吧！」

一定也有如此認為的讀者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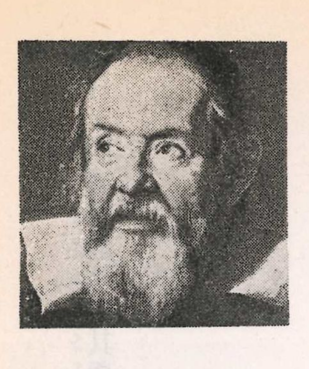
的確，在地球上大概不會發生這種情形，然而，在完全與其他世界隔絕的人工世界中，如果發生像本故事中的叛亂，而使得一切事物變得亂七八糟……有知識的人全部死亡，僅剩



下沒有正確知識的人，加之，那種狀態又繼續幾十年的話……那麼，會不會發生那種情形就很難說了。

甚至也一定有可能形成害怕機械、憎恨科學而熱衷於迷信的集團，因而形成一群連自己所乘的叫作太空船都忘掉，並確信唯有太空船中才是宇宙，也不相信無涯的宇宙空間蔓延在其四周的可憐人們。

（故事中，把科學法則任意改成毫無意義的意思，以及在害怕科學之餘，又想取回知識的這一部份，希望讀者能對於章程所禁止的各點注意閱讀，另外，對於人們相互之間一面以乘員伙伴互稱，一面卻未察覺自己乃是太空船乘員之滑稽處，以及在每天的問候中，使用表示食物不足的找尋好食物一詞之可笑處，也希望讀者加以注意。）



仔細想來，這種情形倒不僅限於都市太空船而已，即使當代的我們，若以事實看做事實，而忘卻追求真實的話，或許也會變成像這艘太空船之乘員們一樣的愚蠢。那時候，我們也必定會如本篇故事中的主角喜尤那樣，持有「儘管如此，船是動著的！」的信念。

這句話不用說，乃是取自倡導地動說的伽俐略，當他被宗教裁判所

排斥，而被強迫否定其學說時，所說的「儘管如此，地球是轉動的」的著名語句。

